



845
232

1397

柳雨生著

懷鄉記

太平書局

序

自從民國二十九年夏天我的「西星集」出版之後，迄今四年，所寫的散文雖已不少，都未嘗結集過。這裏所收集的幾篇，寫作的時代就是從那個時候起，直到最近的，但是因為經過一番選擇，並且我自己又向來不喜歡剪留發表過的文字，隨存隨失，算起來也就只剩了這一點兒成績。

「漢園夢」開始寫於二十九年七月，當時是替宇宙風寫連續性的文字，而以北京大學及北大人做題材。直到三十年代香港戰爭爆發時止，所寫約有七八篇，除一篇「記北京大學圖書館」係登在香港出版的大風，手邊並無存稿，其餘的大體都輯在這裏，益以「再遊漢園」，「不是萬花筒」，讀者們想也可以彷彿舊時北大的風貌。三十一年夏天起，我又在上海某報副刊寫的「憶中之北京大學」，也是連載的，用的却是文言，如「北大人」，「譯學館」，「文憑」，「三考記」等，因為未經保存，這裏也就暫不收入。

關於「廣州的吃」，這篇文章是香港戰後我重返到別離了十餘年的故鄉，住過月餘，後來返滬後追記起來的。發表之後，曾有人投稿到古今去提出飲食的問題要求解答，我因為自己實在不喜侈談飲

食，亦乏飲膳正要之意，竟未置論，現在收在這裏，爲這與我並無結過什麼緣的故鄉做一紀念。記得旁人有兩句舊詩是：「橄欖青於肌者面，木棉紅似戰士癩」，似亦頗可爲今日的羊城寫照。則飲食云云，亦可鑑矣。現在順手鈔在這兒，蓋已不止是一而再的情感作祟，然仍寫出，只是無鄉愁的懷鄉症而已。其他像談「自傳」，據說在發表之初，也曾引起過一點批評的，後來弄得蘇州某報的主筆先生，竟在約我爲他們做的文字裏有意的替我加上一段衛道載道的話，引爲同志（參看本書「海客譚瀟錄」第六十）然而我終非見道之士，平淡得很，永遠喜歡發自己的陰私，供別人的咀嚼，却絕不喜歡去提綱曳線，唱做俱佳的向別人大聲疾呼。這使主筆失望，也真沒有辦法。我的薩天師語錄之一的「根譚」，卽是同樣意趣的一個反面的對照。另外有一篇「秣陵十日」，也是自己頗爲愛好的，發表後却未能剪存，這個集子遂不能收進，這倒決不是爲了什麼嚴謹的關係。

論話劇的三篇什麼什麼「記」的，和「學優」一篇，性質是相同的。我是一個對戲劇有着濃厚興趣的人，所談及的人如石揮，蔣天流等幾位我都認識，但都並不能算熟，我也始終止於一個臺下有心人的顧客。我相信這幾篇東西並無什麼時間性，並且寫出的時候，就對它很熱心，很喜悅，現在也還是如此，不過因爲近來又不常看戲了，所以還是抱殘守闕。

「南京的馬」，「看相」，「木偶戲」：等篇，兩年來相繼的發表於上海一家報紙副刊上，所以長短不同，並且有時用白話，有時不用白話。我是受過極古的古文調子的訓練，並且在學問上是弄中

國文學史籍一類東西的人，原無什麼好感於文言文。時代是變幻着前進的，骸骨之迷戀和裏小脚自是我深惡痛絕的東西。我的文言止於「大地天流記」那樣，愛它的觸發和語趣，止於「表哥書」那樣，則是有一點兒骨梗在咽，不吐固然不快，吐了知道又有別的人感到頭痛，偶把宋代的留聲機片開唱一番，反覆重迴，那是因為它尚不爲人注意，因而要求警醒的緣故。不過這也許無用，並且我怕也太遲了，唯之與阿，亦如後之視今，雖然這裏仍舊不妨略加一點說明。

「懷鄉記」共包三個短篇的散文，因為三十一年冬天和去歲八月，我曾經兩次之東，所見所聞，都順手記下了不少，故而把它們輯錄在一起，且以之名書。我深信除了作者本身，別人是不会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愛讀它的人們可以觸摸到它陰翳的清處，可以熟諳了作者的寂寞和心苦。如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吉川幸次郎氏即云異國心影錄「細膩親切，而毅然有大丈夫氣，此誠新中國文字，事變以前所未有也」，以我自己讀之，深覺這種「新中國文字」是寂持而脆空的，眼高手低僅是一因，因為那僅可解釋其脆與持，至若空寂，則不免時與深谷傳聲之歎耳。吉川氏又說：「天婦羅不僅蝦屬，凡海鮮野蔬油煎者皆是，或云天婦羅即 temple 之轉，蓋其法由西人傳之，非本國舊有之菜也。」此意實爲吾文副署，不止感謝盛意而已。又如早稻田大學實藤穗秀氏是專治中日交通往還關係的學者，也有文對「懷鄉記」批評，北平日本評論雜誌譯出，我已讀到，凡此都於作者有益，乘此收集的時候，又大略刪增了數處。聽友人陶亢德兄說，魚返善雄氏正在日譯此記，將由菊池寬先生委

託文藝春秋社出版。際此時艱，當務之急正多，這却非是，雖不免惶慮慚慚，要亦可見一部分友人的厚情了。直拙是蠢笨的，然而直拙的本分深厚，其澤當亦久永。我對於日本民族的氣質，明白得很少，偶有所聞見，限於耳目，其實都沒有什麼。惟此實亦家人父子所不及知之私，終乃直覺的自己要說說話，兼又說得如此率直，心爽口快，終是痛徹的自有一番深觸，如魯迅先生昔日所謂中國如果要滅亡，定在別人之前一類的話，靜夜思之，時覺汗流夾背，或如一陣冷風，寒慄透骨，因為這究非推背燒餅一類的隱謎，有識的國人，體察起來，不論是知堂先生所倡的要研究宗教方面也好，長谷川如是閑氏所著如日本國民之性格也好，終須老老實實去接觸，要求互識和喚起自覺，才是道理，也是唯一的正理。

是爲序。

三十三年五月，校讀後識。

目次

漢園夢

(一)

古城古學府

(二)

漢花園的冷靜

(三)

沙灘與駱駝

(四)

起廢論

(五)

再遊漢園

(六)

風雨初談

(七)

不是萬花筒

(八)

廣州的吃

(九)

風雨一談……………(六一)

石揮七彩記……………(六一)

大地天流記……………(六)

千金一笑記……………(六)

學優……………(七)

談自傳……………(八)

看相……………(九)

南京的馬……………(九)

北平問答……………(七)

木偶戲……………(一〇)

山程……………(一〇)

病根譚……………(一一)

表哥書……………(一三)

子聞人歌……………(一七)

太炎一獄記……………(二三)

懷鄉記……………(二五)

異國心影錄……………(三五)

海客譚瀛錄……………(一五)

女畫錄……………(一八)

漢園夢

古城古學府

在普通任何一個大學校裏，閒談的時候，總常常聽到人們談起：這個大學裏面，曾經陸續的或在同樣的時期中有過多少位名教授，或是，從這個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有多少位已經成功了中國的某某幾方面的「偉人」。可是事實上，「偉人」二個字本來就很難說。於是乎北平某著名洋化的大學——已有三十多年與國同慶的歷史——的學生，在某一個不很公開的場合裏，曾經公開的說過：他們學校裏雖然沒有出過什麼特別有名的人物，可是南京紫金山上面的某一個魏時的銅像，倒的確可算是本校畢業的某名雕塑家的得意的傑作。結果呢，這個大學的全體員生，從此由於傳統的習慣，經驗，和修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能夠很清楚的記憶這位雕塑界名人的大名。至於類似的其他方面，無論像黨，政，軍，教育，農，工，商界，等而下之的重要人才，也都一批一批的把他們的名字流傳在各地公立的大學的人們的口耳裏。特別是政界裏的大小人物，大約最容易得到大家的翹羨。譬如，你到昨天止仍可以有緣聽見上海某教會大學的第一年級的學生，談起中國外交界有名的惠靈吞，顧三十年前



在他們校裏夜間爬牆偷出宿舍的韻事。當他在喝完冰淇淋蘇打，把話匣子打開的時候，那一種眉飛色舞的情形，真好像他親眼看見過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着有一種不易形容出來的羨慕的感情。即使沒有產生過什麼大使的大學，也照樣的有他們的心目中共同崇拜的偶像：本校畢業的出過部長，廳長，專員，司令，……甚至參加太平洋學會的教員，列席什麼會議的校長，也無不膾炙人口的成爲某某大學的『驕賦盛哉』的記錄。這個，倘使我不願意掩飾的說，當然也是人之常情。假如你沒有忘記幾年前某雜誌裏登過一張富有諷刺意味的名片，牠所諷刺的深刻的意義，居然引起了某一部分人的赧顏和咒罵，那是一張名片上面印着『某省省政府主席之同鄉某某』的笑話，那你一定能夠原諒這種慣會『隱惡揚善』的美德或專長，也應該算做中國的一種國粹。恐怕只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幾乎是一個例外。這個大學，雖然有點兒違犯了一好漢不提當年勇』的原則，它的著名是因爲有了四十多年的悠遠的歷史，又因爲民國八年震炫世界的五四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是借它做了努力集中的大本營，至今還給予這幾十年間幾千萬人以極深刻極重大的影響，並且在這個大學裏面，這幾十年來所產生的特出的人才——如果也像其他各校標榜的所謂人才的話，——那麼，它所已經產生的能夠獨當一面的『要人』，也決計不僅僅限於區區的古語所常說的車載斗量。其中，有的已經是官高極品的長官，雖然在校內大約最少得人崇頌，也已列爲黨國名人。有的也是大學校長，駐外使節，實業巨擘，文壇名流，列爲二三流的知名人物。又有的竟然因着事業的不幸，羅網的株連，熱血的沸騰，成了著名的烈士；或環境的

惡劣，人事的蹉跎，變爲落伍的蠢蟲；甚或時移歲改，不知所終的，詳細統計雖然不易獲得，想來也不止三萬五萬，這些人都都會經在報紙的要電欄裏，排過或消失或大或小的鉛字，記載過多少的新聞。然而奇怪的是，在這個俯拾卽是「要人」，同學多半不「賤」的古城老學府裏面，很少——我甚至於想說沒有——人會引以爲榮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榮」的或「偉人」的史跡。就是在學校裏，當着胡適之或顧頡剛的面前，也不會有一個學生走上前去，說上幾句應酬恭維他們的客套話，更從來沒有聽見過張口「院長」閉口「主任」的稱呼，雖然他們的名字在別處也許會令人心醉。也許偶然會有人談到黃季剛，劉師培，辜鴻銘，林損，陳獨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歡講他們的逸聞軼事的，似乎總是出之於白頭宮女話天寶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時候爲多。教員閒閒談拿同事做材料的很少，學生呢，偶然說說是有，譬如在圖書館翻看太平御覽翻厭了的時候，然而談話照例被大家——校內自己人中——認做是消遣時候的點綴，決不加以重視。我知道至今也許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齋裏，葛天民君情戀案女主角某君自縊的地方，但是決沒有人能夠或者願意，證明已經成爲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同住的房間在那號。至於肯說我的同班的王君瑛在官運亨通，做到××省教育廳長，或李君現在在上海經營商業，賺了幾十萬幾百萬的財產那樣的話，那如果不是這些話有資格被大家認爲最無聊最討厭的腐化濫調，就是大家會指摘談說這些話的人的本身，大約是一個智慧商

(H.O.) 很低很低的低能兒。

然而也許正是因爲這樣，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受過它的優美的薰陶和孕育的，雖然已經有過好幾十萬人，然而從來沒有一個人對牠發出過一句輕微的贊美的話，並且把這句贊美的話，用筆墨加以形容。正好像我們對於自己的母親一樣，平素的大發脾氣，互鬧意見，新舊的衝突，禮教的爭執，幾乎沒有一時一刻我們會表現出來我們是在愛着她的，雖然也許當某一天的晚上，你和母親大吵大鬧之後，你忽然負氣去睡着了，到半夜偶然清醒的時候，你嗅着了你床頭的清新的花香，看見母親站在床前瞧着你，也許會不期而然的有一陣子熱淚的衝動。這個時候你纔有一點兒觸摸着母親的慈祥的愛境的深處的某一個微渺的角落。對於北京大學的感想，我不能夠說就是這樣，不過多少有一點兒彷彿。

我在有機會考進北京大學以前，一向渾渾噩噩，聽到關於它的好處很少，進了北京大學以後，又一天到晚埋頭伏案，看到它的好處也仍不多。隨便的談起，它的歷史，校舍，教員，學生，工友，幾乎無一處不會叫人感覺着一種老譜，一種老氣橫秋的滋味。差不多在裏面居住了四個月以後，我纔習慣了它的生活，過了二年以後，我纔體驗出它的整個生活的合於至善。及至盧溝橋事變後，舊游星散，否則如果我仍舊有機會長住在東齋西齋的矮小卑濕的宿舍裏，我決不會，也不能寫出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並不奇怪我要做一個公認的低能兒，然而我現在却不願再顧這許多。我不願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同學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霉濕滿牆，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線黑暗的宴會廳裏，東邊牆上懸掛的一幅蔡子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

的道貌盎然和靄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舊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餘。我們一坐在那裏喝茶，一抬頭就可以瞧見蔡先生，同時也就可以回想起整整四十年的越是物質古舊，越見精神革新的北京大學的身世。現在我們離開那裏已經七年，宴會廳不知是不是從前的面目了，而蔡先生四年前在香港逝世，更讓我們增加多少無言的悲痛。有人出版書籍紀念過去的「水木清華」，我們，可惜我們沒有適當的文字來概括北大的全貌，不過，我倘若現在能夠抽暇寫一篇關於我最敬愛的學校的小文，雖然像這樣零零星星，若斷若續的寫得不成材料，因為低能兒的談吐總不會天才溢發，但是倘若能夠把我個人所感受的回憶，老老實實的紀錄下來，萬一有一點半點的說到了北大的對於中國教育的特別長處，多少也可以紀念一下綿長幾十年間的師友同學們的艱苦的努力，做將來復興計畫的奠基石下的一塊小小的泥塊，不僅是想紀念蔡先生畢生精力的經營也。這樣說來，我現在就先「賦得」記北大的教授的一個題目。

學校裏面的主體人物，照例應該僅有兩種：第一是學生，第二是教授。所以，簡單的說起，教授是各校都有，原已是像上海諺語所常說的：「噉哈稀奇」。並且教授既然是人類而不是機器，在這個機械文明已經發展到即使是笨重無比的機器也能夠很靈便的拆卸裝修的時代，若說兩足的高等動物的主腦——人——裏面挑選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高的領導者，反而一定要固定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所學校授課，一天到晚在這個學校裏賣勁，絲毫不許改變和活動，那豈不是笑話之尤？所以即使在北大，我所要開

話到的人物，也並不是在這個學校永遠註冊專利，不許旁騫外務，不許旁人效法的「商標」。更嚴格一點來說，北大的教授們和學校學生間的關係，其微妙的程度，有非旁觀的人所能夠想像到的。譬如，在民國二十三四年間，北大千里迢迢的聘請了一位當代法學的「泰斗」T君來專任每星期二小時的中國法制史的課程。這位T君雖然學識湛深，名望甚重，指導研究也還適宜，但是其實講堂上的講授却並不一定高明。這都不用多提，最妙的是T君除在北大授課外，同時還兼任着另外一個著名大學的專任教授。那是什麼學校呢？清華？燕大？朝陽？中國大學？……都不是！我倘若不告訴你，你就是把北平城裏城外所有的大學的名字背出來也還是要失望的。原來那是，那是上海崑山路旁的蘇州東吳大學的法律學院！結果，他不得不在北大常常請假，並把大部分的授課時間花費在平滬通車的大餐間上面。

這裏所講的只是一個例子，一個不很重要的例子，證明北大的教授們的最重要的工作，決不完成之於教室。北大的教授當然也常常按着鐘點到教室裏來——雖然也許他們常走錯了教室，看錯了教室門上的號數——，並且也多挾着「神氣活現」的皮包。不過皮包裏面，慚愧得很，大約很少有一本商務中華世界出版的近人著的「概要」，「發凡」，「大綱」，「基本叢書」等的厚書。那麼，皮包裏面有的是什麼呢？據我所知道的，大約如果講古籍舉要的關於戰國策的部分的話，那決不是帶一本梁啟超的「國學指導二種」或什麼國學概論之類就能夠敷衍兩點鐘的。可惜，陳宗起的丁戊筆記，金正

璋的戰國策補釋，張尙瑗的讀戰國策隨筆，以至於舒藝室隨筆，曉讀書齋雜錄，此木軒雜者，爰山筆話，又在南方不大聽到有人談起過，甚至於讀書雜誌，杜迄，過庭錄，潛邱札記，在上海都容易叫學生們頭痛，遑論其他？大約上海的大學生一輩子只能夠讀燕京大學燕京哈佛學社出版的「國策勘研」，因為其間有「哈佛」兩字，真是神氣。這樣說來，北大教授們的皮包裏面所有的零零碎碎大小線裝的本子，真是不應該！他們爲什麼不買兩個匯利洋行的大麵包裝在裏面，肥肥胖胖的，既中看又中吃？可惜北平並沒有匯利洋行，而北大教授們又十個裏頭不準有五個知道哈德門內的法國麵包房的正門是朝南還是朝北的。

至於教室內的演講，雖未必完全到了「陳腐」的程度，但是能夠催人睡覺的，可也真有好些個人。胡適之，錢賓四先生的上課，都是採取演講的方式的；皮名舉先生到處宣稱決用演講的方式，並且在一百多人的教室裏扯破了喉嚨大喊他的湖南國語。上這三個人的課都是很有趣味的，他們所說的話都不至於「語無倫次」，而且總能條理不紊，清清楚楚。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爲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雖然這一點我也是道聽途說，沒有直接問詢過，但是我倘若真去問他，他大約是必不否認的。我怎樣知道的呢？因爲有一次聽他親口說出來：「我對於演講，也可以算是久歷疆場的老將了。從前我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聯合廣播電台上說話，……」。這段話在我聽起來是不覺得他有一絲一毫的自誇的意味摻雜在內的。這就是胡先生的嫵媚處。記得溫源寧先生「今人志」的胡適之

一段，會記及他常替教室中的女學生關緊玻璃窗，免得她們衣服穿得少著涼一事。這樣的事情我會經目視了幾次，而且知道每一次的關窗，都是關得恰到好處的。他從來沒有在六月十七號以後還去開教室的玻璃窗。

胡先生在大庭廣衆的演講之好，不在其演講綱要之清楚，而在他能夠儘量的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儘量的抑揚頓挫，並且因爲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傻氣，所以特別的能夠感動人。手頭恰巧有一段（不過幾句話）在他的「上課」時完全代表他的語言的例子，倘使完全謄寫下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要說到水滸傳。現在水滸傳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變的歷史。最初呢，是無數個極短極短的故事，編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的中葉——纔有一個整個的，大的故事。這個時候，水滸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五回的，後來又刪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劇裏面的李逵很風雅，會吟詩，又會進山玩水。從這個樣子的李逵，變到雙手使板斧的黑旋風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愛，變到被罵。這種演變，都是由於一點點的，小小的差異。

好了！再多鈔下去，就頗有替「藏暉居士」宣傳他的演說藝術之嫌疑了。上面這段話的標點，層

次，頗有些地方是我隨意點圈的，因為想越能夠多保留胡先生說話時候的神情越好。我想，凡是胡先生的朋友，學生們，或曾經聽過胡先生的演講的，一定能夠感覺到這裏面多少有幾處神情，樣子，是你可以回憶到的真正的「胡說」。

然而說起來又好像有點兒悵惘了，胡先生在說上面這段話的時候，開端竟忘記了加上（我們在上海的大學裏所常聽到的）When I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大約總有一班聰明博學的人，是要替他深爲遺憾或惋惜的。

我在北平的時候所看到所聽到的錢賓四（穆）先生，可算是當地著名的質樸的學者中的一個，雖然他的家鄉是江蘇無錫，並不能夠算是道地的北方人。顧頡剛先生也算是其中的一個，他的故鄉則是蘇州。錢先生，我第一次見他的面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以上的年紀了，紅紅的面孔，矮矮的身材，非常的堅實強健。正像他的史學考據文一樣，即使不是因爲他的文章極不容易被人挑剔，攻擊，他的身體也難受到病魔的侵襲，糾纏。至少我可以證明，在朝夕相處的幾年之內，他從沒有叫他的洋車夫送信給學校，叫註冊組爲他出過一張因病請假的佈告。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都是兩個鐘點連起來上的，中間並不休息。當然，照着普通的教育經驗看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教員雖然想並不休息，一個人繼續演講下去，學生的疲倦的眼睛在繼續的注視了幾十分鐘之後，總是要隨着值得沉醉的鐘聲而略微的閉上二閉的。何況北大三院的退課的大鐘從來不是用

電機鈕去控制，而是有一架高高的，古舊的朽木座子，上面懸掛着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鐵鐘，至少已有七八十年建造的歷史。當初學校開辦的時候，辦事的人不知道從那裏物色得來，而至今仍由一位年紀已近七十，滿面灰白的短鬚鬚，身上穿着一件褪色得發白和起毛的藍布短襖的老工友來敲打，每次約敲十六到十八響。這鐘聲，不但在北大二院，清聲嘹亮，就是在一院，圖書館，研究院，東西齋，五齋，甚至於附近的景山，景山東街，松公府夾道，五老胡同，也沒有不能夠很清楚的一聲一聲的透到耳裏的。同學們住在附近胡同裏面的什麼漢園公寓，寶祥公寓……的，早晨躺在滿屋陽光中的床上，一覺醒來，聽到清晰的上課鐘聲再起來穿衣服漱口都來得及。因此，這種鐘聲的富有詩意，自非普通的掀卽響的電鐘所能及及其萬一。可是這詩意的，悠遠的鐘聲，在清晨可以喚起人們的精神，在下午可就只有催人疲倦，引人入睡的作用。這種的情形，雖在胡適之先生的課上也不能例外。然而在上錢穆先生的課，雖然他的課的上課的時間是最容易叫你瞌睡的下午一點到三點鐘，然而在二院的大禮堂裏面，黑壓壓的坐着一百五六十人，睜大着三百幾十隻眼睛，攤開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樣的筆記簿，擺動着一百多枝筆，在一聲一聲的肅穆雍雍的退課鐘聲的籠罩之下，每人依舊一個字一句話的記着錢先生的講辭。因為正是錢先生在講得起勁的時候，聲音越來越洪亮，呼吸越來越急促，臉上也越加泛出一陣一陣的紅潤，帶着一種南方之強的學者氣息。這個時候，纔使我明瞭什麼是考語「實大聲宏」的明確的解釋，雖然錢先生的聲調，身材，並不比我大或高，而我的身材，據最近在上海的一家

保壽險公司的特聘醫生的證明，也並沒有大於我所等於的一般的普通身材五尺二寸半。

那麼，爲什麼錢先生有這樣大的吸引的力量來號召學生？

在這裏，我覺得要特別提起令人欽佩錢先生的地方，是時時刻刻蘊藏在他的腦子裏面的一股新鮮活潑的動力和精神，因着這種動力或精神的至大至剛的繼續不斷的擴張，發展，自然而然的擴大了他的研究學問的內容，充實了他的強健不息的身體，其根本的原因，又可從他的治學的基本的態度來表達出來，那可歸納於他幾十年來朝夕不忘的一句簡短的話，就是：「從三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的動態波盪仔細的解察思考，中國是絕對有希望有前途的！」這句話說起來好像很簡單，然而它却是錢先生幾十年來研究學問積累而得的寶貴的結晶品。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學者或通人，無不是有着一顆頂熱烈頂誠懇的愛國家愛民族的心腸，特別是這一顆寶貴的愛國的熱心又一定是蘊藏在冷靜的客觀的頭腦裏，情感輕易不會發洩奔放。在過去有幾個冬天，北平學潮正在澎湃極盛的時候，我曾經有機會聽到錢先生對於中國前途的警闢的高論，這議論使我三年前的夏天在上海和他重新見面的時候，一方面回憶，一方面驚奇這一位外表像是埋在故紙堆裏的學者的書生的議論的奇驗。他的對於近幾十年的大局的議論的起點，是由於他積極的主張我們當前在生活着的這個階段，從鴉片戰爭起一直到近年，都不能夠說是我們悠久的歷史上面的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在過去幾千年裏面，中華民族所遇到的幾十百次的天災人禍，黑暗荒淫，顛沛播遷的慘痛苦難，結果總是在苦撐中得到支持延續，若干的例證都能

夠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抱負着一種自強不息的信仰，具有剛健的毅力和雄心。他所覺得擔憂而且常常大聲疾呼喚起國人猛醒的，僅是近二三十年來我國國民體力的孱弱，和普遍的精神退衰。體育事業的墮斷，謬誤的提倡選手制度，公共體育場建築的落後，都市夜生活的奢靡浪漫，賭博，酗酒，吸食鴉片，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事情。他在北平的時候，因為常往來於城西海淀的清華燕京大學，和城中區的北大，他不得不按月的包僱了一輛代步的破舊的洋車。他的家是住在東城馬大人胡同，每逢他要離開北大而他的洋車還沒有早來等候着的時候，他總好像是有急不容緩的事情似的，挺着胸脯，部分的敞着灰黑相間的舊圍巾，冒了隆冬的嚴寒的氣候，踏着大步走幾里路回家，藉此來鍛鍊一下他的本來就不算弱的身體。他的頭髮左右分梳，面色向來紅潤，在講書的時候，體力非常充沛，無錫官話可以說十分的響亮。照例，南方人的國語向來是道地的北方人所不歡迎的，其所以不受歡迎的原因，無非是因為南蠻缺舌，不能聽得明白清楚。可是，錢穆先生的國語雖然一句北平的俚俗土話也沒有，却是連蒙古，廣東，山西，甘肅，雲南的窮鄉僻壤遠道負笈的同學，也沒有一個人因為言語不通和他發生爭辯誤解。我不知道在我的禿筆底下現在所寫出的錢先生的梗概會使他的心裏面發生什麼樣的感想，也不知道在讀者的心眼中的錢先生又是怎樣。像我所知道的，在他的心裏除了顧炎武顧祖禹外他並不希慕任何飛黃騰達的學者。民國初年他曾在清苦的小學教師的生涯裏博覽居停主人的羣書，在內戰頻起骨肉離散的時候平心靜氣的整理那一部奠定了史學界的釋古派的基石的著作——先秦諸子繫年

考辨（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本），這部書的自序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每十行文字又可以叫世界上隨便那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贊歎於他的精密。至今沒有人敢爲這書寫下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書評，而五千字以下的書報介紹文字也從來沒有比他的學生邵燕三先生所寫的一篇更多，這真是我國學術界的恥羞，而更足於此顯襯出錢先生的偉大。除了這部書和享名的向歆父子年譜而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是事變前在北平城內寫成，述往矚今，條細縷明，暢論漢宋學術是近三百年學問的淵藪，真夠得上昔賢所說的「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的同樣豪邁的精神和氣概。而他跋涉於湘滇旅程中所寫的一部國史大綱，正像馬一浮（浮）先生所印的泰和講錄，馮芝生（友蘭）先生近年所著的新理學、新世訓等書一樣，又是這一位悲天憫人的學者哲人，在播遷動盪的時代裏，苦口婆心的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指示，和解答。

我在這裏又不過是隨意的寫出一個眼前的例子。一個胡適之先生，一個錢穆先生，照我的看法恰巧可以代表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的兩方面的傾向。胡先生的一方面可以代表動盪的北京大學教授。胡先生生在五四運動的前夜，在美國的赫貞江畔留學的時候已經掀動了文學革命的巨潮，其後，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整理國故，北京政府時代的提倡好人政府，國民革命成功後的刊布人權論集，以及新月派論文學的壁壘森嚴，獨立評論談政治的屹然危立，都可以做動的教授這一方面的良好的證明。也不僅

是胡適之，凡是歷來在北京大學會給予中國以至於世界在外型或內態上以很深刻的影響的教授們，都可以歸在這一個範圍裏面。蔡元培，劉師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黃侃，林琴南，辜鴻銘，梁漱溟，林損，林語堂，梁實秋，顧頡剛，都不能超越出這個範圍。譬如說林琴南，他過去用清麗的桐城筆調的古文翻譯的一百多種的西洋小說，倘若照文字的古雅樸茂，選材的信達適宜而論，也未必趕得上魯迅兄弟們所譯的文言的域外小說集，然而周氏兄弟畢竟做了新文學運動的健將，而林氏反而做了復古旗幟下面殉道的前鋒。爲什麼呢？因爲在他們的心理上，替舊制度辯護，故意衆叛親離，專作反面的或翻案的文章，倒行逆施，也未始不是一種很有面子的活動，何況還有舊社會的封建餘孽在爲虎作倀。同樣的，辜鴻銘的英法德文，在當時可稱做獨步文壇，用外國文字所著譯的關於中國文化和古代典籍的文字，至今仍受到歐洲日本的漢學家們的擁護推崇，名字流傳在書籍論文上面。依照我個人的觀察看起來，近年林語堂先生的英文著作，像「吾國與吾民」，「生活之藝術」這兩部鉅著，好像也仍在承受着他的漳州同鄉的正確的意見和觀察，而加上了個人的見解與補充。林氏爲摩登文庫編輯孔子一書，也正可以代表他的思想的觀點和辜先生的接近。不過，辜鴻銘的時代較早，思想雖高，只敢痛斥西洋文化不及中國國粹的文明，合理，並努力灌輸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到歐西去。林語堂則變本加厲，簡直以爲凡是身上多毛的人，其野蠻的程度一定要比少毛的人厲害，而西洋人的身體的汗毛較多，又是不容曲諱的事實。這一點在生活之藝術一書裏論飲食衣服的一章，最能夠證明。中國人的頭

腦裏，一向以爲最野蠻的古代人纔是茹毛飲血，而今日上海高貴的 Restaurant，就常常用帶着血肉的豬排，和像草一樣的 Creamed Spinach 饗客，售價百元以上。這當然是西洋文化的衰落處，無可懷疑。辜鴻銘過去用中國的溫，良，恭，儉，讓去教訓糾正或醫療第一次歐戰以後歐洲人心理上的創傷，正像今日我們主張東西文化的交流，或東方精神的反擊一樣。這一點大約語堂本人也不否認，所以他在從前編「人間世」的時候，爲辜鴻銘出版了一個特輯。這一明的人間世的封面有一張泰戈爾和辜氏在北平清華園工字廳的合影，至今仍然很深刻的印嵌在我的腦裏。不過我疑心這特輯的主編者當時一定認爲辜氏給歐洲的影響，真比泰戈爾對於中國詩壇的影響要大上好幾倍，因而並沒有過分推崇泰戈爾的心思，即使在今日，也未必過分推崇，雖然印度的 Cheena-Bhavana, Santiniketan, Bengal 這幾年給中國人的印象很好，而且它的本身，也有了相當偉大的成就。

然而辜鴻銘在生前，常常受到冷淡的漠視，並不是在國內的一個十分得意的學者或名人。他所著的「中國人的真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發表於第一次歐戰休戰的時候，在國內一無影響，却不知道正是一部震炫歐洲思想界的煌然鉅著。因爲在日本先有人譯成日文，纔又有某一位中國先生從日文節譯出來，在民國十年左右的東方雜誌發表，却把辜氏的大名誤譯做古姓。這纔是我國翻譯界的大笑話。結果呢，辜氏個人的情性既越轉變越消極，又從消極變成積極的復古排外。他留下了不剪的長辮子，他穿着黃緞的馬褂和紫紅緞子的皮袍，他嗜愛弄玩小脚的姨太太。這個時候，

在古舊和新思潮衝突的北京大學裏，不再有人追問着他是否英國愛丁堡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他也從來不說他是。大家也許都記得他所主張的姨太太不可不娶的理論，這樣的名論當時立刻受到贊美。就是，一個男子娶上幾個姨太太，正像一把茶壺必須配上幾隻茶杯。這個時候，腐化，老古董的帽子又被辜先生輕輕的戴起來了，他自以為這是名士的風流韻事。可是你不能不說辜鴻銘先生不是動的，不但是動，而且是奇異的突變，和湍水急流似的反動。

動態的教授們的內心的情緒大約是這樣，外表的行爲也無一處不和他們的內心的變化相合。他們一定集會結社，即使在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也有一個不賭博不飲酒不挾妓納妾的進德會，參加的多是北大的教授同人。大約有了志同道合的人，就一定跟着可以有集會演講，出版雜誌，公開討論爭辯。新青年社，語絲社，太平洋學會，文學研究會，筆會，禹貢學會，……凡是這一類有影響有勢力的團體，無不有北京大學的教授參與。他們常常在一起吃飯，喝茶，聊天，反駁，以至於論戰攻擊，不管事情的大小高低。他們在上課的時候，常常把自己的學說和學生詳細討論，加意灌輸，並且當眾攻擊另一位教授的議論的缺點。譬如，胡適之先生對於錢穆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而且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他在課堂裏，同樣對錢穆，馮友蘭，顧頡剛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書的時代的論爭，却不惜剝切陳辭的大肆攻擊。朱光潛先生和馮文炳（廢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文學作家，又都是朝夕晤面的好朋友。然而他們論詞的意境的看法各有不同，竟使

他們爲了王靜安先生的一闕詞而辯論了半個月，並且在課堂上公開的和學生們討論。

他們向來看得起學生，並且不惜推崇學生們獨到的特殊成績。這一點，上海的大學教授很少有能夠如此的，因爲他們自己的學問並不高明，自己的程度常常比高明的學生要壞，因此也很難知道自己的學生是否高明。在北大呢，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裏，常常譽不離口的稱讚大學四年級生周祖謨的對於文字聲韻的精研，而大學一年級的俞敏的語音學的訓練也叫羅常培先生大吃一驚。後來，周祖謨進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俞敏也做了北平中國學院講師，不負師友們的讚許和欽佩。胡適之先生在上課的時候也常常提起丁聲樹，陶元珍，吳曉鈴，特別是在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面前。凡是讀到丁聲樹先生在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的近著詩卷耳茱萸采采說一文的，沒有人不覺得丁先生在這方面的學問功力不下於清代的戴東原和馬瑞辰。可是，在胡適之先生的嘴裏，從來不說丁聲樹是我的學生，他只是說：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學的同學。

靜態的教授們和動態的教授們多少有一點兒分別。假如我要具體一點的講，那末，動態的教授們常常在北平正陽門車站發表一篇對新聞記者的談話，然後趕着火車到南京去參加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靜態的教授們則至多到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獻館去蒐集檔案或到琉璃廠，海王村一帶去搜羅舊書。動的教授們喜歡坐一輛私人購買的小汽車，車的式樣既不美觀，大約準是敝舊的二路貨，然而乘坐着出入於北平圖書館附近的金鑿玉煉橋一帶，塔影風光，汽笛嗚嗚，不能不說是優美的北平風光的一種

點綴。靜的教授們，出入則喜乘洋車或步行，我剛纔所寫的錢賓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靜的方面的代表。他寧可在校內自出心裁的編著一本中國通史講義，但是，據我的私人的猜測，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編審委員會。他寧可作一篇西周地理考在禹貢上面登載，絕不願大張旗鼓的積極的領導或攻擊一種新的學術運動，或寫一篇中華民族起源於東南沿海說。鄭石君（奠）先生也可算是靜的方面的著名的教授。我常常說上海的大學教授們善於出版概論，發凡，大綱，往往一二種的著作就足以叫他們在海派文壇中望之儼然，側目而視。可惜他們都不大認識鄭先生。鄭先生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了十餘年，家鄉本是浙江諸暨楓橋阮家埠，在北平就住在北大附近的五老胡同。他這一位頂和靄的恂恂儒者，面孔胖胖的，戴着玳瑁邊的眼鏡，身上穿着一件深藍布的長衫，滿身粉筆灰塵。他的著作極多，從來不允許在坊間的任何大書局出版，然而却有自己的編纂計畫，每月案頭堆積的稿本積紙總可盈寸。據鄭毅生（天挺）先生告訴我，石君先生已經完成的著述——大部分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新的創業者的工作——的稿本已經超出了五百種的數目，每種的卷數決不止薄薄的兩三本。他的未出版的論文集要的一部分的稿子，我曾經參加過標點分段，（約一百多篇），聽說另外一部分也有人拿去在清華大學採用。可是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委員的名單裏面，却看不到鄭石君先生的名字。正好像民國初年在梁任公先生的口頭義務宣傳以前，即使在學人薈萃的北平，也沒有人注意到快閣師石山房叢書的著者姚振宗一樣。鄭石君先生假使不是比姚振宗的學問來得更見淵博功深，那麼，我想我應

該替北京大學謙遜一點的說，鄭先生就是現代的姚振宗。

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的生活，也不莊嚴，也不枯燥，只是一種合理的修養和不斷的增加學問的總成績。近年以來，雖然劉半農，黃節，錢玄同先生都相繼逝世了，可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學，唐蘭先生的甲骨金石，羅常培魏建功先生的語音聲韻，余嘉錫趙萬里先生的目錄版本，胡適鄭奠羅庸先生的文學史，孫楷第先生的小說史，顧隨先生的戲曲，如果不能夠被認為是代表中國的最高的權威，那麼，你應該可以告訴我誰是比他們更好的。這單是指的中國文學系。史學系呢，近年逝去的孟森，不但他的常州官話永遠的嵌在我們的腦裏，他的清史考據的偉大成就，他的道德信仰，正氣磅礴，又誰不感到欽仰，興奮。除了孟心史先生外，史學系還有陳援菴，錢穆，毛準，鄭天挺，蒙文通，姚士鰲；哲學系呢，湯用彤，熊十力，周叔迦，……；如其不是在「此地空餘文化城」的北平，如其不是在絕對自由絕對幽靜的北大，這許多實大聲宏的學者又怎樣能夠緊壓着各人的心情，在同樣的一間客廳裏面靜聽學術論文的宣讀報告。外國語文學系，教育系的教授們我並不十分熟悉，然而你也許知道梁實秋朱光潛羅念生陳雪屏吳俊升，這都是獨往獨來的人物，各有着他們的超特的學力或重大的文化教育事業。也許這也不足以代表北京大學教授的全貌。那末，最能夠補充北京大學教授的特點的，還應該一提近年逝世的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名聞全國的學者，文字聲韻的探討，國語運動的提倡，都有着很大的貢獻。然而他獨自在北平中山公園的春明館喝茶的時候，是照例誰都不理會的，即使你是他最要

好的朋友或同事。這個，因為錢先生認為在公園裏疏散是他的個人的事。在周環十圍的古木陰森的樹蔭底下，冥心默想，最能夠代表智者的心情。可是，在同樣的公園的柏樹旁，民國十六年的時候，胡適之先生却約了孫伏園先生談天，並且還憤慨的說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名句，這句話即使說得痛心一點，也只好算是相反而相成的仁者的懷抱。因為，錢玄同先生應該歸到智者的範疇裏面，所以晚年的錢先生，痛心世事，憂憤鬱濼，以至於病歿在今不異昔的北平城內，他的遭遇恰似詩人陳散原和史家孟心史。因為胡適之先生應該列入仁者的領域之內，所以胡先生拋棄了北平米糧庫四號的藏書室，安頓家室，遠渡重洋，參加他所不甚熟悉的政治。這幾天我常常思慮我應該不應該寫出來我對於北大的教授們的印象，現在既已什麼都不顧的寫了出來，越覺得自己的思想或文字的低能，也就同時看出或感到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的身體力行的深刻教訓的寶貴。北大的教授們不是學者，因為他們的成就不只限於區區的學者或腐儒。他們的生活是平實樸素。他們的言語從不說謊，他們的皮鞋並不擦亮。他們和學生生活在一起，時常關心，同情，和鼓勵。他們從來不羨慕北平城外的另外一家著名洋化的大學，在圖書館裏的樓下畫出一間一間的規定時間的指定的教授辦公室，在凸花紋的玻璃上漆着系主任，教授，或講師的名字。可是，我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你一句私話，好在這兒也沒有別人，對於這種辦公室我倒是一十二分的羨慕和滿足的。爲什麼呢，因為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早就承認，我並非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低能兒。

漢花園的冷靜

當民國二十二年的五月初旬我還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接到北大的友人謝君的一封信。信上最後的一段文字大意說：他所住的西齋，環境非常幽靜。窗外種植有幾株丁香，開着淺紫色一球球的朵子，又香又美。聽人家說，漢花園那邊的丁香，這兩天開得更茂盛，老是想去瞧瞧，可惜沒有空功夫。

這幾句話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所寫的這一封信，至今仍舊緘藏在我的袂就的信篋裏面，並不是因為謝君的文字和他的一手趙松雪體的字迹的娟美，而是信裏的所說的話的情趣令人心醉。西齋，早就是我所聽熟了的名字。差不多在同樣的一年，我從施蛰存杜衡等人編的現代雜誌上面，也偶然的看到周啓明先生的苦雨齋日記的片斷的影寫版。好像有兩天的日記都記着，詳細的文字我已記不清了，大約是：連日苦於霖雨，學校中東西齋積水沒脛。在我的頭腦裏覺得這真是一個叫我喜歡的地方。下雨，最是我願意看和願意聽的境界，不管它是迅雷閃電，黑雲籠罩，還是細雨連綿，涼風淒淒，甚至於「道是無晴却有晴」的江南天氣，我都會覺得心快神怡。我不怕在大雨中把我的周身衣服弄得潮濕，原因只是想更聽得清楚一點究竟是大雨點子打在碧綠的細長葉脈的芭蕉葉上清脆，還是小雨點和葉面的接觸所發生的沙沙的聲響，容易勾起在遠鄉旅人的愁思。

這是雨中的西齋，北京大學的西齋所映照在我的想像中的幻影。除了西齋而外，還有的是漢花園，譯學館，東齋，五齋……。又有清香襲人的丁香，又有積水沒脛的階石，又有古樹交映青苔滿目的宿舍……。

隔了不久，我真的到了北平，在一個清朗的早晨，我第一次去拜訪這個聞名已久的漢花園。漢花園的地點在東城北河沿畔，這個「花園」所包括的區域，南至大學建築外面的碎石馬路，名稱叫做花園大街，西至松公府內的北大圖書館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門，東面圍牆外是兩岸夾着細條的楊柳的寬大的河溝。河水是一向乾涸的，積塵滿天，和中法大學的校舍隔着「鴻溝」，遙遙相對。一陣子撲面的狂風捲着黃沙吹來，能夠叫你立刻睜不開眼睛，在模糊的影像中可以使你望見金黃色的柳條映着閃爍的太陽光線飛舞。劉半農先生曾經說過，北大之有北河沿，簡直可以媲美英國劍橋大學的「劍橋」。這話大約是不錯的，聽說校內早擬設法濬溝內的淤泥，並灌入情潔的水流，成功後預料那一定可以替大學區域添上一個值得無限流戀的好景。不過也許是爲了經費上的困難，和浩大的工程的不易著手，以至於良好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不住的在學校當局的心理上作祟，這一點終於沒有能夠早日實現出來，而且一直到現在也不會實現。北面就是椅子胡同，那是北平的新科班「戲曲學校」的所在，在北大的新宿舍的陽台上，可以遠眺到他們的戲台。

我這樣詳細的去記述漢花園的周圍的風景和地段，一點兒也沒有想宣傳它的優美，同時，你應該

可以從我的文字中體會出來，它是的確不夠偉大。關於漢花園的名字的歷史沿革，正和北京大學二院所在的馬神廟，圖書館，研究所所在的松公府和八公主府，三院宿舍所在的舊譯學館一樣，你應該都可以從北平市上最流行的游覽指南上面尋找出來，比我所能夠告訴你的更要清楚詳細。然而關於這一座建築了差不多四十年的紅磚瓦的三層大高樓，這就是漢花園的本部的最主要的房子——北大第一院——的印象，生活，和故事，你一定不能夠從游覽指南或任何指南尋找出一點簡單的介紹。

這裏面的生活，並不是刻板化，也不是機械化。但是却可以說是相當的冷靜。

如果你是懷着一顆遠道「慕名」而來的誠心，已經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武昌的武漢大學，或杭州的之江大學住了一年，負笈遠來投奔名校轉學的話，那我真不敢想像漢花園——北京大學第一院（文法學院）——給予你的第一個印象或打擊，將是怎樣的慘酷，無情，和冷淡。漢花園的建築，外表是堅實的，不過也已經滲染着一種風吹雨打（Weather beaten）的色彩，很容易叫你引起和陋舊，保守，陳腐，甚至於醜陋……想像的聯念。盤花色式的舊鐵門常開着，門上並無可以使你認明不誤的招牌。那一塊棕黑色硬木白字直書的長條匾額：「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是掛在順着水泥徑走進去的紅樓廊下的圓石柱上面的，字迹很是黯淡，好像同仁堂藥家老藥鋪的仿單一樣，外行的人絕難認識明白。當然，在眼前的上海，許多大學只能租賃着商場大樓的某一二層房屋，已經不把銅製的擦得雪亮的招牌掛在校門外面了，你僅知道滬江大學是在某路二零九號，而光華大學則在另外一條馬路，它的

門牌的號數則是四二二。可是，用相像的例子去解釋在好幾年前的北大，當然並不能得到同樣的意思。在北平，誰都知道「頂老」的大學是在北河沿，而石駙馬大街的師大，則又被公認做「頂窮」的地方。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是頂老的，總應該有他的老譜，用不着登報揚名，用不着滿街滿牆的貼「隨到隨考報名二元」的廣告，以廣招徠。譬如你從前門車站僱洋車連拉人帶鋪蓋捲，只要說上一聲漢花園，沒有一個洋車夫不知道他應該拉到那兒歇腿的，並且也知道你決不是花得起冤錢的公子哥兒們，所以車錢也並不多要。如果你坐到了漢花園的門口，覺得這個大學的校宿真是簡陋，比不上嶺南，武漢，之江的大禮堂的金碧輝煌，那也難怪。不過我們應該警告你，你即使在北大唸完四年本科和兩年研究院，你也找不着北大的真正的禮堂究竟在那兒，而且這個漢花園的紅樓建築，就算退一步講，不算是整個北大中唯一的最好的洋樓，它仍不失為幾個最好的當中的一個。

在校門口站着一名穿着草綠色，有時候因為洗滌的次數多了，又漸漸的泛成淺黃色的，制服的校警。他的手通常是空着的，態度也很安靜，臉上常常帶着笑容，這笑容並不是諂媚的，也不是狡猾，也不冷，也不傻，大約頗有一點兒北方人固有的樸實的本質，再加上北大的一脈相傳的滿不在乎的神氣，使這種笑容最容易叫初到北方來旅行速寫的畫家，難於描摸。他的制服並不很髒，然而決不神氣，有時可以使人腦筋裏聯想到中國無聲電影時代扮演的北方的督軍的馬弁。不過，照我後來所知道的，從五四運動起在每次的廣大的學生運動興起或擴大的時候，這種「馬弁」常常盡了他們的偉大的

汗馬功勞。他們的同情心，往往出乎一般軍警當局的想像力以外的，因着日常生活的時常接觸，或對於國家大勢的觀察認識，總是寄託在學生方面。

可是你第一天踏進漢花園的時候，當然不會觀察或感覺到這些。他們對你的出入校門，自由行動，即使你是剛纔入校的人行動多少有點兒不慣，牽強，緊張，也絕不會加以干涉，過問。沒有威風，不夠勁道，當然又是使你對於北大的壞印象更形增添的一個原因。還算是聞名全國的大學，不配。

上課的情形也是這樣。沒有一位教授是懂得點名的，他們也不大認識學生們的面貌名姓。在這裏，講堂中的 *lecture* 的陳腐，又是不言可知。倘使舉出陳腐程度的特例，以我個人而論，我在鼎鼎有名的文字學專門權威沈兼士先生的課上，連睡了三星期的覺，因為他也用了同樣多的時間繼續了他的，連說話的層次程度語句都並不更易，做學問功夫首重「困知勉行」的訓辭。然而，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到今日却有些時候竟會感覺得這四個字的格言的幾乎無一字可以更易。一個人想把他的英文弄得通順，造句有力，措辭簡短動人，而不熟讀基督教的聖經，也正和研究中國文字學的人不去背熟王荊友的說文釋例一樣的正像緣木求魚。可是，背書和死記單字總是最沒有趣味的，如果不可以說它是最困難的。我們鑑之於現代的中國最大的出版家商務印書館的主持人，雖然現在已經是兩鬢斑斑的中年以上的人了，在他年青自習求學的時候，却曾經在每天深夜裏，一頁一頁的翻着記誦着英國的百科全書，當然可以明瞭這種憶性的工作並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自忖既並不能夠這樣「困知」並且又自己

傲慢的批評這是最落伍的注入式填鴨式的教育，那麼，你即使坐在北大紅樓的朽木的座位上課聽講繼續四年到八年之久，你還是你，冷靜的北大也還是北大。

可是，如其你要吃肥而且甜美的鴨子，依照北平的便宜坊老鋪或上海的梁園菜館的辦法，仍舊是非填不行。在這個聰明的學者專家們多如過江之鯽的時代，我當然也不是傻子，對於北大的這種生活，我願意重覆的再說一遍，不配，還算是個聞名全國的大學呢，不配。

沙灘與駱駝

漢花園大街另外有一個比較更通俗一點的名字，叫做沙灘。爲什麼要叫做沙灘？說起來也正是十分難解。依照北平的天氣，特別是從深秋經過了冗長的嚴冬氣候，一直到「江南草長，羣鶯亂飛」的暮春爲止，差不多有七個月的時候，北平都是風沙滿天的，除了石砌或柏油的馬路，街上也總都是軟騰騰的黃土泥。這大約也可以算是沙字的解釋了。至於沙灘，也許只是由於約定俗成的關係，也許在漢花園附近的幾條路，通到各個宿舍去的，都是些不很堅固的碎石或黃泥路徑罷？

倘若我的解釋也還可以自圓其說的話，那麼，我又可以附庸風雅似的來上一句：沙灘是在地理上原有的名稱，所以喻大學區域的整個環境，而駱駝呢，可以算是用來譬喻北大的學生們的。不敢說這是一個現代的典故，可是你要是記住了，隨便說說也不算什麼錯兒。記得在三五年前，有一天蔣孟隣

校長參加在香港的清華同學會的宴會，在席上談起北大來，蔣校長喟然嘆曰：「清華的梅校長（貽琦）的苦幹精神，真是叫我佩服的，我願意送他一個駱駝的徽號，來形容他的任重耐勞的偉大！」至於他自己呢？據報紙上的記載，則自勉願意「如猴子之敏捷」云。這一段話，不但在香港等地的報上有，好像在上海的申報也轉載過的。事實上呢，我說：這駱駝兩個字，可以說是代表着一種樸實無華的氣質或精神的，不但梅貽琦先生可以說是有名的駱駝，就是，在從前的北大或現在的北大的學生本身裏面，也都蘊藏着幾千萬匹的駱駝。

駱駝的特點在能夠任重耐勞，換言之，也就是能夠刻苦。刻苦這兩個字，在現在一般的艱苦的生活裏，也許有了無數的人們都在飽嚐着它的滋味了，然而北大的學生們則是向來都是吃苦的，而且，也許可以說是以吃苦著名的。爲什麼他們都這樣的能夠，而且願意吃苦呢？依照我的觀察和體驗，是因爲物質享受上的特殊的缺乏。

譬如，我們用衣食住行裏最重要的一項——食，來做個例子罷。北大的吃，過去好像徐訐先生已經有一篇文章在「人間世」上發表了，然而各人的接觸到的印象未必十分相同，我仍然可以多說一點。在南方，一般的大學宿舍必然的附着廣大的膳堂，在北平呢，像清華燕京等校不但有廣大的膳堂，而且它的數目還不僅是一個。一直到事變爆發的那一個夏天，却正是北大和清華兩校開始她們最早的，辦一次的聯合招生時爲止，清華的廣敞無比清潔衛生的大食堂的照片，是用了精美的銅圖印在清華

周刊的新生入學的嚮導專號上面的。有時候我很容易想起美國式的幽默一則，這一則大約知道的人已經很多了，就是：某大學以比賽足球著名。有人甚至於說：某人在某地設立一座球場，附設大學一所。

北大的吃似乎是獨立的，它不屬於北大的任何宿舍的任何一個規模極小的食堂，它也並不強迫這種小食堂立刻關門。小食堂也是有的，假使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這種開設在宿舍裏面的食堂一共也有兩所，每所佔屋一大間，布置了七八張方桌。每次吃飯的時候，爲了維持這兩個食堂的生存起見，也常常有幾十人去光顧的，然而這在全體一千多學生裏，自然只能夠算是少數。在這裏，吃完了飯也一定要立刻付帳，倘若你是住在宿舍而且曾經一次交過那老板七八塊的押櫃錢而立下了摺子的話。吃的東西呢，也很簡單，像回鍋肉，冬瓜燒肉，炒辣青椒絲，花捲或乾飯等。每次的費用大約不到兩毛。然而爲什麼沒有什麼人去吃呢？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字：貴！

兩毛錢一頓飯能夠算是貴麼？在今天，各地的物價高漲到一個單身漢的每月伙食費要一千塊錢，上海的布鞋要幾百塊錢一雙的時候，當然是不能夠說它是貴的。就是，在北平當時（七八年前），十幾塊錢可以請十個人酒醉飯飽的吃一頓前門外頭致美齋的館子，那麼，這個兩毛錢的數目也不能夠說它太寬。可是，北大的學生們不但在年紀上多是老的，而且在經濟的支配方面，又都奇窮，結果，就不能夠避免上海人嘲笑的口頭禪所說的，派頭奇小了。每個學期，北大的學生們只交給註冊組學費

十元，體育費一元，共十一塊錢。此外，像一般的學校裏面所常聽到的，宿舍費，雜費，圖書費，講義費，學生會刊印刷費，……甚至於什麼建築公債費，北大的窮學生們，都是用不着負擔什麼的。話雖如此，他們（或她們）所付的代價既然這樣少，居然還有生着煤爐的宿舍白住，有二十四萬冊的中外圖書可以借閱，而且每借不止兩冊，每看也不限兩星期內一定交還。也有講義，編著的人是胡適，鄧之誠，錢穆，錢玄同，朱宗萊，余嘉錫，潘家洵，孫楷第……等，而且又都是整本的，其中有多種後來都改換了名字列入在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之內，而且在當初印成講義的時候，居然也是用鉛字排的，美觀醒目。而他們所認為物質上的滿足，也不過是住宿，圖書，教授，講義這一類的東西，並且把這些東西看得很重。他們都是從遠道負笈來苦學的人，其籍貫可以北到蒙古新疆甘肅山西，南到南洋羣島的區域。他們每個學期或學年僅帶着或收到極少數的匯款，因為交通的阻梗，家境的艱苦，內戰的頻仍，以至於對於貧窮的普遍的同情和生活經濟的增加，都想着節儉是一種美德或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應有的措施。從前美國的文豪 R. J. 斯蒂文孫說過：「兩點鐘的時間總是兩點鐘的時間。多少偉大人物的偉大事業，是能夠在比這個更短的時間裏面完成的。」我現在也可以套着他的語調來說：在北大學生的如豆的眼光裏，兩毛錢總是兩毛錢。

我現在記述一個我個人的蒙羞的故事，把它介紹給讀者們，並且，我還要使我的幾位朋友都要知道，這樣的故事在北大並不算是十分顯著的特別。

有一天，——我記得清楚那是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我的朋友李永壽兄約我帶他到北大來上半天課，他原是北平中國學院國文系的四年級的學生，可是從未聽過胡適之演講，所以特來偷聽了兩課。這種情形，在當時可以說是十分通行的。下課之後，我們兩人想找一個「雅座」去談談。

「上哪兒吃點什麼罷？咱們自己哥兒們。」我逗着他的話，可沒有敢「開請」。

「隨便……不用客氣！」

「好！……咱們隨便吃一點麵食罷。北大的吃沒什麼好的，也許……比不上你們西單商場那一帶罷（中國學院在西單牌樓附近）。」

「好！……好！」

連着幾個好字，我就把他引到我所常常光顧的，景山東大街的悅來居小飯館來了。我們一進門，裏頭黑壓壓的坐滿了一房子，迎面有兩個桿着烙餅的夥計，一個巨大的煤球爐子，烟氣薰天，爐台上烤着幾十個大燒餅，小徒弟用火叉叉着爐口的火苗子弄得直往上竄，透着青藍色的烟焰。

「張先生豆腐阿（註一）！……一碗「蝦」（註二）……小米稀飯！」跑堂的夥計這個時候也沒有敢閒着，光油油的頭頂上淌着汗珠子，把他那小棉襖的鑲領子都給弄得油膩膩的，一面替我們擦桌子，一面用手醒着他自己的鼻涕。

我破天荒的，要了四十個煮餃子，豬肉餡兒，兩碗小米稀飯，一盤白糖。這一串子的菜單挺夠勁

，那老夥計一面大聲的唱出來，一面用着詔卑的眼光瞧着我的又髒又舊的藍布褂，彷彿在懷疑着我，今天難道你的匯款又來了不成。

我不動聲色，一面跟我的客人閒談，極力轉移他的視線的注意力，因為，他對面不遠的牆壁上，正爬着一個灰色的蝸虎子。我又一面用手摸緊我的皮篋，我想我這一天不止摸過一次。

半點鐘後，我們都已心平氣和的出了悅來居的門。我這時候纔敢大大方方抬起頭來，却見那門口正懸掛着三個紅黃藍色的紙穗子做成的圓形的標幟，那正是北平第四流或者第五流的飯舖門口所最容易瞧到的特徵。我的頭又漸漸的垂下來了。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不一定吃得很飽。他好像只嘗了三個餃子，吐滿了一堆一堆的肉筋和餡子都在碟子裏面。我知道這裏的餃子通常做得很大，直徑總在二寸半以上，而且，麵好像也是粗着一點。我那一碟子二十個我是包完了的，我還揩油了五個他的。在這個時候我忽然覺得臉上有點兒發燒，我忘記了我剛纔付給掌櫃的兩毛二分的全部費用的時候我的那一種勝利的驕傲了。

這種吃食，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他的意見，是不很容易慣的。其實我倒不覺得什麼，只吃兩個銅子的花生和一杯熱開水的午餐，就跑到圖書館的大門口聽候啓門閱覽的生活，我也曾捱過好多個星期，並且就在這個時候，作完了我的王靜安先生遺書的筆記的工作，倒也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的紀念。朋友！我告訴你，在北大的沙灘似的環境裏，好的飯館子是開不長久的。我們那時候最貴族化的一家飯

館子叫做海泉居，其位置也開設得最適中，在東齋宿舍和圖書館之間。那兒最拿手的一碗菜好像是炒腰花，要賣到四毛多錢。然而它的營業，最爲不振，當我還沒有在北大畢業的時候，它早已正式「畢業」了。在它畢業以前，飯館主人曾去請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副白話的對聯掛在海泉居的二樓上，那對聯相當的對仗工整，辭句清雅，倒是頗爲膾炙人口的，——雖然未必能夠替海泉居向每個顧客拉攏一次以上的生意。聯云：

學術文章，舉世咸推北大老；

羹調烹飪，沙灘都道海泉成。

註一 張先生豆腐的煎法，最早由同學張君發明，現在已經馳名全北平了，連東安市場的飯館裏都有此味。

註二 蝦，北平第四流（？）或以下的飯館麵舖稱餛飩的代名辭。

起廢論

從北京大學前身的誕生一直到它的現在，前後已經有四十多年了。一般的說起來，它可以很不客氣的，很驕傲的自認爲是全國唯一的最高學府。但是，事實上它是很謙虛的，它或和它有密切關係的人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也似乎並不願意這樣說。相反的，許多人（包括了和它的本身朝夕接觸的學校當局，教授，職員，校工，學生，以及在大學區域內依靠它爲生的若干小商舖的老板，夥計，和

其他)都覺得有許許多多的缺點。這種缺點的重要性，即使不至於超越或完全相等，也不過僅亞於，它的許多優點的重要性而已。我說這句話，是十分誠懇的，用着北京大學內最流行的虛懷若谷的態度說的，我寧可有一點兒誇張的指陳出北京大學許多的明顯的缺點，而不肯諱疾忌醫，說凡是北京大學的東西，事情，都是好的，足以取法的。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我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在口頭或文字上宣傳，凡是大學生浴室必須倒塌一次，壓傷及傷重不治學生若干人，像民國廿×年北京大學一院的浴室慘劇所表現的結果一樣。

北京大學的第一個缺點，很可能的是它的最重要的缺點，無疑的是它的沒有錢。像美國 Stephen Leacock 先生在他所寫的「我所見的牛津大學」文中所指出的，鋼鐵大王，煤油大王的鉅額捐款雖然覺得銅臭氣重一點，但是在這個時代和環境裏，它的裨益於牛津大學，實在是無可比擬的。(原文手頭沒有，大意如此。)這樣的話在牛津固然需要接受，在北大尤其需要痛切的反省。因為，像我們很容易看得出的，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北京大學所受到的物質上的補助真是太少了，同樣的，它在物質環境上所給予它的學生和教授們的享受，也太少得可憐了。以它那樣簡陋的校舍，即使在過去曾經支撐了四十多年的危局，風雨飄搖，絃歌不輟，但是，倘若沒有大量的繼續不斷的經濟上的供給，使它可以用進行和復興，它的搖搖欲墮的危樓將不再能夠支持更多的十年。我記得，在事變的前一年，北方的局勢已經是很複雜了。不知道怎麼樣，忽然流行了一種傳聞，說：市政當局將要制止在城內興築

任何有兩層以上的大樓。原因是，北平的地面廣敞，住家和商店絕少樓房，有之也多半不過兩層即止。這時某銀行在東城王府井大街計畫建築一支行，設計了的圖樣是三層高樓，且已動工，結果據說是受到勸告，改建兩層。因為這個原故，在北大校內也是議論紛紛，因為我們一院的紅樓是三層建築的，謠傳不久有人要來拆卸去一層。當然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某次上課的時候，也談及這個問題，某老教授忽喟然歎曰：「我們這個房子，早已過了工務局的保險的年限了，一兩個人走着樓板上也覺得吱吱的響，拆了也好。」

紅樓如此，其他皆然。東齋西齋的宿舍，都是一排一排的板壁數椽。木板硬床，粗重而骯髒，臭蟲之多，自不待言。窗牖全用白紙糊的，頂棚（承塵，一名天花板）也是，並且黃一塊黑一塊的，潮霉滿目，上面常有鼠蟻，入夜如奏奇樂。一桌一椅，也和它們的環境襯配。西齋的最西的一排房子，是沿着古舊的皇城城牆的，因此就以城牆做宿舍的牆，不料皇城年久失修，某次倒塌一次，宿舍的牆頓失半壁江山。有一次我在上海舊工部局公共圖書館裏看書，偶然翻到一本一千八百多年出版的「世界各大學概況」（英文的），看到遠東的大學只有兩個，就是我國前清的京師大學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和日本的東京帝大。翻看到京師大學堂的宿舍外景，好像很熟悉，仔細一看，絲毫不錯，原來就是馬神廟的西齋。可見這房子的建築時代，至少已有四十年的光景。無論當時怎樣的雕梁畫棟，三十年來，新陳代謝，人猶如此，何況木石，現在也自然的蜘蛛塵結，古趣盎然了。這樣

的古香古色的房子，加意的保存它兩三座，學生們常去逛逛，當然不無啓發性靈，觸動幽情的功用，不過，如果一天到晚的住在裏面，與蟲鼠雜處，即使是常看古典書籍，也總會有一天找到「知命者不立乎巖濤之下」的警句的。

北京大學的著名，固由於精神，而理想中的建設，則要看重物質。一弛一張，纔和中庸。以歷史言，北京大學每年的經常費用，照例是有着很刻板的預算規定的，加以民國十七年以前，軍閥割據，內戰多年，什麼事情都不能走上常軌。當時北京僅是個名義上的首都，教育界的窮困艱苦更是在其他各界之上。北大既窮且老，何能例外？比較正常一點的學校內部的建設，大約還是從民國十七，十八年間開始的，而二十年九月又爲中日不幸事變的開端。到了二十六年夏，舉國烽火，學校南遷，最初在南京傅厚崗設立辦事處，後來又在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借得新址，與清華南開兩大學合併，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因爲戰亂擴大，三校師生又千里迢迢三月裏糧的徒步跋涉到雲南，聯合組成今日的西南聯大。其後，北京大學的文科研究所又在昆明龍泉鎮恢復工作。至於在北平的舊的校舍情形呢，七年以還，也頗有變更，現在在校方積極規復努力之下，已有相當的成績。在這個時候，一切和北大有關係的或接觸過而念念不忘它的長處的人，心裏面總要有一番「撥盡鱸灰成起廢」，「歷劫猶堪獨往來」的期望或感觸罷。從前釋迦牟尼在證道的時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樹下坐過三次，是怕情念難捨，不能割離。人生如作繭，但也情不自己，眼前進行着的北京大學復興工作，將成爲一種承前啓後的

新興的局面，其新景象我去年今年旅行中已略有所見，未來成功，當然不止是少數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再遊漢園

在北京大學裏唸書的學生，好像是向來應該只有兩種不同的典型的人似的：一種是喜歡做政治活動或社會活動的，另外一種是偏向於純粹學術研究的。有的人也許兩種的興趣都有，但是無論如何都也至少會認定這兩種中的一種是他或她的特殊智力發展的集中點的。自然，世界上也有的人是向來對於這兩種興趣都不發生興趣的，他喜歡的是吃喝嫖賭，他從來不追求什麼真理的充分明瞭或實踐，他出入於紙醉金迷的娛樂場所，他任意揮霍父母成千整萬的遺產或錢財，——這樣的典型的「大學生」在中國也不知出了幾千幾萬了，然而在北大的學生裏面我却敢於負責的担保並沒有一個這樣的人。這樣的人進不了北大。

從表面上觀察起來，北大的教學並不嚴格。在北京大學是可以唸過四年書，畢業，而沒有上過二十四點鐘的課程的。課程，自然是要按着學校的章程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填寫選課單的，然而選課單的填寫，又極其自由，其自由的程度也許比你上菜館子裏面去點菜還要容易。比方說，你在北平東安市場的潤明樓吃飯，點了一個筍絲炒肉，跑堂的也許會給你換上一盆玉蘭片炒肉。或是，你要了二十個鍋貼餃子，臨時想退換十個，夥計也許會回話說是都下了鍋啦。在北大，倘使你選了胡適之的一

課漢代哲學史，忽然——即使在開了課一個多月之後——覺得湯錫予（用彤）的魏晉哲學史配你的胃口，想改選了過去，隨便。忽然覺得哲學系根本不是人唸的，痛恨明儒學案，排斥因明，不懂唯識論，你想轉到法律系去，也隨便。你在學校裏唸了兩年，到註冊處去隨便說上一聲：因為病了，想告一年半載的休學假，行。根本和註冊處的職員們不照面，自己一個人在外面住上幾個月，等到考試的時候到了，再回到學校裏來應卯，也行。

選課的情形怎麼樣呢？第一步是，每一個學院都有它的一本印刷精美的選課說明書，上面詳細的載着本學期各系所開的課程，內容，和教授的名字。所有說明的文字，都是擔任該科的教授自己執筆，而不是由註冊組的職員書記們代勞的，所以絕對不會文不對題。譬如，在魏晉六朝的時候，本來駢文異常發達的，作者既多，辭藻又極典麗，然而北大偏偏的要出冷門，開一課六朝散文，專講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雜譬喻經等書，這個理由只有擔任這課教授的周豈明先生能夠說得明白。又譬如，研究中國小說史的先導，雖以魯迅先生在北大首先開這一門課程為最早的提倡，然而二十年來，學術的研究進步甚速，教材的改變甚大。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講義，是從「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神話與傳說」，「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等章開始的，一直敘述到清末的譚賣小說，黑幕小說。而近年北大所開的中國小說史的課程，却可以用足足的一年時間專講唐五代的俗講。這個理由也只有擔任這課的孫楷第先生能夠說得明白。這本厚厚的說明書，每一個選課的學生都可以人手一編

，並且，用不着交納什麼費用。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出，以北大這樣陳腐風氣的學校，加上經費缺乏，怎樣能夠常年的支持這種無益的「廣告」的印刷費，而且情願支持。但是，據我的愚昧的觀察的結果，北大雖然堂堂皇皇的創辦了四十多年，至今蓋不起一座足夠幾千人聚集的金碧輝煌的禮堂，它的天花板是要圓頂式的；可是，倘若要做起什麼真正有益於學生智識的開擴或深入的事情來，北大絕不借錢。

在旁的大學裏面，選課這兩個字不過是一個名，強迫却是實際的形容。在上海，「選課由系主任指導，並須經院長簽字」，已經成爲院長或系主任「提携」他的高足的不二法門。不用系主任親自開口，在你拿着你的選課單到他的面前聽候指導之前，倘若單上沒有一門兩門他所擔任的功課，你自己大概也會覺得這件事情辦得不大妥當。覺得這件事情辦得最不妥當的自然還是「他」。你可以很清楚的望得見他的和氣的笑容怎樣的收斂起來，眉頭怎樣的向上一聳。

「……三七一八！哦，密司脫口，怎麼，散文專集研究是必修的呀？」

「是的，……不過它和基本英文B組的時間衝突了。」

「基本英文？……A組是張院長親自擔任的呀，你爲什麼不選？B組是新的先生，專爲本學期的插班生開的，你還是改掉它罷。英文選了A組，散文專集也……」

「是。但是，註冊處佈告似乎並沒有說B組只限於新生纔可以選呀？我想——」

「我知道得比他們清楚，」一面說着話，系主任的手頭的鋼筆已經把英文B組輕輕的畫上了一條紅色的橫線。

「但是A組的上課時間也和大一的生物衝突。」

「你是什麼系的學生？」

「國文。」

「國文系怎麼要唸起生物學來？」

「我是武漢大學轉來的，註冊處的人說，我的科學學分還差三個，不補足不能夠呈報教育部。物理和化學都是四個學分，並且做的實驗很難，生物是三個學分，所以我就寫上了。」

「不行！散文專集是本系必修的功課，你一定要選的。」

這樣的談話，（它的發生的地方大約在上海），真是既費周折，又會令人覺得乏味的。惟有一個從其他的大學轉學到北大來的學生，纔會領悟北京大學的選課，真是貫徹了真正民主精神的行爲。雖然每一系的課程至少也有十餘種，常常多至數十種，雖然也在說明書上規定了年級和選修必修等各項不同的劃分，但是，每一個北大的學生都知道北大是從來沒有什麼課程可以嚴格的認爲是要必修的。有一位系主任曾經很幽默的告訴系裏的學生說：「這裏所定的必修，只是教授們主張你們讀了比較好的幾種功課而已，究竟好不好，還是要你們瞧着辦罷。」在事實上，只要這門課程有一個學生選了，

教授就可以正式上課，用不着有什麼顧忌或恐懼。在上海呢，有的大學規定在聘書上面，每班選修的學生至少要有五個人，否則就並不開班的，因此教授們爲了迎合學生的心理和鞏固自己的飯碗和位置起見，常常不能夠不用兩種方法來抵制：第一，就是趕快想方法把自己的功課儘量改做「必修」，第二是，對於來上課的學生客客氣氣。第一種方法的結果是使學生們痛恨學校，爲什麼功課表上有這許多必修的東西，第二種方法的結果則是，使許多趾高氣揚的學生們都瞧不起教授。這些無疑的都是違背民主精神的真正平等的原則的。

接連在選課以後的事情自然就是上課。上課是教授和學生們兩方面互相合作所做成一種學術研究的形式表現。在北大，有的時候可以是上課的人數超過點名簿上的人數幾倍的，這裏面包括了許多未選此課而來旁聽的正式生，註冊旁聽的旁聽生（這種旁聽生的錄取是經過考試的。）以及外校慕名而來的學生或根本不是學生的「偷聽生」。這裏面當然有許多不是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然而也仍舊可以歸併在我上文所說過的活動份子那一類裏面的。有的時候也可以是上課的學生數目奇少，而這課名義上的選修的人數却在兩三百人以上的。像有幾種規定必修的課程——如黨義，體育之類，規定必修而且也已經註冊選修的學生每學期總有五百多人，並且經過註冊組排定因爲人數太多又分爲甲乙丙等幾組的，而事實上每次上課的人常常不滿十個，偶然也會有幾次竟閱無一人。這種情形最初看到或聽到的也許會感覺奇怪的，時間久了，也就覺得這也是事理上的常情，沒有什麼稀奇。譬如說：我們

在漢花園裏的體育館的建築，其實非常像什麼講武堂的練拳場，裏面是刀槍劍戟斧鉞鈎叉……十八樣武器樣樣均全的。這些器械都插在木架上面或掛在牆壁上。在過去大約若干年，總有過一個時期，這些武器是常常被人用做操練的「稱手的兵器」的，但是在我進學校的那一年，距離它們的光榮發展的時期好像已經很久了。每一件兵器上面都罩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附近的壁角也結好了兩個頗大的蜘蛛網，時常要斷不斷的隨風擺動。這座體育館的內外牆都是塗着灰灰的顏色，四面有着很多的窗，窗楞是鐵柱做的，也都生了銹，玻璃破了不少。地面上是砌着四四方方的大磚，但是並不常常清潔，因為掃除的時候並不多。此外，什麼可能讓我記憶的東西也沒有了。在這樣的場所裏，每星期要上兩點鐘的體育，如果不是想像力太過豐富的人，當然不免是要有一點兒覺得異樣的。不過，請你不要誤會，像這樣特殊的建築，在北大決不止一所兩所，而且綜合起來，它們給予學生們的印象仍然是極為崇高的。這天然的是一種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的地方。過去光輝的記憶，歷史的陳迹，往古來今的人物的變遷，似乎都可以從這些建築半埋在土裏面的基石上面看得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於可以有一塊點綴景物的石碑，像體育館的後面，像地質館的前面，都有很巍高的大石碑在陽光的直射下矗立着，上面刻着篆文和隸書。不過，地質館的建築是最新的，完全依照最新的立體式的樣子建築，有四層高樓，裏面也有熱水汀的設備，也有柔軟的地氈，也許可以說是全國唯一的一座地質館。這座大樓剛在民國二十四年落成，所以，和它的屋前的那一座大石碑在情調上太不調和了，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地質館

裏還有一位最主要的教授葛利普老教授，他來北大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以上了，因為他是患着風濕病的原故，每次到校，他的洋車是一直拉到地質館那塊古碑的面前下車的。他的七十多歲的高齡，他的學術貢獻，他的品格，他和中國人的融洽的感情，都足以和那一塊古碑媲美，同時也讓學生們滲染着一點兒「北大老」的驕傲。爲什麼體育課上課的人那麼樣的少呢？是體育主任不行麼？不是的。這是一位新從德國柏林大學回國的體育主任，在代表本校出席北平的體育會議裏，時常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他的最新的體育理論，却無論如何難得和那一座體育館的前前後後的環境互相調和了。他顯然的並不能夠是一塊古碑！我記得，在他熱心的主持之下，有一個雨雪霏霏的清晨，全校曾經開過一次提倡體育精神的體育大會，在節目裏，有一個是全校大遊行，繞運動場三匝，由蔣孟鄰校長領導。每一個系的學生，在場裏先站成一單排，排頭舉着本系的小旗子。這一次，國文系九十多個學生居然大出風頭。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是約好了大家穿着藍布袍黑馬褂來參加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概括的記述北大學風的幾種特點，雖然也是粗枝大葉的，不足以見馬神廟的塑像的全貌。本來，要想用幾段簡單的文字來說明一種抽象的「印象」，而又不願意使牠模模糊糊的太過分的脫了軌節，那即使你的觀察是怎樣的入微，也還是不能夠不借重一下具體的事實來做譬喻。所以，在這裏我又願意把上課的情形多說上幾句。

依照普通的課程表上面的規定，每天早晨八點到晚上八點在北大都是上課時間，也都有人上課。

上課的情形，一般而論，是跟聽演講彷彿的，除非照例沒有鼓掌的聲音這一點可以算是例外。教授們呢，像我在「漢園夢」一文裏面所寫的，大約可以說是分做兩種傾向：一種是動態的教授，多半姍姍來遲，晚那麼五六分鐘纔進課堂確是常事。有的，是要到了上課的時候，纔由學校的工友打電話到教授的家裏去催請的。茲舉出一件偶然的事情來做一個極端的例子：

工友吳君：（電話中）您是胡院長麼？

胡適之：哦，哦，是的，你是那一位？

工友：我們這兒是北京大學。現在已經是十點零八分鐘了，您今兒這一課——

胡適之：是的，……我現在正在洗臉，昨晚上三點鐘後纔睡的，編了一夜的獨立評論，丁文江先生紀念特輯正趕着要出版呢！我現在就到北大來。

這一派的教授到了課室之後，立刻談天氣，論政治，評人物，高談闊論，破口大罵，都是動態的教授必需的條件。有的更帶着幾種參考的書籍，但是在課堂上並不翻閱，雖然不翻閱，却捨不得放在教員預備室裏。書籍的攜出攜入，總是手挾着或捧着，從來不喜歡用皮包盛着的。因為高談闊論的原故，他們的退課常比規定的時間略早，否則，就是非常的遲。

反之，用皮包盛着參考書來上課的，雖然未必是靜態的教授的足夠的條件，也往往可以做為不是動態的教授的一種特徵。他們來到課室之後，不管三七二十一，總是開口講正文，或者立刻用粉筆在

黑板上寫筆記。有的人可以接連着鈔兩點鐘的筆記，即使學生們都覺得搖頭蹙額。有的人也可以在一點鐘之內唸完二十多頁的講義，那講義上面的文字是他自己編的。像余嘉錫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一開學的時候就連發了一百三十多頁，完全用四號鉛字排印。學生拿了這種講義之後，到宿舍附近的南紙店去裝訂，當天就可以用絲線訂好，書頭包着青綾的兩隻角，加上藏青色的封面，也不過出上七分錢的代價。從此，這一課可以永遠用不着上了，一直等候學期終了考試。沒有事的時候，儘可以在宿舍裏組織會社，寫文投稿，交女朋友，搖旗吶喊，以至於蒙頭大睡。如此在宿舍裏蒙着頭睡滿了四年的覺的人，就有若干位已經成爲中國的第一流的學者，政客，實業家，文學家，某項革命活動的領導者，……以至於被人在後面曳線「唱做俱佳」的名角。課室裏面的空氣通常是很沉靜的，除了教授的談話和粉筆在黑板上面擦磨外，沒有什麼雜聲。大的課室，可以多到兩百人擠在一起，小的課堂至多不逾三十人。上大課的趣味是沒有小課來得深的，因爲大課多半是些「基本」「概要」「通史」，而小課的內容像傳記專題研究，校勘學及實習，梵文，希臘文學，詩學，自然來得精采動人。可是，倘若你要問的是潘家洵教的那一班基本英文，羅常培的那一班語音學概要，錢穆教的那幾班中國通史，我的不甚精采的評語就應該全盤取消。因爲我所說的話不過是舉幾個例，而天下的定例又是沒有一條沒有例外的，除了這一條自己。

風雨初談

不是萬花筒

在北京大學唸書是極端的自由的，其自由的程度，又在於每一個人都可以極端的發展，並不受什麼高年級和低年級的限制。在中國，有許多的大學，特別是教會創立的學校，往往是高年級的學生，享受了較多的權利，譬如，宿舍的房間的優劣，運動場游泳池的場所和時間的選擇，出入女生宿舍的特權等。北大可不甚講究這些。要說高年級的學生比較得到一般人的尊敬，那常常並不是因為他是高年級，而是因為他的特殊的天才，天才的智慧的發火是用不着等到大學三四年級的，一年級也儘管夠用了。現在且略從牠的上課談起。

我在本書的前幾篇裏，都曾屢次的提起北大上課情形的漫無規律。在這裏我似乎可以仔細的描寫一下。第一，就是教員多半是不點名。我並不說所有的教員都不點名，因為我比較熟悉的僅是這座大學的一部分——文學院，而文學院的教員也有點名的。然而點名跟不點名，其中間的分別實在很難有明顯的表現或特徵。點名的先生不過把點名簿上面的名字唱過，學生按照着自己的名字也唱一個喏——

「到！」——最後教員把到場的學生做一個記號，不到場的另外做一個記號，如此而已。教員並不把缺席的名字報告註冊組，註冊組也並沒有一位專門製繪出席缺席的統計表格的人，更不會畫一張江蘇省出席的學生佔百分之五·七三或七四的圖畫，這樣的統計繪畫員其實北大註冊組就是聘請幾十位也不是沒有錢的，然而他們竟一位也不聘。註冊組更不會出一張堂堂皇皇的大布告，說下面一百二十八個學生本週內缺席四小時，應該記小過一次。

所以，在北大的上課生活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課也不一定要上的。我記得，我在北大一年級唸英文的時候，有一天，教員正教着一課是美國的幽默作家 Stephen Leacock 著的 *Oxford as I see it*，裏面有一段話：「英國牛津大學的講書雖然每天都有，然而却是很陳腐的，你去聽聽也好，不聽也沒有什麼。」我們都覺得我們的大學的生活也和他所說的相彷彿。倘若不願上課，在圖書館裏開鑿也好，在宿舍裏睡睡覺，到中山公園的柏樹底下溜溜灣兒，到天安門外的石欄杆旁去看晚霞，也沒有人攔阻。在課堂裏應着卯，同時看課外的任何性質任何體裁的書籍，也隨便。

認真聽起課來，有的時候——雖然並非是常常——也總有幾段精采的意思可以獲得。譬如，在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的課上，寥寥的坐着十幾個「好道」的學生，——我記得那年冬天這一課上課的時候，恰巧熊佛西到北大演講，大部分的人都去聽「定縣平教會的實驗戲劇」去了。——其中也許有兩三個人已在模模糊糊的想入夢了，忽然余先生開口，說：「中國的印刷術許多人都以為是起於隋代，

其實，一點證據都沒有。明代陸深的河汾燕閒錄引過隋文帝詔：「廢像遺經，悉令廢造。」一般都上了他的當（胡應麟，趙甌北，王漁洋都是），以爲雕版始於隋了。其實，陸書所引的詔，原出於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嚴可均輯的全隋文就有牠，大正藏經也有牠。原文實作「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雕的是佛像，並非是木板經文。有人說聽得羅振玉告訴過他，燉煌發見了陀羅尼經，是隋代刻的，有開皇年號。我聽了真是疑惑。爲什麼呢？因爲在唐代初年——唐太宗的時候——還有一個人叫做唐臨，他作的冥報記（此書流傳在日本，涵芬樓秘笈和楊守敬日本訪書錄都有）裏，談到當時有一個人叫做嚴法華，平常喜歡法華經，到處募人鈔寫，可見還不知刻板。宋敏求的大唐詔令集，也有一道玄宗開元時詔，說佛經不許私自鈔寫，一定要在大寺院裏寫。又在文苑英華這一部類書裏，有幾處也可以看到募人鈔寫經文的故事，可見當時也還不知刻板印書。……我把我的意見寫了信寄給羅振玉，他回的信，什麼辯駁也沒有，反完全贊同了我的主張。可見得某人說的話，真是太不可靠了。」余先生這一段的講述，我至今還能夠很深刻的記得，因爲，他說話的時候，條理既很清晰，而其意義又很有記憶的價值，並不像空洞無物的海派留聲機器唱片。這樣的演講，大約是不能夠說是陳腐的（*rotten*）。在魯迅先生逝世的下一天，我恰巧有周啓明先生的一課，起先，打算不到校去上課了，因爲我們料想他未必會來校的。後來到校去，見他居然沒有請假，仍是挾着一本顏氏家訓緩緩的踱進課堂裏來了（那一課是六朝散文）。上了一點鐘的課，沉沉靜靜的，大家既不開口發問或表示悼慰，周先生也單是

唸着書本講話。忽然，下課的鈴聲響了，啓明先生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點鐘我不來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裏去。」這個時候，看了他的臉色的肅穆，沉默，幽黯，真叫人覺得他悲痛的心境的憂傷，決不是筆墨或語言所能夠形容出的了。他並沒有哭，也沒有眼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臉，安靜的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啓明先生講是顏之推的兄弟篇，這可紀念的一課也是不forget的。

我在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段裏已經寫了一點上課的樣子，這裏再加上一點補充，讀者們可以看得出來，北大的上課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特別。雖然特別的課程有時候也有的，像外國語，除了普通的英，法，德，日文之外，我們還有義大利，希臘，蘇俄，和梵文等課程。我們有普通的中國戲曲史……，也有特別的一課——中英話劇實習。我們除了普通的聲韻學語音學之外，還有儀器實驗和調查等活的工作，除了普通的中國目錄學校勘學之外，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水經注的實習校勘，還有剪貼整本大部的太平御覽的做引得（index）的工作。哲學系的佛學的課程，是要到周叔伽先生的家裏去上課的，那是一座非常精緻的佛堂。選修這樣的人，同時也要會坐蒲團的工夫。提到蒲團，我又想起一件事情，從前北大還開過一課靜坐學，請一位很著名的靜坐家去擔任教授。上課的時候，一間課室裏滿布蒲團，教員一個，學生們也一人一個，盤膝修行。雖然一時沒有人成仙得道，然而

，大家的道行據說總也不會亞於 Philip Curries 的安迪居士外傳的主角。

老實說，這樣的課程的開設，與其說是特別，無寧說是中庸的。我們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因爲儒家的思想影響後人最深，束縛後人最甚的緣故，中庸這兩個字的原則就普遍且不知不覺的會嵌進我們每一個人的腦筋而不甚容易消除。北大恐怕也是這樣。我們在上面所談到的課程，在我的腦筋裏常覺得他是最好的，從客觀的原因推想起來，大概就是因爲牠可以算是最中庸的緣故。你們不要以爲北大的課程是好奇標異，你們不要覺得全世界的課程表都應跟你們在大學裏唸的那樣一樣，只有寥寥的什麼綱要，概論，大意那樣的薄弱可憐。老實說，選修了一年的唐代文學概要（這樣的課程在戰前的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地都是很流行的），未必就真能夠了解李太白或李義山的詩，也未必十分懂得詞的起原。如果你又竟連長慶集和雲謠集雜曲子都不知道，那你對於這門課程所知道的知識，真是缺陋得可怕了。綱要，概論……等書，就是缺陋和可怕的代表。我在九年之前寫過一本概要性質的中國文學史，去年被昆明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列在「精選中國書目」（英文本）裏面的，可以算做最壞的中國文學史的代表。那裏面也有十幾萬字，也有李太白，也有李義山，也有長慶集……然而，邵康節詩的排列也脫了頁了，戲曲和小說幾章缺漏不堪，而附錄的中國文學年表足夠笑掉了專家的牙齒。我寫那書的時候還沒有進北京大學，否則，那樣的書我決不會拿出來獻醜的。在北大，單是中國文學史一門課程，就要唸完四年纔能完畢，從進校門到拿了那張紅花大印的畢業證書爲止。如果你又去進

文科研究所，那麼，中國文學史總會跟你懷胎生子的。學問總是一輩子的事情，除非你本來無心做學問，否則，費了十餘年精力誠懇懇的單研究一兩門專長，難道還值得大驚小怪不成？

北大的課程的富於中庸性，其原因就在牠確是領導你進了比較合乎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真正的學問的大門。牠的優點是真純，正確，和專門。牠既不像中國其他的大學的膚淺缺漏的過失，也不趨向流行的美國教育的五花八門的課程的別緻。我在這裏這樣的稱贊北大，說牠最能夠保持學術和真理的中庸性，其理由也就在這兒。從世界教育的潮流的發展演進上去觀察，北大的精神的偉大就在牠既不像萬花筒式的美國教育的胡鬧，又不像中國其他的大學那樣的幼稚可笑。如以失去中庸性的缺點而論，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有着實驗比較烹調法，茶室烹調，宴會禮節與食品保藏等學程，而芝加哥大學有家庭經濟家事管理學系，關於襯衫的論文「收入多寡對於服裝的各種需求——消費行為的研究」「烹蒸火腿管理之研究」「婦女服裝函購法」「四種洗碟方法之時間及動作之比較」等論文，也都可以獲得碩士的學位的。

因為這樣的緣故，北大一年之中註冊的學生，和國內其他的大學不同的是，邊疆諸省的同學固然很多，而外國負笈而來的留學生，德國，英國，美國，日本也都有不少。其中美國的學生最多，當然，總有幾位洗碟子的本領是很不錯的。

廣州的吃

離開自己羈留着的孤島香港已經逾三個月了，三個月來，行旅中的悲歡哀樂的印象很多。等到住定和生活安閒之後，老是想找一個機會把它多少寫一點兒出來，但是每到動筆的時候，便又覺得有一種無興味的感想發生。現在勉強強強的寫下去，大約也還是人類的感情作祟，多少我所遇到的事情、印象、感念，有一部分仍舊很深刻的記憶着，不容易完全忘懷也。但是也祇能這樣，隨便抓到什麼材料就零零碎碎的寫一點，寫完即止，並不想創造什麼題材了。

此行最先到廣州，那麼，就先留下一點廣州的影子罷。

「吃在廣州」這句話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有的，但是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常常聽到許多鄉人談起。我自己雖然也是粵人，可是出世的地方在故都北平，長大後又有多少年在江南，對於廣州的感念，可說奇少。民國十七年曾經回去過一次，那時候正值北伐告成後，住了不過一年，又回到上海來。所以最近這一次我由香港到廣州去，中間已隔離了十三年，許多平淡的事情在我看來，都覺得新奇可喜了。

這裏開頭提到吃在廣州的語，所以不妨先從吃的方面說起。「吃」當然包括飲食兩方面，本來是人之常情。不過在目前這個艱辛的生活環境裏而高談飲食，不免有一點兒奢侈罷。却又不然。因為照

我的思想，總是覺得飲食也夠得上藝術的一種，不過這種藝術在中國的情形通常是平淡的，無名的，不自利而利人的，並且也常常是非職業性的。職業的飲食家就是庖丁，通常稱爲大師傅或二師傅的，那是酒樓或公館裏面的事務，這裏姑不深論罷。但是平常的家庭裏面的女太太，也往往有精於烹調的，隨便弄幾味清潔而又美味的菜，異香撲鼻，又經濟又好吃，不由得你不食指大動。這裏當然也並不是專指廣東菜而言。事實上，我對於吾鄉廣東菜向來並沒有頂大的好感，廣東點心尤其不愛，直到最近才稍微改變一點我的成見。我所習慣和愛嗜的飲食，恐怕還是以江南方面的居多。我在香港居留的時候，和一位蘇州友人沈君同住。我並不很講究飲食，沈君則不然。他在一個銀行裏任職十餘年，素來生活淡泊，也不講究房屋，也不講究衣着，除了買些喜歡的書籍雜誌之外，大部分的收入，完全用在維持全家的生活上。但是他對於飲食的烹調和味道，却很注意。他的老太太，平日是吃齋念佛，戒忌葷腥的，却爲我們不吃素的人燒得一手極好的小菜。每逢三五個朋友聚會，吃吃飯，閒談天，大約不過十塊錢的樣子，她便很熱心的替我們做去，很可以有七八樣適口的鮮美的菜吃。這裏並不見得十分奢侈，祇是適合人生的口腹的需要而已。

然而這祇是我個人的癖好，廣東的飲食又當別論。在廣州，別的特點也許還不算怎樣顯著，而吃的方面則極爲有名。在民國紀元以前，康南海環遊世界的時候，他在義大利看到古代羅馬偉大的建築的遺跡，危垣斷牆巍然矗立，不禁發生一番議論。他說的大意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發達到相當程度之

後，他們努力的對象不免向奢侈的一方面去發展。這種發展有的可以說是好的，有的却是不好的。他以為，在衣食住三項，最上等的是奢侈的建築，因為它除了富麗堂皇的外觀之外，還有實用的目的。像歐洲的古代建築物，都可歸入這類。其次是奢侈的衣服，因為它有較長時間的用處。祇有食的方面的奢侈才是真正的奢侈。他歎惜中國人的飲食，特別是廣東的飲食，為世界冠，而其他方面，則不逮外國遠甚。南海的觀察和認識，可以說是很深刻的。他是我們廣東人，廣東的飲食，說他是為世界冠，或者不免過分一點，然而從這裏也大概可以看到他的美味適口了。

依照我個人的嗜好，廣東的飲食本來不值得怎樣去多談他。但這也許是因為我久住北方和江南的關係罷，既沒有很多的機會去嘗試，未能細細的咀嚼，慢慢的欣賞，也就無從道出他的佳處了。但是許多外省的朋友們，都頗愛吃所謂廣東菜。即如上文所提到的沈君，他對於廣東館子的脆皮炸雞和紅燒鮑脯，就常常稱道不置。我最近這一次在廣州雖然住的時候不多——祇有四十天，但是因為和許多親戚朋友們久別重逢的關係，不免多少有些飲食宴樂的應酬。據說，現在廣州的飲食業，比起從前已不算十分發達了，有些「老廣州」的人們甚至覺得他有點兒近乎蕭條。但是從我的觀察看來，還可以認為很高明的。特別是從香港返到廣州的人，許久沒有嘗着較好的飲食了，一旦回到自己的故鄉來，即使是鄉土的觀念向來很薄的我，也不能不有一點嚮鱸之思罷。

今日粗說廣州的食品，想把他分為三種，曰粥，菜，點心。在廣州吃麵食是不免遜色的，雖然廣

東朋友們還有很多不肯同意這點，那是因爲他們足跡不離廣東的緣故。凡是在北方居住的廣東同鄉，吃慣了大碗的炸醬麵，打滷麵或是蘇州館子的鱈背麵一類的麵食的，對於廣州，香港那些又黃又細團揉在一起的麵餅煮出來的湯麵，早已不會發生什麼興趣了。就算是護短一點，也至多覺得在廣東所吃的麵，湯汁比較的夠味，配料比較的豐富而已。但是配料和湯汁並非就是麵的本身，廣東人煮麵用的配料或湯好，那是因爲他們所做的其他的菜餚好的緣故，和麵的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祇有在北方吃麵條兒，配料是異常簡單的，湯汁就是煮麵時用的平常的開水，決無襯托形容的作用，但麵的質地却和南方的相反，又爽又滑，顏色又是雪白的，切上一碟紅蘿蔔絲和綠黃瓜絲拌着，加上一勺熱香上冒的滷，不由得叫你垂涎三尺。這樣好吃的麵，當然你要吃兩大碗。但是在廣州，即使是最大最新式的酒樓的窩麵，客人也都是用很小很小的碗盛着他，慢慢的隨着談話夾上一二箸而已，決不會狼吞虎咽。可是在北方和長江流域其他的城市呢，麵就無疑的變成主要的食糧了。

廣東的麵比較的可口的，恐怕祇有蠔油撈麵一種，那是有點兒像江南吃的拌麵的，其實也未必怎樣可口，不過還不妨一吃而已。記得香港有一家仔記麵家，在中環砵典乍街（這個街名很難念，自然是譯音。原來本是人名，鴉片戰爭時英國的一員統帥罷，通常漢譯爲漢鼎查）。這條街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石板街，因爲是上山的路徑，完全用長條的石塊砌堆起來的，一塊整齊的一塊碎的，走起來很不便利。但是頗有些人不怕麻煩，每天那兒去吃一碗最著名的蠔油撈麵。這麵的好處恐怕仍是在湯，

他的湯大約是用很多脂肪的肉骨和大蝦米熬的，味道非常的鮮甜；這裏的麵雖然也是黃黃的，但是煮起來也相當的滑爽，一小碗撈麵，連湯帶麵，至多四分鐘可以吃完。這家麵舖的主人，又提倡薄利多賣主義，售價很便宜，每碗不過兩角，所以生意鼎盛，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香港戰事平定之後，這家「有仔記」仍舊恢復營業。舖裏祇點着幾盞像豆瓣大小的油燈，映照著吃客們的面龐。麵的價錢也漲了三倍。——話愈說愈遠了，不如還是談談廣州最好的吃食罷。

還是就講廣州的粥罷。粥本來是大眾食品，原無足奇。但是廣東人吃粥，除了一鍋白稀飯之外，還有許多佳美的配料在一起燒煮。最著名的似乎是魚生粥，裏面的配料有生魚片，有江瑤柱，配細蘿蔔絲，有「薄脆」（一種炸過的麵製的食品，非常的酥脆），有時候還有海蜇皮。這種魚生粥的製法，不過是在煮滾了白粥之後，把這些配料很快的完全倒進鍋裏面，略微燙熟，立刻就盛出取食。這種滋味當然是很鮮的，但有時也不免有過生未熟之弊，未必適口。我自己就是不甚喜歡吃此種魚生粥的人。這裏忽然想到一件相似的事情。我有幾位潮州朋友，他們平常嗜食的東西就頗可怪。據說有一種海邊捉來的極細的蝦，嫩極，他們都是生吃的，味纔叫鮮美呢，煮過就不甚好吃了。此亦可為吾鄉吃魚生之一種副署。然而我總是覺得煮熟的較為可愛，這裏面未必有什麼熟食衛生的主張，不過第一是向來對那種腥鮮的口味有一點兒怕，第二則不忍看見那些腥東西的樣子耳。有時候看見一盤白切雞，同座的人吃了都說很鮮嫩，非不知其適口。忽然看見鷄脖子上面還有幾縷鮮血，就有些兒不好意思下

手了。這大約也只是順自然之情，沒有什麼奇怪，祇是一點也不願意看繪女圖的貓哭耗子的感情而已。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粥，並不是魚生，而是「魚片及第粥」。這個及第粥的名字，至少要包括三種不同的豬肉類做配料，通常爲豬肉（切碎，弄得和肉圓相似），豬肝，和豬腰。但是常常於上列三種之外，還要加上豬腸，豬肚。另外，最好還有一個新鮮的雞蛋打在每碗裏面。這些豬肉和豬肝……等配料，都是放在白粥裏一齊煮熟的，雞蛋則在半熟時放入。魚片呢，平常是切成一小碟子，拌些薑絲，胡椒粉，和醬油，等到粥從鍋裏盛出來之後，把他一齊倒在碗裏，用匙羹攪上幾攪，等到那些魚片由生嫩的顏色變到發白的程度，就是熟得可吃了。這樣的一碗粥，在自己家裏也可以做，在廣州的大小粥店裏，用很便宜的代價，也都可以吃到。雖然各家的配料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仍要看煮燒的火候和調味的高下。在陰雨濛濛的季節裏，悶坐在市樓的一角，看完了自己愛讀的幾部書籍，正待蘇散一下精神的時候，忽然你的太太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魚片粥來，這個大概是沒有方法拒絕的罷！許多人侈談精神，不重物質，有人的却又相反，非薄精神。這原是一柄兩面鋒的利刃，自古迄今，原有許多場官司。不過我的意思，則以爲此種爭端大可免掉。精神的饑餓和物質的需求，本來並不會衝突的，他們祇是相利的，一貫的。不過每一方面，都不必太苛責就是。一位普羅列塔利亞渴望吃得一碗好粥，吃到之後就歡喜贊歎，這就叫人生。

粥之餘，順便談談點心。廣州點心的特點不外乎他的巧小玲瓏，和種類奇多。什麼是巧小玲瓏？每入一間廣州茶樓（在廣州，像陶陶居，蓮香，占元閣，惠如樓都很好，）必可看到夥計們捧着大盆的各式新製好的點心，走來走去，任人選擇。每一小碟，至少一件，至多呢，却也不過三件。如果要像在南京夫子廟的雪園吃灌湯包子，一籠十二個，那是從來不會有的。並且，點心的樣式，又是新奇而巧小的居多，在那裏所謂大的雞肉包子，一碟一個的，還不及夫子廟的包子的一半大。

至於種類呢，雖然不外包，餃，餅，糕，酥，……等幾種形式，然而他們的花樣幾乎是三五天就是換一換的，比起京滬的廣東館子，式樣還要多個幾倍。外省朋友們通常以叉燒包子代表廣州點心的全體，這個，有時候至多祇能認爲「以類舉，以類求」而已。

最後的一樣應該談吃菜，這雖不完全是奢侈，但是作專指營養滋料豐富的多寡而論的文字，我自知也決不擅長。好在奢侈的食品我也是同樣的不甚清楚，雖然平常所論的「廣州的吃」，向來是以包翅，熊掌，三蛇龍虎等佳餚做代表的。那麼，我就祇能談談普通的了。芥蘭炒肉片很不錯，土鯪魚的味道佳美，此外的菜，老實說我都不甚喜歡。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好吃的菜了麼？這未免有點兒矯情罷。不過寫文章的人平常都不大談到他們的飲食，好像都是得道的神仙似的。我愧未能做伯夷叔齊，却來侈談飲食，大概在有道之士的眼中看來，罪行已經不祇矯情一點而已了矣。

風雨二談

石揮七彩記

一

昔全樹山有七枝水經注，今石揮先生有七彩，相映成趣，而亦有重大意義，故不可不紀。余不識石揮先生，然嘗觀上海藝術劇團演出之「大馬戲團」一劇，即以石揮爲主角，主角者，老態偃蹇，刁滑成性，死要臉而亦死不要臉之人也，曰慕容天錫，或曰錫老。石揮以一廿餘歲之英年，飾此錫老，刻畫入微，得其神似。其爲中國劇壇之天才無疑也，其將爲中國劇壇放一異彩又無疑也。去年十月初，余在滬聞人言，石揮之來也，隨導演佐臨先生，返自內地。十一月中旬，余過北平，文藝界舊朋招宴中山公園之上林春，蒞者沈啓无，李景慈，朱百樂，李道靜諸先生，談及滬地話劇活躍之狀況，眉飛色舞，謂我中國話劇之前途，實方興未艾。余偶道及石揮，友云：此自北平南下之名角也，說者謂北平自盧溝橋事變以還，文藝界之發展，遠遜昔日，惟話劇舞台上得一石揮，允爲莫大之貢獻。斯語也，余深信之，深驥之，而尤不能默爾無言。余非深有愛於石揮也，然「大馬戲團」之演出，觀之達兩

次。第一次偕友人韋先生（在中聯電影公司任劇本主任），莫先生（影檢委員），第二次則「國第光臨」，家母，內子，余弟：無不感動落淚。然彼等所被動者，「大馬戲團」之整個成功也，綜合的藝術也。余則於此之外，獨深折石揮演技之精湛，表情之洗鍊，對話之語無虛發。觀其「慕容天錫七十日手記」（見雜誌近期）一文，其平日之素養可知，其努力藝術絕不旁鶩也又可知。「雜誌」之文，余讀之凡三遍，深爲天下雜誌編者不能獲得斯文之刊載權者惜。余非有私愛於「雜誌」，但不能不自承實有深愛於舞台藝術也。

一一

最近則見「秋海棠」一劇之上演，場場滿座。其主角甚多，然石揮飾秋海棠，自亦不失爲主角之一。其故事簡述之如下：秋海棠爲一紅男伶，曾爲軍閥袁某所賞，常攜眷觀劇，因得結識袁之姨太太羅湘綺，久見情生，遂相纏綿，生一女。後爲袁之馬弁季兆雄所賣，秋海棠爲袁於其面上刻一十字，流落至鄉間居住。十餘年後，避難攜女至滬，落魄在某舞台武行，病肺咯血，卒與羅湘綺相遇。此故事甚曲折，變化穿插，尤盡錯綜繁複之致。但余當令讀者觀此劇，而不必讀我文，故文字甚簡略。邇日所見以描寫舊劇名伶事迹作舞台劇者，雲彩霞（李健吾先生編）是其一，秋海棠是其二。但前者是女伶，此則男伶，前者之演出方法，接近浪漫派戲劇，此則更爲現實，微有不同耳。「秋海棠」係秦

瓊鵬先生原著，而吾友廖康民先生曾改編之，後秦君又加改編，然經上藝劇團編導委員會研究後，認爲仍有重行編導必要，遂由黃佐臨顧仲彝費穆三導演董其事。過去所謂因「秋海棠」之改編而發生誤會與糾紛者，不明事情真相也。……凡此見諸上藝之「公演特刊」。然三君改編後，「秋海棠」之更能發揮原著之精神，接近舞台之表現方式，使其萬千觀衆永銘心坎，而此一代表藝人之偉大的奮鬥故事，更能普遍流傳，可無疑也。余未嘗讀「秋海棠」小說，然喜「秋海棠」一劇。蓋以爲小說冗長，余操作煩勞，讀竟非旬日不可，而秋海棠一劇，則可作一夕談也。小說之讀法，全憑余一人主觀，不能與親友同賞，而舞台之藝術，則數百人乃至千人，有目共睹同甘共苦者也。石揮之飾秋海棠，中年以後，神態絕佳。在其年青時，似尙未能十分體貼吾國優伶特有之神態。友人程硯秋，一週前尙在滬，頃已返北平矣。余每與之晤接，卽見其有一種特殊溫雅之神情，此舊劇藝員之「上」者也，思想清新，道德高尚，誠實無欺，蓋卽石揮「我怎樣演秋海棠」一文中所謂「一個好人」是也。此種神情，鄙意秋海棠亦應有者。又北平舊劇伶人，見其尊敬之人，習俗上必請安，民二十八年宋德珠君初次來滬，余往訪之，彼晤面卽請安，余爲之愕訝，卽此可見爲實情。秋海棠所演之青年時代，自必早於民國二十八年，觀劇中之服裝道具，大約當在民國十年左右，請安之俗，是否需要保留，當請導演斟酌之。又劇中有數段，秋海棠唱小嗓，其女梅寶後來亦唱，而石揮以無假嗓，不擅爲之，英子以聲帶稍寬，歌羅成叫關之小嗓，亦甚刺耳。凡此皆是小疵，絕不能掩本劇之最大成功也。

三

關於唱，余尙有二點，不妨言之。(一)秋海棠在羅湘綺屋內說，「酒逢知己千杯少，」其後面蓋略去「話不投機半句多。」若干年後在上海某舞台後台，海派飾蜘蛛精至狐狸精女伶歌此二句，爲秋海棠教正其腔調，觸景生情，悽哀之極。(二)秋海棠曾對羅湘綺歌「羅成叫關」一段，想來爲其嗜愛之戲。後來梅寶賣唱，亦對湘綺歌此，爲其父親所授。何妨於梅寶對白中，加添一二句，謂秋海棠在家中喜歡此段。「舞台後台」作背景時，時有鑼鼓聲，但每於劇情需要時，卽鑼鼓齊鳴，否則靜寂無聲，此不甚合於情理之事也。最好於對話時，亦偶然夾雜一兩陣不甚熱鬧之鑼聲，是否比較的好一點？

四

演員之中，石揮及飾羅湘綺，飾趙玉崑，飾軍閥，飾馬弁季兆雄，以及飾教師爺者，均甚稱職。石揮於中年以後，演得尤爲動人。趙玉崑之性格，想無人不喜，但演者有若干姿勢動作，俱與大馬戲團中水蜜桃之丈夫舉止相彷彿，最好能加以避免，不致重複雷同。演員對白中，有自稱咱們者。其實此二字之用法，於超過二人以上時，其兩方應作如是分析：(一)對談者A與B兩方，A與B立場不

一致，A方自稱我們，稱B方爲你們，反之亦然。（二）對談者A與B兩方，但A與B係一致的，如友人，同盟，則A方發言於其欲連及B方面明瞭其立場態度亦必然一致之時，始稱咱們，反之亦然。但此處舞台演員所用之咱們，則其實爲我們之誤。其例余一時不能舉，但石揮必知之，故此處略一提及，望其轉告他人。燈光方面，尤其是第四幕，頗有需要更加管制之處，但在此物資缺乏設備窳陋之中國劇壇，余不願苛責他人。

五

全劇之演出，異常成功，其功勞當爲上藝劇團之整個的成績。編導，演員，以及一切工作人員，均在其內。觀衆之中，頗多不解話劇藝術，聲音喧鬧，破壞舞台空氣者，慢慢提高程度，恐尙有待。演畢，全體演員向台下鞠躬，觀衆歡呼，繡幕閉啓亦達七次之多，此余所謂七彩之來源也。上藝有天才演員如石揮君，有合作之偉大效果，有歡呼熱烈之觀衆，何往而不利。世亂羣離，文化事業之推展，久遇嚴重之障礙及威脅，然凡從事文化工作者，無論其淵源委曲，派別歧異，當不致味於在苦難困躓中重振中國文化之要義，各就其工作本位，切實努力，在純粹藝術中，對祖國未來文化之開展，築成堅實明朗之柱石。上藝劇團，鄙意以爲最能發揮此旨，埋頭苦幹，決不旁鶩，自能爲一般觀衆所瞭解同情，應無疑義。夜觀此劇，返寓書此，以告未觀秋海棠者。

大地天流記

近三年來，不佞久不作劇評文字，弗論新舊戲劇，觀後率淡然置之。其實七八年前，居北平上海兩地，報章雜誌劇評，爲不佞所塗抹者，積可盈寸。尤以舊劇爲夥，每觀楊小樓劇，必有記，滬地刊物如半月戲劇，十日戲劇之屬，均不乏「×齣劇話」之作（「×」字暫不值露布矣，參看拙作西星集，當可知之）。近三年則初以避居香港，話劇舊劇，兩均缺乏，去歲返滬，又多行旅他方，迄今所見僅「大馬戲團」，「秋海棠」，「花信風」：等，秋海棠一劇，情節，編導，演員，均臻上乘，愚嘗作「石揮七彩記」小文，藉表敬忱，其時該劇上演，不過數日，不料三月以來，營業鼎盛，論戰不絕，斯爲異事。自願評劇文字，「七彩記」一文實不足以當之，僅爲個人觀感，隨手小記而已。頗聞友輩之中，竟有嗜之者，不足爲喜。昨日某君招往觀蘭心戲院之「大地」一劇，號稱七幕，聯合導演，觀後不能無微思，隨筆略書一二，不知同座友人，亦有同感否耳。

「大地」故事，以中國農民生活爲背景，而由生長吾華之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所作也。原作小說，美國嘗攝爲電影，以保羅茂尼等爲主角，又嘗來華攝取風景，時稱盛事。話劇劇本則由黃宗江先生所編，宗江聞亦天才演員（友人姚莘農先生嘗盛譽之）名與石揮埒，而作風略有分別，今已遷居內地。然此劇之演出，彼雖未能參加，要不失爲造意之一人也。曩讀小說擊海花，曰造意者愛自由者金松岑

，作者東亞病夫曾孟樸。此劇則編劇者黃宗江，演者蔣天流小姐等等也。

「大地」之故事，並不繁複，即就演出情節，略述如下：

農夫王龍，其妻阿蘭，及老父暨兒女數人，因荒飢南奔。在城市內又值兵災搶劫，亂離中阿蘭獲得珍珠一包，王龍因而致富。遂偕返故鄉，營置田地。龍又納妓女荷花爲妾。龍遂恣意爲樂，營治田地，會蝗蟲爲患，始率衆驅蟲力耕。老鴿杜鵑及王龍之叔嬭，荷花等互謀，奪取田契。阿蘭於病危中，設法將田契藏匿，姦謀卒不得逞。時爲阿蘭之子結婚之日，蘭卒於操勞過疲後，含笑逝去。

以上劇情之大概也。該劇幾演五小時，長而不覺其繁瑣，又不覺其零亂，又不覺其沈悶，大是容易。

此劇之主角，以劇情觀之，自然爲王龍或阿蘭。然以余觀之，演員之優長者，實不止二人。屈指數之，一，飾荷花之蔣天流，實一甚重要之角。二，王龍之父，三，飾老鴿杜鵑者，均可稱道。「大地天流記」之稱，即謂不佞於「大地」一劇中，最折服飾荷花之天流之表演也。不佞向不打謊語，其表情之超越他人者，約可於下列三點證之：

(一) 天流所飾爲一舊式妓女，約等於昔日上海四馬路青蓮閣所見者，或略高一籌者，而彼之表演，亦恰到好處。笑諤也，打鬧也，擁抱也，不一而足。

(二) 表情不過火，但決無不及之弊。滬人觀話劇者，想來亦多觀舊劇。多見紡棉花，戲迷小姐

等齣者，不可不一觀此，然後可知話劇與舊劇之分別也。舊劇未有表演擁抱，體貼入微者，此則有之，而愈見自然流露，遠勝舊劇之矯揉造作者。

(三) 演員出場，走路姿勢甚爲重要。荷花之出場爲下樓，爲見客，爲眉目傳情。樓梯凡七八級，而表演有三五段之波折，體會甚難。今成功至此，不知是導演之功，抑是演員個人之成就。不佞當襲用舊劇中黃天霸之一句台詞，曰「大家之功」矣。

(四) ……不必多舉。然無論如何，以上所述三點，演來實甚困難，而觀之甚易判別優劣。卽不更舉例，或者亦可使讀者腦中，自有印象矣。

此劇開場時，「序幕」布景極好看，餘如「城內街道」，「萬花樓」，「王龍之家」各景，亦均恰如其分。演員國語多略帶地方土音，然不足病。弦樂伴奏甚佳，余坐第一排A四號，見指揮若定，合作甚爲美滿。是日場外大雨披迷，道路泥濘，而觀衆竟形滿座，不日是又一異，不可得矣。

不佞劇評文字，限於舊劇。談話劇者，不過個人觀感印象，決不足以當評論或介紹之稱。然寫來實亦甚矜慎，不爲無味之諛頌。前作「石揮七彩」一文，今成「大地天流」之作，在內容上全然無關，然單就文字性質論，則後者實前者之續。「秋海棠」意識不錯，見仁見智，說法不一，而演來甚爲成功，則爲事實，勝於雄辯。「大地」之意識何如，說者多矣，譬如俗諺：「公說公有理，」「你過你的年，」余欲無言。所欲言者，則演員演技之精湛，合作之緊湊，編導之成功是。然此種劇本之決

不至於對社會觀衆國家民族有害，則不佞亦可斷論者也。

千金一笑記

一

日前偶與一友人同在馬路散步。友人云：「秋海棠一劇，何時輟演乎？」愚曰：「聞欲罷不能，尙有數日。」且行且談，同上一無軌電車。

「秋海棠之後，上演何劇？」

「掌上珠。」愚忽自覺其誤，亟曰：「三千金。此劇初名掌上珠，後易今名，顧仲彝先生編也。」

「噫！三千金乎？Three Thousand Gold？」

予笑而不言，旋曰：

「君不常旅華，其覺此千金之含義可笑乎。吾僑通稱生一女，曰獲一千金，閨閣淑女，俗亦曰千金小姐。至於男人，乃曰萬金，是得一男兒，勝於千金十倍也。」

「索得斯佳。（此非華語，意卽「原來如此」。）」

友人，非華人也，能操華語而不精。然「索得斯佳」一辭，說來頗有風趣，如吾國古語之「有是

哉？」或是英文之 *Oh, Yes* 之類也。愚之漢譯，純爲本篇而設，蓋吾國人謂生男子，其頭胎曰「索得」男，然「索得」斯得謂「佳」，往往獲女，不盡可求也。即使得男，是否真佳，則非本篇文字所應及，亦不暇深計之矣。

一一

又數日，不佞從友人某公，往卡爾登戲院後台一行。其處有樓曰翼樓，蓋卽二樓經理室，而以翼名者也。翼樓之上，濟濟多士，有定依閣主人者，其辦公室亦在是。予讀主人文字多且久，心儀其風骨，然迄未得一面。友人某公所欲會晤之友，卽爲顧仲彝先生。友人入室，予候於外間，見一恂恂儒者自內出，人不甚頡長，衣長袍，不旋踵卽下樓去。少頃，友人偕顧先生出，相與晤談。原來適自內出之人，卽筆名劉郎之定依閣主人也。緣慳一面，能無悵然。

三千金之劇演出四五日矣，某日下午偕妻及小兒小同往觀。行前，深懼同兒之不得其門而入，或戲院雖有數門，然「六歲以下兒童，請勿攜帶」也。既達，亦得入座，同兒雖稚小，體健壯而心安靜，處於此種場所，不敢哭，亦不擾人。既不擾人，我爲其比隣，遂亦得安心觀劇矣。

劇係由英國莎翁之劇李爾王所改編，然已不甚見「洋人」痕迹。曩年王爾德之扇誤，或譯少奶奶的扇子，亦改編劇也，亦不見「洋人」痕迹。劇情甚簡單。凡佳劇之劇情必簡單，大馬戲團然，秋海棠

然，大地，三千金，亦莫不皆然。茲略述其情節如下：

老翁黎襄尊（下稱襄翁），遜清時曾任總督，頗有積蓄。鼎革之後，息影園林，時欲析產與其三女。長荷珍，嫁惡霸型之官僚章今虎，次桂珍，嫁謹愿之書畝莊以誠。荷桂二「珍」俱口蜜腹劍，陰險欺詐，皆與皮望騰有染，望騰則生於襄翁家中之僭佞小人，時方追求襄翁之幼女梅珍。

析產之日，爲襄翁壽誕，親朋咸集。長次兩女俱以甘言誘騙老父，獲得大宗財產。惟梅珍覩狀，心不謂然，不肯虛僞詔父，竟遭老人驅逐。章純規，一治農科之青年也，樸實誠懇，偕梅珍同住郊外，即締白首之約。望騰亦因荷珍之請，得任今虎祕書。

今虎夫婦得鉅產，復霸佔襄翁宅，襄翁僕役盡遭荷珍逐去，僅翁之舊幕僚賈昔亭，易名阿亭，化裝老僕相隨。翁與荷珍憤憤爭論，即離家赴次女處。荷珍懼桂珍待翁善，先往關說，而桂珍方與望騰私相幽會。大雷雨中，襄翁主僕借來，桂珍初則媚言相勸，繼知翁果有居住意，輒變顏不相容，條件尤苛於乃姊。翁更哭求荷珍收容不得，顛蹶奔出，冒雨至郊外農場，哭訴梅珍。

荷珍忽發見望騰在桂珍家，大興醋意。不意己身與望騰之曖昧，亦爲遠道趕來之今虎窺破。今虎因誤會，與莊以誠發生衝突，不幸飲彈死。荷珍威脅望騰，權充今虎，偕往追尋襄翁，以免。梅珍純規夫婦仗義援助老父，訴諸法律。

襄翁夤夜趕至農場，既與梅珍等晤面，抱頭痛哭，又知隨行之阿亭，即昔日之舊僚，深悔過去之

偏見謬誤。因神經已受激刺，被迎登山休養。荷珍望騰追至，荷向梅珍索老父不得，潛懷毒劑，欲乘間謀害。桂珍夫婦亦來，荷珍冒假局長今虎之名，用名片擅遣警上山搜索農場，逮捕老父，後卒爲梅珍識破姦謀，警士既知望騰之非今虎，並得悉今虎已爲人所害，荷珍事洩，遂於殺望騰後，自進毒藥死。臨歿之前，懺悔甚切，而桂珍亦跪求老父饒恕。金錢崇禍，不亦烈哉！

全劇凡四幕，一壽誕之期，二荷珍逐父，三今虎殞命，四結局。

三

三千金，悲劇也，陰險，慘酷，毒恨，姦詐之說白場面，無幕無之，編劇者亦如鬼斧神工，具大手筆，心細如髮，下筆乃有雷霆千鈞之重力。此編劇者，非莎士比亞也，顧仲彝也。莎翁之李爾王，予未能讀，僅見「樂府」。顧氏之掌上珠，予獲讀於上演前，刊在「大眾」。莎翁劇多浪漫派味，顧氏劇純寫實家作風。莎翁洋人而顧氏吾華人，莎翁古人而顧氏今作家，莎翁不知中國社會情形，顧氏深合國情及習慣心理。故譽莎翁不如譽顧氏，閱「樂府」不如讀「大眾」也。

全劇演員，竊以爲喬奇所飾之襄翁，最爲成功。襄見石揮演大馬戲團，內有達子一角，落拓偃蹇之老藝人，喬君演來，絲絲入扣。今在此劇中，既獲「重用」，更得施其精湛之演技。予人印象最深刻者，厥爲被二女桂珍逐出時，苦痛之內心表情，溢於言表。連博得通場掌聲，復贏得觀衆眼淚，

喬奇之功，不可沒矣。三位千金小姐，路珊駕輕就熟，梅真亦能認真努力。碧雲似微有疵點，其病乃在化裝。然碧雲亦有表演最優越之處，其處爲何？蓋卽逐斥老父時之表情也。襄翁之來也，桂珍虛與委蛇，曲意媚諂，力勸老父返回姊寓。迨襄翁堅欲留住時，始不得不陡然改變態度，惡意畢露。此種轉變，最難表演之表情也，病在過火，則如觀文明戲，毫無真趣，病在不及，則平平演出，又決不能使人有緊張之情緒。吾嘗細思，此時此境，編劇者將如何控制觀衆之情感耶？編劇者能否控制觀衆之情感耶？靜心分析，則桂珍之臺詞，乃有下面兩種之變化：

其一曰：「您還是在姐姐那裏，住滿了六個月罷？」以此爲誘導，漸緊之初步也。

再則曰：「一來是時間還沒有滿，二來我這裏也得有我的條件」。

奉養老父而有條件，僞孝者之面目若揭矣，至於條件之苛刻，自在觀衆心目之中，不必縷述。碧雲於說出「條件」二字後，迅卽拂袖轉面，再返身時，則猙獰面貌，較之荷桂，冰出於水而寒於水矣。此爲第三幕中最重要之一鍵，而碧雲演來，與編劇導演之手法，若合符節，如出一轍，吾不能以其化裝略呆之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效果極佳，無雷聲大雨點小之弊，而閃電之逼真，如「做影戲」，勝於過去予所見之花信風。布景精細，惟第四幕之土地廟遠景，愚在第四排望之，似不甚成比例，不知十排以後，觀感何如也。第一幕壽堂之景象，富麗華美，配以崑曲，尤覺雅致。絃樂配奏亦甚佳美。觀衆肅穆安靜，頻頻拭淚者

不少，少見笑臉，知此劇之感人者深，雖非絕響，不同俗調。

四

本劇之變化曲折，多在第四幕，而第四幕則例爲一劇之高潮與頂點，衆川彙海，異途同歸，此不得不然之勢也。故劇情雖簡單，結局甚緊湊，觀者之情緒，亦有欲罷不能之勢。予於散戲前二分鐘，偕妻見離座，立於太平門旁，忽見仲彝先生坐旁邊散座，凝神靜觀，予遂領首微談而別，臺上則已曙光微明，善良之羣方作重整家園之計。觀衆起立，各作會心之微笑。歸後濡筆作記，海上不乏已觀三千金者，或亦可博大雅之一笑與？

學 優

「學優」的意思我這裏說得很簡單，就是學演戲，或是學唱戲。古人云：「學而優則仕」，近人云：「仕而優則學」，這些話皆有至理，別人都已經先我而發其妙蘊，我這裏不想再說。將來有時間，也許再寫一篇談做官的文章，就是「則仕」的意思，可是這裏却只是談談學優，大約也比較可談，並且也比較可以暢言無忌一點。

前兩天，我的朋友周黎庵兄的女公子彌月，我和文載道兄兩人，是國難時期，座上僅有的佳客。吃完了晚飯，茶烟之間，偶然提到聽「京戲」。我說：「馬連良的票，聽說很不容易買呢。有人說：黑市要一兩百塊錢一張。」

黎庵仰靠在椅上，穿着短衫，閒閒的答道：「不，我聽過兩次，八十塊就夠了。友人賀先生可以替買票，不過，戲也不能算怎樣的好。」

「那還是聽楊寶森好！」這是文公載道的話。

「馬連良也有馬連良的好處。」我不覺技癢起來，說話答話的，接了下去。

「地格，儂儂外行哉！馬連良怎麼比得楊寶森？」——文公口操寧波上海夾雜的口語，侃侃而

談。

黎庵兄是法家，喜歡做解圍的魯仲連，說：「文公，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儂要曉得，在儂面前說話的是啥人？……今朝，倘如今朝在儂面前說話格是×××，是×××××，那麼，算儂閒話說得對格。儂曉得地格人是啥人呀？地格是……」（有×者皆評劇大家的名字。）

我覺得赧顏了，陪着笑，搭上一口說：

「文公！我是九歲聽譚鑫培的呀！哈哈哈哈哈……」

「伊是，伊是彤齋先生呀！」黎庵大刀闊斧的繼續着。

「彤齋，彤齋是啥人呀？」文公莫明其妙，讀者們恐怕也是同樣的莫明其妙罷。可是，我在聽這句話的時候，却具有「秋海棠」一劇裏面的主角聽道：「你算老幾呀！」時同樣的感慨。我是，我是多麼的懷念着自己過去飄渺的生活裏一頁有興味的記載的人，不料被黎庵兄一語道破，雖然事過境遷，近年自己連聽戲的緣分都少有了，然而，當時少年氣盛興高采烈的心境，今日追思起來，時移勢改，舊遊星散，又怎樣能夠再得。

近來讀到友人樸園主人談到李萬春藍月春的文字，心裏佩服得很。那個時候，我也是舊京千萬的青年學子裏面，以聽戲爲無上娛樂的一人。這種人在當時的舊京大約是極多的。花費既少，又過戲癮，聽好戲，讀過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的文字，一定能夠同情我們這種「趣味」而不「低級」的娛樂。想

到古史辨，後來我還替它的某一冊做過一篇類似序文的東西，雖然文字還不乾燥，可是沒有像顧先生談到我聽舊劇的歷史，真有點覺得不夠勇敢。

我所聽過的戲，和老輩聽過的比起來，其實都不大高明。高明而值得一提的，算起來真是很少，如譚鑫培，陳德霖，鬚雲甫之類，頗爲屈指可數。但是在十餘年後的今日，有許多戲也就算是不可多得，廣陵絕響了。老戲之好，全在角色整齊，配搭得當，才有牡丹綠葉之妙。例如當時開明戲院，梅蘭芳王鳳卿合作，武戲就時常有尙和玉的鐵籠山，青石山。新明戲院則有楊小樓余叔岩的合演陽平關等齣。賣極賤的票價，聽這種好戲，當時還不一定能滿座呢。今日海上歌台，固然時常有坤角貼大劈棺紡棉花，北京科班竟也大排砌末彩戲，如果說是戲劇好尙可以象徵時代的浮沉，那麼，我真不免有點兒感覺到我們這個時代，連舊劇都是衰落得可憐可驚了！

講究藏書的人，無不注重版本，所謂「非宋卽元」，才是佳構，清朝時候更有許多人「佞宋」。佞宋就是，凡是宋板書，錯訛也好，脫衍也好，總之都是好的，都可以賣大價錢。講到聽戲，我也有二佞之說，居之不疑。第一是佞楊，楊就是楊小樓。其次是佞程，程就是友人程禦霜。現在楊小樓已經一歸天去了，遍觀劇界，竟沒有一個是他的傳人，酒酣耳熱的時候，我不免唱兩句搖板，發抒一下我胸中的鬱氣，也許還能夠略得神似。程禦霜現在已經不唱了，住在北平，喜歡問問別人他的將來景況如何計畫。別人說：「吾不如老農」，他就搬到西郊城外去住。別人說：「吾不如老圃」，他就

去學種菜。現在身體胖得很，預備從此息影歌壇，我們休想再聽他的「二黃慢三眼」了。海內學程的「青衣」，多極多極，然而，却沒有一個得他一點皮毛的。繼起何人，陳麗芳乎？章遏雲乎？侯玉蘭乎？我想，就是當面去問他，他必然也是「笑而不答心自閒」的。

爲什麼我偏偏要佞楊呢？楊小樓不是也有他的「師承」，「淵源」麼？是的，可是小樓之好，是超越前賢的，他所以能夠如此，我以爲至少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是他的「集大成」，有如經學裏面的南宋朱夫子，冷猪肉不能不讓他多享受幾百年。第二是他的聰明功力，冠絕羣倫，決非同時的儕輩所能比擬，至於後生小子，更是望塵莫及。

有人說，小樓武戲文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們以爲今日一般瘋武生，都是小樓的高徒。其實，這真是大大的錯誤了！但看小樓故世之後，梨園中有那幾個武生敢於自稱楊派傳人的？沒有！連標榜的都沒有！並不是不想標榜，其實是望塵莫及！試問，周瑞安，孫毓堃，劉宗揚，李萬春，楊盛春，……那個曾經略窺門徑？嗓音，氣度，功架，武底子，全不是小樓的百分之二。撇開別的不談，單講武工，我覺得只有劉宗揚唱連環套，與郝天龍對刀時那一套刀法還算是略微有一點小樓的影子。然而，就是這麼一順刀，已經是化了劉宗揚整個追隨的時間，並且還叨了「外孫」兩字的光。否則，也許並這一順刀的神態都失傳了呢。尚和玉的武戲現在也成爲「一派」了。然而當年他決不能獨自挑大樑，晚歲在小樓逝世之後，組起班來，疏疏落落的，也只能步李吉瑞，馬德成，瑞德寶

這些老伶工的後塵。我這裏專談小樓，拉雜的話太多了，趕緊收攏。

小樓的扮相好，音調好，武工好，這些一看就瞭然。可是，他的氣度的寬闊，就非久聽他的戲的人，不能夠欣賞其佳處。他演的戲，安天會的齊天大聖決不會同於長板坡的趙雲，長板坡的趙雲，又決不同於江都縣的黃天霸。同是武生，林冲，黃天霸，張繡三個人，就有三種不同的身分，表情，和神態。「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的念白，非但有異於「俯首依人豈是計，暫保宛城待來時」，自然也有異於「不該貪圖凌烟表，只爲縣尊兩絕交」。同一趙子龍，回荊州是一個樣子，漢陽院又是一個樣子。各如其分，恰到好處，正合乎宋玉所說的增減一分都不行的那一種意境。這種意境，才是舊劇舞台藝術的真美。

許多人愛聽他的霸王別姬。其實，我們誰會看見過真的楚霸王項羽來？可是，他的一句「如此：酒來！」的慷慨蒼涼的聲調，不由不得你不潸然淚下。換上一個唱花臉腔的金少山，雖然高亢，聲震屋瓦，却失去這種難得的淒絕壯烈的韻味了。音調之美，全在韻味，這是凡懂得一點樂理的人，都會承認的，所以我就寧可喜歡郝壽臣，不大願意去聽金少山。有一個時期，我接連的聽過楊小樓郝壽臣合演的連環套七次，手邊還有聽戲時的手記。譬如，楊小樓逝世前最後一次唱的連環套，他的台詞「列位寨主聽者：愚下保鏢……」，就跟我們聽的留聲機片不同。好在，我會把校訂過的全本連環套的「楊詞」，在四五年前「十日戲劇」登載過，讀者們不妨參閱。

我的評劇文字，在讀書時期就寫了不少，多半是用的「彤齋劇話」的總題。附帶的還有一個作者的筆名，和予且先生頗有虎賁中郎之似，叫做「予亦」。追憶起來，十年之內，北方南方的刊物，我所塗的關於談舊劇的稿子，總也有十幾萬字。佞楊佞程之外，從前北平戲曲學校的宋德珠，大約可以說是我一手「捧紅」起來的。宋德珠頭一次南來到上海，戲報上刊載翔實的消息，都有大學教授柳某人的新聞，當時我除了在雜誌撰文之外，申報上也登了不少。可是，從那時以後，我忽然到香港去，我的劇評就愈來愈少寫了，戲也沒有看了，漸漸的除了極熟的老朋友外，沒有人知道我可以唱戲，或是寫過劇評。不過，我現在說了出來，大概有不少的「館主」，總會讀來撚髯微笑呢。

我有一位朋友唐慶增先生，是有名的經濟學者，他也是一位戲迷。他就是先從文字裏認識了所謂彤齋先生，然後才認識了真實的我的面目的。我們之間本來有一點舊誼，他却想不到他一度「佩服」（？）不已念茲在茲的先生，就是這位比他自己還年輕的老朋友。還有一位和程禦霜很好的陳叔通老先生，大約也是看過許多我的「劇話」，許為同志，然後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佞程的同志。我作的劇評文字，寫的方法和別人的劇評不同，決無八股濫調的習氣。有時就事論事，重在條理明貫；有時奇峯突起；有時故弄狡獪，文人故技，但是決不會寫那種「華樂園一夕記」或「程郎佳曲記」一類的肉麻文字。「某日驅車赴廣和樓，時某某劇已成尾聲」那一派的文章，我雖然從來不愛跟別人論爭，却是始終「期期以為不可」的。

我喜歡唱戲，學過一點舊劇，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這原都是事實。話劇也演過，並且扮演的還是女角。這都不用多寫了。我想人生如劇場，如舞台，我們大家都在唱戲，上智的聖賢豪傑也是我們，奸宄欺詐的強豪也是我們，都要看我們自己怎樣做法。既然登上了舞台，爲人爲己，都要轟轟烈烈的做上一番大事業。舊劇的藝術固然有些地方幼稚，有些地方不合理，可是，它的勢力太普遍了，影響太大了，並且，也還有它優美的價值，我們不能一筆抹煞。想起我所談過的「二佞」的戲幾乎絕響之後，不得已而思其次，馬連良的串龍珠大可聽聽，再不然，楊寶森的擊鼓罵曹，如果那天嗓音充沛的話，也就大有盪氣迴腸的意味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去年我看了石揮的大馬戲團，覺得這樣的演員好極了，真是千不逢十，百不一見。可是，在台上他忽然於驚喜的神氣中，高唱了一聲「叫張義，我的兒呀……！」我聽時心裏快樂得魂靈兒幾乎出了竅。一段道白，一個字眼，一個小身段，小動作，維妙維肖，我的腦子裏時刻都有着一個活生生的慕容天錫的影子，就憑這一點，我勸讀者別小覷了舊劇。

談自傳

「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且介亭雜文二集。

余行年望三十，遂欲寫自傳，而自傳之作也亦甚難。蓋以西洋傳記之觀點衡之，則不過爲人生之表現，爲實事之紀錄，爲歡讚與歎之所從由。故流浪者可有自傳，而英國戲劇家蕭翁序之；愛與性可有自傳，而文豪赫理思爲之。準是以繩，則引車賣漿者流，皆可秉筆自道其實，不博人憐，世間自有爲之一灑同情淚者。若吾國舊時之史傳也則不然。其上者曰統治階級，爲帝王，爲后妃，爲宰輔，爲名臣，爲循良之吏；其下者亦爲合乎統治階級之史家所要求之細人，實甚夥，有之，往往附諸史傳之末，研治歷史之專家眼光弗及之，而普通讀史者，亦弗之及。且往往數人合傳，字甚小，曰張孝子陳烈女馬烈婦而已。如非馬家寡婦之流，雖有淑學異行，亦不得與。至於別傳小傳家傳私乘，其體裁與史傳略殊，佳者頗有可觀，而多文人學士寄託之言，不足以當傳記之全貌也。

近年歐西傳記之書，多已逐譯流行於東土，而讀傳記寫傳記之風，乃見提倡。西書之譯成者，其作者多英雄豪傑，或所傳之人，必英雄豪傑。如俾斯麥，其傳記有伍君譯本，厚可盈寸，面上金字煌然。聞之友人，數年前某夫人嘗遣人立購俾翁傳數百冊，贈之某校學生，以淬勵其身心者，蓋卽是書。

至於國人之傳記，可紀者甚多，終鮮傑構，亦無贈人者，是則讀傳寫傳之風，尙有待於鼓吹，蓋可知矣。卽以近代可傳之人論之，譬如李合肥，近代史中一重要之人物也，然求其傳記於書肆，無以應者；於圖書寮，又無以應者；有之，惟飲冰室集中之李鴻章一書，評述也，非詳傳也；惟李文忠公一集，史料也，亦非詳傳也。又如康南海，亦近代史中一重要人物也，且與梁任公有極密切之師生關係，而清末民初之歷史，徵此兩人，亦必將大異其興亡嬗變之迹，可斷言也。然吾嘗讀飲冰室合集矣，任公有南海先生傳，成於清末，不過數十葉，多紀變法始末；復一篇，則南海七十壽序是已。至於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一度變法，再造共和，復環遊歐美，掌政樞要，晚歲講學京師水木清華勝境，弟子何止三千。而謝世之後，迄今十餘年，弟子亦已講學上庠，竟無一人爲之作傳者，何勝慨歎。不若袁項城，有寒雲公子之汨上家乘，梁燕孫，有三水弟子合著之年譜；而張季直逝後，亦有張季子九錄之梓行。世多溢美之言，爲先人諱，然後世史家，自能考辨審擇之方，後生小子，聞之鼓舞，遂增高山景行之仰，其能歷紀生活真趣世俗變移者，尤多掌故逸聞，動人情性，不應以五十步笑百步，謂自傳爲無聊，而傳人爲諛媚也。

至於自傳，吾國久已有之，然多比興，如五柳先生傳，僅以自況，非足信徵。社會既多以作傳爲諛頌之辭，傳記爲諛頌之體，遂使才智聰明之士，宿學碩達老儒，亦多恥於自爲。而近世學人，如海寧王先生靜安，疾世憤俗，自沈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今已十餘年，考其生平行實者，以無傳記故，

並其自沈始末，亦復語焉不詳，而有質疑之議。又如會稽魯迅先生，生前嘗自爲略傳，甚短，歿後，許壽裳周作人許廣平追紀其生活，編爲年譜。此三人者，或爲魯迅至友，或有手足夫婦之親，而所紀者乃病在簡略，病在疎漏，亦乏補充之文。他如章太炎先生，僅自志讀書次第；蔡子民先生，嘗自書北大舊績；續溪胡先生倡之，爲四十自述，僅成青年時代，而讀書者已珍若拱璧矣。世不乏好學深思之士，卽不致無嚴謹允明之史家，然若並此個人生活之真實紀錄而無之，或語焉而不詳，或敷陳浮辭，支離破碎，則雖後世有千百第一流之歷史家考古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又奚以爲？近代之治社會經濟學者，莫不寶北京同仁堂藥鋪之賬簿。夫同仁堂之賬簿，一斷爛之賬簿也，歷二百數十年，蟲蝕鼠嚙，其可讀者蓋亦甚鮮。然以社會學者經濟學者之眼光讀之，則謂其間物價之升落寓焉，生活之指數寓焉，以至國計民生，貧富貴賤之差異，蓋無不紀載。傳記者，個人之同仁堂賬簿也，而視同仁堂之賬簿爲有生趣；自傳，個人自我刻畫之生活紀錄也，而視他人所傳我者爲加詳，爲倍真切。若夫人焉而有自傳，傳焉而如其人，如其事，如其人之生活思想情趣癖好，如其交遊，如其所囿而不自覺之家庭環境社會背景國家大局，則其傳直可視爲人類生活史料之一部分，直可視爲社會人生讀本之啟蒙篇，豈僅如流水賬簿之但記出納紀盈虛而已哉。

或曰：舉世競倡者全體主義，競斥者個人思想，今乃主張寫自傳，無乃不可乎？應之曰：全體主義者，以效忠民族國家爲第一前提，愛其盟邦，講信修睦，而以之貢獻於世界永久之和平，爲第二前

提。此墨家所謂兼相愛，交相利之事也，宜其排斥個人之自由。然自傳者，紀其個人生活之變遷動態，以年月事實爲經，而以人間世之種種色相爲緯，使其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無不躍然紙上，足供個人追憶，社會觀感，史家考究之取資者也，是其作者自非個中人不能道其甘苦，亦非個中人不能親切體味。今人立志作人，應重視團體生活，鍛練刻苦耐勞，勇猛精進之精神，庶幾能互相策勉，對人羣對邦家有所貢獻，而作文，則非必曰「我們我們」，有時蓋亦可以嫺語筆調，大書特書而曰「我」。憶曩在北京大學時，有兵式體操課。其教練爲武官，自稱曰粗人，然亦有時粗中有細。一日，上講堂時，忽拉雜而談及法律名辭。教練喟然曰：「習法律者喜言當事人如此，當事人如彼。其實，何謂當事人，蓋亦難於瞭解。今日余乃得一佳譬喻矣。」衆問之，卽曰：「當事人者何？他人不能越俎而代謀之事，其負責之本人，實爲當事人。譬如論結婚，如今夕余娶媳婦（卽妻，北方方言），予卽爲此婚事之當事人也！諸君，寧謂當事人非宜作如是之解釋耶？」衆聽其說，又念其常自稱爲粗人也，無不捧腹。寫傳亦猶是也，傳記以記個人生活梗概爲體裁，自以其人之本身爲最適宜之撰述人，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爲其親屬友朋，及其他一切在其生活思想及事業上有關係者，更次，則爲其同時代之衆人。先哲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藉曰可也，則一切生活紀載均已泯沒而不加重視，否則，余殊不願自慚其童年，更不願日讀腐儒高頭講章，妄冀聖賢豪傑之所爲也。

作者略傳

柳雨生，初名存仁，字雨生，後遂以字行。存仁，其舅公左子興秉隆公爲取名，雨生則其友人星家袁樹珩先生所起也，謂其五行缺水。欲保留此時代社會上尙有此種未能革除之習慣信仰也，遂用之。原籍山東臨清，十世前移居廣州，爲漢軍駐防正黃旗，卽所謂旗下人也。此亦歷史遺留之一種恩怨，雖成殘迹，不敢自諱。生於北平，歲在丁巳，其干支丁戊乙丙聯珠。幼讀三、百、千，卽續誦四書五經，至十三歲始畢，皆能背。十三經看完數遍，然背不出，蓋已入中學堂受罪矣。初讀於上海東吳二中，後學校停辦，卽轉學光華中學，至卒業入大學。在中學時期，喜偷看小說，決不擇選，遂常投稿於禮拜六及蝴蝶鴛鴦派雜誌，寫偵探小說，頗有聲。其時，與舊文壇作家趙茗狂，范烟橋，尤半狂，程小青等爲文字交，而尤敬佩程先生。後多讀西洋文學書及國內新作家著作，國人之中，尤喜魯迅，周作人，葉聖陶，老舍，沈從文，茅盾等作品，遂絕筆不作。改寫散文，投稿論語，人間世等刊物，於是識陶亢德，林語堂，周黎庵，林憾廬諸公。立志向學，以上海錄取生末名入國立北京大學中文學系，受知於鄭奠，羅常培，鄭天挺，孫楷第諸先生，屢得好分數。嗜讀書，家中舊藏線裝舊書數十箱，在北大又日鈔書於圖書寮，嘗嚴冬中午斷食逾兩周，鈔畢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在校開始圈點正續資治通鑑及四史，凡二遍。二十四史迄未能讀完，好在富於春秋，一定不會不能讀。又讀皇清經解，

作筆記，皆蠅頭小字。嘗作封神演義作者考，據說頗有發現。在中學時，立志自爲一書，使中學生讀之，遂於中學卒業前成一中國文學史，實甚荒略，而東吳，麥倫等中學果以之授讀。在大學時，欲爲大學教授，及卒業，果在海派各大學教書若干年，咎由自取，罵之無益。曾編大美報大美晚報文史周刊，又與林憾慮，周黎庵，徐誠斌，張芝聯等合編西洋文學月刊。自民國二十一年起，時常和人想鬧戀愛，或戀而不愛，或愛而不戀，然皆有后妃之德，樂而不淫，不及於亂。民國二十九年夏，在滬，與上海姜小姐結婚，愛情彌篤，遂赴香港，任前香港政府文化檢察官。居恆寫文章，刊於宇宙風甲乙刊，香港大公報，星島日報，天下事，大風等，曾與鄒韜奮，茅盾，長江筆戰，後自悔，卽止。與文化人皆友善無間，又爲中國文化協進會文化講座委員。曾寫中國文學史發凡（文怡），上古秦漢文學史，兪理初先生年譜（以上兩種商務印書館印行），西星集（宇宙風社），其他不贅。喜演講，不吸烟飲酒。生一子，取名小同，以其生於香港銅鑼灣，又欲具有銅臭氣云。

看 相

看相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一種藝術，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但是看相和算命在中國却最爲發達。試到任何一家書店陳列的書攤上去尋閱，總有幾尺特定的地方是專門放命相這一類的書籍的；麻衣神相，三命通會，滴天髓……，以至於人鑑，命譜等，舉不勝舉。這一類的書籍裏面，時常有許多專門的術語，決非普通的讀書人所能夠了解的。看相的書還比較的易懂，至於算命的書籍，除了干支之外，什麼羊刃，劫財，食神，傷官，倘若不是專門研究它的，真不易明白它的意義；而且，據說還有一些更深奧的專門術語，連對於算命之學略有所知的人，都不能夠明白它的意義，怪不得命相要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了。

但是，看相和算命也並不是絕對的沒有道理的，問題是在看你怎樣去對待它。譬如，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這種「終身大事」，在舊式社會的環境裏，父母對於子女的婚姻是非參與其間不可的。古代的婚姻形式含有早期部族生活的掠奪婚和賣買婚的遺跡，因而有問名，問卜，廟見等的儀式，我們這裏不暇去考據它了。可是近代的舊式婚姻，合婚算命排排八字的習慣，也仍舊未能革除。八字排得好的人，那當然沒有問題，只怕八字排不好，而男女兩方的感情已經熱戀得難解難分了，這個時候

究竟怎樣辦呢？問題的癥結就是在這點，因為中國人的結婚不但是自己娶了一個妻，並且是父母添了一個媳婦，祖父母添了一個孫媳婦的。猗歟盛哉！

聰明的算命先生們，有時候也「現代化」起來了。他們於排排八字之外，也善於察言觀色，本領也非常的高明，至少並不比他們算命的本領差。所以，也有許多在命書上未必能夠算是佳耦的，在命相家的口裏，倒也是璧人一對了。這當然不能夠認為是不道德罷！何況，算命的本身的目的，據一位精於算命的人告訴我，是有一點兒等候機會的意思的。這個解釋很有趣味。因為普通去算命的人，大約總是得意的人少，失意的人多。得意的人來算命，命的好壞本來不成問題，失意的人呢，却不可不給他一點空渺的慰藉或鼓勵。「現在是丙火運，你的命雖然不大順，然而，衣食總是不成問題，到了秋天呀……」，這一段話，來算命的人至少在炎熱的夏季裏可以少安勿躁，安知九月裏他做金子生意不會大發其財呢？婚姻問題也是這樣的。譬如說，這段婚姻，原來是「羊虎一旦休」的，可是，人家的肚皮已經高高隆起了，不讓他結婚，你準知道人家不會投河麼？還是隱住的好：「這頭親事呀，不錯，可是男的命硬呀！命硬，你將來要好好的待你的太太呀，要不然……」這樣一說，也沒有什麼拆散人家一對兒的嫌疑了。何況，有些會算命的人本身也並不相信命的，既然本不相信，算命就不過是一種機智的遊戲而已。在外國不很重視算命，但是却有不少相信命運支配着人生的人。我們喜歡讀小說戲劇的書籍的人，總知道西洋戲劇有一種叫做命運的悲劇，實在可以代表這一種心理。至於看相

呢，那也是很流行的，並且他們並不把它當做一種神祕的法術而把它當做科學的精析。比方說，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或是一位第一流的天才政治家，他的頭蓋骨是怎樣的？他的耳朵是不是比較旁人的要闊大？像這樣的問題，多半是用歸納的方法來搜羅材料，然後再用很精密很詳盡的功夫去研究求答案的，雖然研究的報告不一定就是最準確最可相信的結果，但是也決不是「耳食之談」。但是在中國呢，有人告訴我，「鐵板數」也是一種用歸納法研究的算命術。爲什麼呢？因爲相傳鐵板數是北宋的邵雍開始傳下來的，據說他曾把自古以來許多人的八字收集起來，排列在一起，看他們的貧富榮枯，然後才歸納爲鐵板數的紀載的。這話確不確我不能夠答復，好在懂得鐵板數的人現在還有不少，同時又有專門的書籍可查，雖然「專門」這兩字用在這裏不免有點兒遮羞的嫌疑，但是看到許多旅館算命家口稱哲學博士，我也就不用去擔憂了。

專就看相一層而論，本來一個人的忠奸賢愚，富貴貧賤，究竟能不能從他的臉上看得出來，沒有人敢做肯定的答復，除非他已經成爲一個職業的相家。但是，一個有錢的大富翁大約和寒酸的文人的面貌表情不同，而新婚燕爾的夫婦也和投機失敗的朋友的舉動有異，這倒是比較明顯易見的，明白了這一點，對於普通看相的所謂流年，運氣，也可以多少猜到一點它的消息。大約看相與看病相似，望，聞，問，切，一個字都少他不得。在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命相家——我的朋友袁樹珊——我的名字就是他替我起的，他的雙眼在談話的時候總是炯炯有神的望着，好像能夠洞燭你的心事一樣。事實上

他的觀察力也的確很強，其餘所講的都是專門的學問，我這裏當然不必多饒舌了。

談到觀察力，那連英國首創童子軍的貝登堡威爾爵士所著的「偵探歷險記」裏，也講到怎樣從面貌上去辨別出人的性格的。那本書上畫了許多不同的面型，很有趣味，雖然它並不是正統的論相的書籍。正統的看相的書籍應該是我們的「柳莊麻衣神相」，並且印着一行「無師自通」的小字的。那裏面也有許多不同的面型，還有許多痣點的部位。我的鼻子下面左邊也有一顆相當大的痣，究竟好不好我可沒有去查問過，所以我也不大明瞭我的命運究竟是好是壞了。

南京的馬

自從機械文明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發達以來，人類和大自然的接觸却一天比一天減少了，同樣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關係，也不像從前那樣的密切了。譬如說耕田，在農業生產並不發達的地方，當然是用牛來耕種的，但是在機械文明發達到極點國家，爲了要獲得大量的生產，爲了要節省時間和增加效率，集體農場的制度產生了，同時，用機器代替人和其他的牲畜的耕種的方法也實行了。這樣一來，人和牛之間向來存在的密切的關係不由地漸漸的動搖起來。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譬如，交通的利器，在這種狀態之下，當然也是以增加速度和減輕力的消耗做爲先決的條件。馬車是向來被認爲比較笨重的工具的，近十幾年來摩托車充滿了國內的各大都市，馬車的載客的功効，自然相形見絀，差不多已經到了被淘汰的地步了。

十幾年前我在上海居住的時候，乘坐馬車的人們雖然已經不多了，但是仍然可以有機會看到。我記，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堦附近，就有一兩家馬房，養的多是羸弱的老馬，稻草也堆得滿地都是，時常發出一種腐爛而潮濕的氣息。車子也是很陳舊的，但是似乎並不是露天式的，兩邊都有門，門的上部是漆着白油的百葉窗，都已經發灰色了。當時的馬車的租錢並不很貴，由橫浜橋到愛文義路西段，這

樣遙遠的路途，也不過兩塊錢的光景，現在回憶起來，不免縈念着一股「今昔之感」的意味罷！

但是在今日的南京，馬車的用途却變成非常的廣大了。我雖然沒有能夠計算今日南京所有的馬車和馬匹的數目，但是我却猜想這個統計的確實數目一定是相當可觀的。汽油的來源困難了，汽車的使
用自然減少了許多。把原有的汽車改裝木炭行駛罷，一來因為改裝費用的鉅大，再則，近來木炭的價
錢也較前漲了不少了。普通說起來，南京的市民自然只有步行和乘人力車這兩條路可走。這自然是很
確實的，可是，南京又是這樣的闊大而寬曠的城市，步行真是太耗費時間了。乘人力車呢，雖然不僅
是「偶一為之」，簡直是家常便飯了，但是，有時從朋友家裏出來，黑壓壓的夜裏十點多鐘，坐在車
上經過半村半郭式的馬路，聽着兩旁野叢裏的蛙聲的幽鳴，仰望星斗滿天，自己的車子在半泥濘的碎
石路上蠕動着，眼看到車夫的吃力的苦狀，一面感到自己的渺小，一面也要同情到車夫的勞苦和我
的悠適的坐在上面的不近人道了。補救的方法很難想出，也並不是要改坐馬車，但是馬車在這裏自然
有它的很大的用途，遠超乎其他的交通工具之上。十幾年來逐漸減少的代步工具，仍然恢復了他的勢
力和威風了。

每天每逢「坎……坎」的笨重的聲音從泥濘的碎石路上經過，「的……的」的輕脆的馬蹄聲和「
嘶……嘶」的喘息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我就覺得我的心裏好像黏上了一層沉重的厚鉛似的，許久不能夠
化掉。這是南京所特有的做篷的馬車啊！每天在下關車站附近，幾百輛的做篷馬車在等候着迎接新來

的旅客了。除了乘客之外，並且也要裝載龐大的，笨厚的行李箱子，一輛馬車的載重的量數是驚人的，一匹勞苦的馬的任重致遠的力量，也自然是很驚人的了。

我並不痛恨乘坐馬車的客人，但是我老是覺得南京的馬真是格外痛苦的。牠比其他地方的馬匹都要不幸了。牠一天的工作時間究竟是多麼長久呢？它所吃的稻草和糧秣究竟夠不夠呢？你不是常常聽到牠們的長嘶和哮喘的聲音，時常從冷靜的空巷裏發出來麼？

我昨天正午又乘了一次馬車，和兩位朋友同坐的。我們的車子雖然很輕，但是密密的雨點不住的降着，車簷也跟着流着一注一注的雨水，陰黯的天氣，連遠處的一排泥崗的綠叢都有點兒模糊了。可是，沉重的馬蹄却片刻不歇的向前拖着我們這輛破舊的車子，連車夫一共是四個人。也許牠還覺得這一帶路程是平坦輕鬆的，但是我望着兩尺以下的泥濘的土路，我覺得又自己陷入到困惑的環境中了。

北平問答

甲：北平怎樣？好不好？

乙：當然好，可惜這次只住了三五天，我真想長住下去。

甲：怎樣？

乙：（滔滔不絕的）第一當屬天氣。你明白，我不是跟你說「今天天氣哈哈……」之類。天朗氣清，除了它，別的地方這四個字就有點兒當不起。真的，站在東華門大街望着高處瞧，覺得北平的天真高啊！真藍啊！那兒也比不上！第二，……

甲：聽說括起大風來可也真夠瞧的。

乙：不錯。可是，北平還是北平呀，貧富不拘，天橋，北海，隆福寺，肉市，廣和樓聽戲，中央公園的柏樹，人家裏的天棚，魚缸，夾竹桃，胡同口叫賣的硬麵饅饅，故宮博物院，……嘿，就說北平圖書館罷，包你全國也找不出第二份兒來。

甲：我倒也愛聽「北平話」。

乙：對！「北平話」！我說的可不算怎麼「地道」，你千萬別見怪。

甲：聽說在北平可以吃到明朝煮肉的肉汁，是嗎？

乙：誰冤你來着！那是「沙鍋居」。還有，能吃得着從前皇帝吃的菜飯，那是從北海的「仿膳廚房」，能吃得着比南京肥的烤鴨子，那是前門外的「全聚德」，還有，嚶，我多說你也記不清楚這一套！總之，全都好就是了。而且，而且不用多花錢！要不，北平的人怎麼那樣的悠閒呢？

甲：怎見得？

乙：你一到北平，你準能發見走路的人決不會像上海那樣的橫衝直撞。公園裏的茶座，你要了一壺茶，準可以坐個一整天，愛想什麼想什麼，沒有人來嘈嗦你。琉璃廠跟隆福寺的書攤，是世界有名的「廠肆」，要是趕上過年，那廠甸兒可更要熱鬧啦。海王村，火神廟，無一處不滿了賣小骨董小擺設的攤子，遊逛的自然人山人海，可是，誰也都讓着誰，沒有搶着拚着命要幹什麼的。小孩子吹着「不不兒兒」，玻璃皮吹得撲撲的響，大號的紙風車，拴着三四個鼓兒卜拉卜拉的鬧着。好，真好，就是冷點兒。

甲：哦，我忘了問你了。天安門是怎樣的建築？天壇的祈年殿，什剎海，萬壽山，還有，明崇禎上吊的煤山呀，這些地方都怎樣？還有，八道灣有幾個？

乙：好，好！我那兒能都告訴你呀？再說，我也不能全知道這些個「曲利拐彎兒」的呀！這麼罷，我有一詩，你且聽了：

我也曾猜疑過它，已將到了末日，
這古城的峻牆顯着蒼苔，
從姚廣孝一直健康到現代，
沒有人對它訕笑爲它悲哀。

我們講究的是一個譜兒，

喜慶事來了大羣數來的在門口，

馬蹄袖兒，

兩板兒頭，

大拉翅兒，

綠女紅男的鬧上一大堆，

而今呢，夕陽照爍在古城敵樓上，

一枝羽箭還遺留着李闖王的故事。

不會有什麼地方有——

古城那麼樣好的天氣

背着臉兒朝後退可以望見兩排

遙遠的蔚藍。

天棚

金魚缸，

夾竹桃樹，

點綴着它的夏季和盂蘭。

得，得，得，吁！

一串馬蹄的聲響夾雜在

嘩刺嘩刺的串鈴聲裏

泥濘難行的巷道也透着那麼的知禮。

「誰在那頭挑着一大串山裏紅哪？」

「我爺爺。」——她是檢煤核兒的孫女，

順義縣旁邊是「悶」（密雲）縣，

朝北啊一直走就到孫河，

那頭有個金牛山，

金牛山有個金牛洞，

那年來了一個——一個蹩實的江西人啊！

……他們沒有「物語」，

也沒有他們的文字和神話。

甲：我還不大明白。你得從頭細講啊！

乙：（喝了一口濃茶）好，正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

木偶戲

木偶之戲，我國舊時稱爲傀儡，這兩個字，在北方的方言裏，又訛成「苟立」二字。常見街頭巷尾，置木箱及布製小舞台，下露人腿，木偶舞耍自如，配音吱吱有聲，佐以鑼鼓，這就是耍苟立的了。小兒多圍觀嘻笑爲樂，耍苟立者亦大賣氣力，博一點錢，其舞耍有時候也有故事，如老虎食人，則所見南北耍者均有之。雖無教育意味，可是耍的人總算很高興，賣一點氣力，賺幾吊辛苦錢，亦無大惡。並且，既限於其本身的性質，亦不能登較大的舞台，教育家無從利用，遂多從俗，連孫行者豬八戒招親一類的故事，在耍苟立的舞台，蓋也可以看見不少也。不過，西洋的木偶戲，却並不是這樣的。

去年，有一次在上海時，聽說某總會有猶太人表演木偶戲，頗有成績。不佞對於標新立異的事情，個人的生活習慣上向來矜慎，又無多時間，並未看過。不過，聽說其後不久中國人方面也組織上海業餘木偶劇社，曾經演過一次「原始人」，這事恐怕已近一年了，近來偶和朋友談到，聞該社負責主持的人，是一位虞哲光先生，擅長此道，最近乃又計劃演出安徒生的著名童話「天鵝」。這當然是一種新的木偶戲了，和中國古代的傀儡戲，近世之耍苟立，雖有形似，而質却殊。「天鵝」尙未演出，

成績怎樣，目前當然未能預測，但觀其苦心孤詣，不隨俗流的努力，或者也是近來一件還有價值的事，情罷，但是我的意思，還並不是爲此。

木偶戲的演出，困難是多端的；我想像得到。仔細想來，好的木偶第一就不容易找。自己雕刻麼？委託匠人代辦麼？木偶是沒有活動的表情的，它笑着的容顏，不能霎時變成苦臉。動作怎麼樣？能夠行走如意，聲東擊西麼？會不會捋鬚，拂袖，撩袍角，擁抱，跳舞，囁囁情話？行走步調也能一致麼？有沒有大規模的軍隊演操，像京戲的「草上坡」一樣？變化多端麼？天鵝飛得高不高？叫得嘹亮不嘹亮？鴻雁能夠捎書麼？效果如何？燈光怎樣？雷聲大雨聲小麼？罷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次木偶戲，我怎樣能夠答覆。

於是，某日請了一位朋友介紹，去參觀這次「天鵝」木偶的排演：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罷了，好奇心豈罷了，雖然我是一個略帶近視的人，坐在第三排，牽線搖曳的情形，先是看得很清楚的，後來，導演來指揮了，燈光配合好了，很柔和，牽線的祕密看不到了。動作很自然，也很有人性的趣味，這比我小時候所看的傀儡戲要不同了。一幕一幕的過去，效果和燈光是很成功的，牽線的技巧，也並不比話劇提詞的情形壞。我的印像很簡單，就是，我不再小覷它就是了，雖然我沒有向主持的人道歉，我却在暗想，有一分真實的努力，也就會得到，或竟超過一分應有的報酬，這件事情的前途是可以樂觀的。

成人們的好奇心已經減少了，真實性和自然性混合在一塊兒的木偶戲，與其說是能夠刺激成人，不如說它能夠安慰兒童，鼓勵兒童。年紀不能太小，至少要有能欣賞和理解一個優美的故事的能力，年紀也不用過大，大概喜歡看「白雪公主」和「木偶奇遇記」影片的小朋友們，這「天鵝」一類的木偶戲，正是爲他們設的。連環圖畫是好的教育工具，「天方夜譚」也是好的兒童教材，但是，講「大俠客夜探淫娃窟」的大約還不是。兒童們的心是那麼的瑩徹純潔，吐光殺人，辟穀，銅網陣，至尊寶，落草剪拂，押寨夫人，能夠裨益他們的身心麼？罷了。

山程

我騎馬的經驗可以說是很缺乏的。並且也不是不想日常練習，可是過去從來沒有空暇得可以練習騎馬的時間，有的時候，也因為不大習慣的關係，沒有騎馬，改做旁的戶外運動了。

小的時候，我却騎過一兩次驢。

我在北京的時候，大概還是六歲罷，在友人家中的私塾借讀。有一天，也許是老師請假罷，忽然來了一個趕驢的脚夫，牽着他的驢到那人家來。那驢從大門走進跨院的時候，我們一羣孩子，聽得一串玲瓏的銅鈴聲，從驢的頭頸上發出。

「今天我們要騎驢啦！」聰明的小五，已知道這個遊戲的性質了。

他是主人的第五小孩，比我大一歲。我跟在孩子堆裏，走出書房的月門，看見脚夫正跟主人商量着，手裏拿着一枝短短的棗木棍。

驢是高高的，周身的棕色和灰白色的毛肉。它的腿是那樣的細，蹄子上面一撮茸毛顯得很可愛。兩隻耳朵很大，有的時候會自動的跳躍一兩下子。

「我不敢騎它罷，」我默默地想着，沒有出聲。可是，我知道今天是要我騎的了。因為，我知道

這一頭驢在上星期曾經到這家裏來過的，旁的小朋友們都騎過了，一點兒都不害怕。

果然，大家輪流的騎在驢背上，由脚夫牽着，繞着院子慢慢的走，約摸過了半點鐘，不知道是那一位成年的人，叫到我的名字了：

「雨少爺！你來試試看。」

我的臉紅了，低着頭沒有出聲，有兩位大人都笑了起來，這使我不覺有點兒懊惱了。我並不算是怎樣的弱者呀，可是，在我的面前好像站着一大堆陌生的人，都顯着嘲笑的面孔。我沒有法子，勉強的被脚夫抱了起來，輕輕的放在驢背上。我的手觸着了庭前一叢綠葉紅花的夾竹桃，我咬緊着嘴唇，就坐在驢背，脚夫嘴裏吆喚了一聲，的的蹄聲便向前走了。

那些陌生的嘲笑的面孔，仍舊在我的腦中很快很紛亂的露現出來，雖然平常像是很熟悉的人，竟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來了。熟悉的房子，像是輪盤一樣的閃轉着，竟有點兒顛三倒四的樣子，我只有心一意的注視着騎着的驢背，不敢仰視，也不敢看地面。我幾乎聽得見驢的呼吸或喘息的聲音，我目不轉瞬的望着它背部肌肉的伸縮。

那天晚上，我還做了一個類似的夢。我從驢背上摔了下來，就這樣的驚醒了。

十幾年後，我在大西路的一家中學讀書。沿着大西路一帶的平房，是有幾家馬廄的。每逢我看見成羣的男女大學生騎着馬練習在大道上馳騁的情景，我總是忘不掉我小時候淺薄的經驗。

去年我在日本雲仙的時候，因為要登普賢嶽，這是拔海一千三百尺左右的高峯，不能不借重騎馬來節省時間了。我第一次跨馬背，幼時恐怖的心理，潛潛的襲上心頭，但是，我不能夠多所計較了。

山路是彎曲而高峻的，滿山深紅的楓葉，非常的雄麗，每一個彎曲盤旋的地方，我所騎着的一匹馬，總是跑到道邊的蔓草或樹枝旁去咀嚼，一咬就咬下來一大堆葉子。這時，或許是招待遊人的經驗太多了罷：馬夫總是靜閒的，不大理會馬的行動，有的時候，我覺得只要是馬的右脚或左蹄稍一不慎，踏一個空，那時我就要連人帶馬跌到幾百尺下面的山澗裏了。所以，雙手總是緊緊的拉住韁繩，閉着嘴不響。馬夫跟在背後，雖然時刻的照顧着，我却覺得他好像跟我有仇恨的樣子，爲什麼不跑上來牽我一把呢？可是我也沒有開口，自己覺得矛盾得好笑。

當馬匹都在歇息的地方，我穿着黑色的布馬袴，大風吹着我短短的頭髮在半山腰上，開始欣賞着綠叢叢的遠景了，不久，我又聽得「上馬」的喊聲，這樣，我繼續着我的山程。

病根譚

我從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女同學告訴我，她頗喜歡生一點病。她的原因是這樣的，生病的時候，萬事都歇，祇有休息，休息的時候，又容易得到家人或朋友們的愛護，容易受到平常認為受寵若驚的待遇。大病當然是不宜的，然而，春雨纏綿的時候，偶然躺在牀上，與藥爐做伴，看看消閒的書報，總也算是人生的一種特殊的趣味，昔人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者，庶幾乎此矣。

然而據說，時代是變了，這種思想，據說也是要不得。究竟爲什麼要不得呢？則又是你應該如何，我應該如何如何。或則如此一番云云，如彼一番云云。大概是，人應該是和機器一樣的，最好就是一部機器。譬如有一種特殊的鐘錶，開足了鍊條，一走可以一兩星期，正好像一個辛勞的人，但平常應該誠懇辛苦的埋頭苦作，就是星期假日，也不應該有半會兒休息。否則，就是不夠嚴肅，不夠緊張，不大適宜呼吸這個大時代的空氣了。

在我國人看起來，這話終未免有點兒過激了。我的性格是好勞惡逸的，也許甚至於可以說是有福都不會享。可是，另外一方面，我願意我永遠是一個能夠讚閒的人，永遠喜歡我對於自然的快樂，能夠加以欣賞。本來，平常的生活已經夠累的了，閒空兒決不會多。偶然在家裏休息一下子，就自然而

自然的，是會有朋自遠方來，或是云胡不喜的既見君子。此外，看看書報，寫寫東西，上街做事，每天總是工作到十二小時左右。這樣說起來，我不應該多麼的喜歡偷得浮生半日閒麼？我不應該多麼的讚美寂靜的生活，和恬然的安慰麼？

這兩天我病了，受到「外感時邪」的脈案的批評。然而，我居然還要冒着前天的大雨披着雨衣在馬路上走過兩趟，我還要在燈下趕成四千字的必需的稿子。樂是在匆促的時間裏吃下去的，食而不知其味，一點兒的印象也沒有。清水豆卷，霍香葉，蔓荊子，是苦是酸，對我如同一夢！

真的，我甚至於想冒天下的大不韙，一個人冒着大雨披迷的氣候，到馬路的桐樹底下去喊着：「來啊！你們要靜靜的，你們要過着靜靜的生活！那才是自然的生活，沒有後慮，沒有煩囂，沒有刺激，也沒有愛和恨！」

或者也可以說，薩天師在上海如是說。

表哥書

元城先生盡言集，通常刻本，寒舍所藏表哥書之一。表哥姓黃名蔭普，曾任教授及書局經理多年，近則遷居濠江，時喜購書，往往由燕都轉購郵貽寒舍，累累數十包。寒士讀書，不知板刻，偶有佳種，輒亦沾然自得。夜齋思婦姜遠在異地，對語無憐，非敢自畫，略知采擷，倘亦有關世道人心與。

論朋黨之弊，卷十二有云：

「嘗於史册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也，故漢以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又云：「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語雖寥寥，意甚深遠，無鄙靡氣。以史爲鑑，固不僅乙部之學而後然也。

二

爲歲旱乞講完政，見卷六，論救災恤民之道：

「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旱，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楊泗民多飢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卽命發廩賑貸。……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糴，用濟平民。」

同卷他篇云：

「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嗷嗷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之救助者，安可緩也！」

類此文字，尚有多篇，每篇警惕之辭，又復時見。此非載道應制時文，唯見仁者至誠惻憫，竊然之心耳。

三

卷一，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亦洞見當時秕弊。如云：

「爲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爲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爲子孫之謀，拔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

文中痛闢王介甫，則謂其「秉政以後，……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而云：

「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

文中列舉當朝子弟親戚關係，若子婿孫婿婦翁等，皆備陳姓氏官銜遷引，「所陳皆彰明較者，士大夫之所共知」。謂：「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

姑舉一例，云：

「自來畿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聞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

盡言集，宋劉安世所撰章疏。史稱安世魏人，卽河北路大名府，府有元城縣，故稱元城先生。爲諫議時，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北狩南渡未然之際，其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世多傳鈔，茲不悉述。夏校讀之，於祛暑驅蟲之外，不勝慨嘆，則亦以爲是替古人

增卷耳。

三十二年七月八日，於上海存仁堂。

子聞人歌

我是一個不會唱歌，甚至不能夠欣賞旁人的歌唱的人。歌唱的種類很多，東西均有，南北雜陳，舉也舉不出來那麼多。我對於這些事情，雖不厭惡，却很少自動的發生過興趣。原因呢，別的且不用多提，老實一句話，自己的性情不近，要勉強也勉強不來。

小的時候曾經念過兩年私塾。塾師是北京的八旗學堂出身的子弟，除了教我們寫楷書念論語孟子之外，每隔一天的下午，居然還有風琴歌唱。我的嗓子總是另一工，常常啊啊吱吱的，絕不能搭調。後來偶習歌京戲，亦不甚行。至今想來，還是回憶得很清楚的，倒並不覺得怎樣汗顏，怎樣慚愧。大約年紀大了，經歷多了，連什麼名伶程禦霜他們算得上是我的老朋友，現在舊劇舞台上紅得了不得的「四小名旦」一流都有看到我慌忙請安的，也就忘記了自己幼時的笑話了。

我喜歡舊劇，可是不喜歡流行的所謂歌曲。這種歌唱，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好的。像過去的「大路歌」一類，男女羣衆一齊吶聲高歌，自然有一種勇猛烈壯的聲韻，足以引起人們的共鳴，發揚高昂慷慨的感情。我不懂得西洋音樂，對於和聲學更無深刻研究，然而却也常聽到人們說，中國的所謂歌唱家們，缺乏正式的嚴格的音樂訓練，中國流行的所謂歌曲，並無「和聲」，不是優美的音樂。至於

墮落的靡靡之音，更不待多言了。

昨天看到一張上海的小型報紙，偶見一文，曰「歌曲的重整」。其言曰：「爵士音樂充滿了整個都會，哼唱歌的人也不算少，孩子們也會唱幾句靡靡之音，這是好的現象嗎？……談起歌曲，無論是電影的戲劇的，它必然含蓄着藝術的容量，有了藝術的內容，它才能發揮出音樂的力量，假如歌曲爲麻醉大眾的意識，以及適合消閒階級的娛樂，那可以說：這不僅阻礙音樂正途的發展，而且是等於沒有價值的東西！」

這些話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不過，我們環巡全市，不但聽不到一隻有意義有價值的歌曲，連一兩個有希望的藝人都看不到，這真是要令人失望的。爲了適應目前大空氣籠罩下的新環境，這種靡靡歌曲，當然不久要被其他的新歌所代替。可惜的只是，有音樂訓練的人才太少了，創作新歌曲的人才也太少了，而整個環境的支配，又似乎不容易培植起新的人才出來。

我在拙作「海容談瀛錄」裏，曾有一段記載參觀日本東寶攝影場的情形。當時有一個茶話的節目，在花園裏，由全體女明星招待，她們替大家斟茶，倒咖啡，陪着談笑問答。她們多半是受過優美的音樂訓練的，而談吐的文雅，更遠非我們的一「海派」歌星所能及。我請一部分的明星在一張紙上簽名，又請日本著名作家久米正雄先生注上英文的辦法，至今還保存着。這是我迴憶中不忘的一件事情。後來，離開攝影場之後，我們坐着特定的公共汽車回到市區，又有許多女演員偕着同行。在車上大家

很親切很客氣的，談了不少的話，使我覺得她們的思想和教育程度，都很高明，也遠非我們的海派歌星舞后們所能及。

我常常這樣思索：爲什麼兩國的社會環境，會這樣的不同？人家的歌星明星，都能夠認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意旨，都能夠用歌舞或其他的藝術，輔導社會的教育，完成人類神聖的天職，而我們的歌星之類，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原也很多，可惜嘴裏唱着甜蜜的語句，心裏想的已經並不怎樣甜蜜了，而主顧們並不存着玩笑愚弄的心理，如上海所謂吃吃豆腐的，又有幾人！

錢牧齋有兩句詩，我覺得意境很好的，是「破帽青衫又一回，當筵舞袖任他猜。」任他猜三個字，是很耐人尋味的。我們無意去學錢牧齋，而值此世亂羣離的時代，一切又都較錢氏當時爲烈。「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人非木石，誰又能在此悵惘萬端的時候，對此另兩句杜詩不發生深切的感慨呢。

太炎一獄記

「吾生雖稊米，亦知天地寬；振衣涉高岡，招君雲之端。」

大約是在今年元旦那一天的「海報」罷，我看到錢芥塵先生的一篇文章，講到民國初年的時候，章太炎主張暫時不要改用陽曆。錢先生的文字是寫得很短的，可是，那一篇短短的文字，却使我回憶起自己過去一段未曾淡漠的因緣來。恰巧，前些時候（四月中旬）我和陶亢德兄在一個聚集的筵會上接到紀果庵先生由江寧發來的電報，說是周作人先生要到蘇州來，最好能去相會。我們便匆匆忙忙的決定了去做了兩天偷閒的蘇遊，在蘇遊之中，同行的還有龍榆生（沐助）先生，他是和太炎文學院，章氏國學講習會都很有關係的人，而周作人先生蘇遊的原因，又爲的是瞻拜太炎墓。這和翟兌之（益鏞）先生上月南來到滬，爲的是瞻拜崇德老人（聶會紀芬）的遺容，關係雖然不同，却也可以算是無獨有偶了。

我和太炎先生，從未晤過面。他的書是先後都看了，看的時候，很費力的給加上新式標點，有一部分還鈔在我的筆記裏。章先生故後，太炎文學院遷滬，曾在五洲大樓上課約兩年，後來停辦遷蜀。這是民國二十九年以前的事情。我在該校教書，是在民國二十八年，前後不過一年的關係。那時國文

系的主任就是譚檢生先生，我的和該校發生關係，亦由於檢生的介紹。在該校時常會面的人，譚先生之外，還有章夫人湯國黎，孫應若，諸左耕，冒鶴亭，施則敬等人。我會替香港的「大風」半月刊寫過一篇「我在太炎學院教書的經過」，所以這裏不再多說。

太炎先生的學問，可以談的地方很多。但是，太炎除了學術文章之外，也嘗有過很偉大的政治抱負，這一點，後來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好像就不大有人談起了。「一代樸學」，固是美稱，但是這僅是先生思想學問的一方面，未足以概其全貌。至若叛徒與隱士，兩皆具備，似乎就不能夠不多翻翻他早年的政治文章了。魯迅先生嘗以爲他個人所受益於太炎者在此，周作人先生「老而爲吏」，在思想上寫得出「中國思想問題」那樣體大思精的文章，在行動上遠道南遊也以一拜先師墓爲念，則太炎政治抱負之於知堂，不能不認爲頗有很重要的影響矣。

那麼，讓我來介紹幾段舊文章來看看罷：

這是民國元年四月十二日，崑山張庸所記的「章太炎先生答問」。是年四月八日，南通統一黨分部假座商會，開會歡迎章先生，其問答如下：

「先生何年東渡？」

「予之出獄也，在丙午（案，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是月即東渡。」

「東渡何爲？」

「不得已也。方出獄時，官判三日內出租界，不准停留。又出獄日，友人邀住中國公學（原注，在租界外巴子路），公學之人皆憐憫，且慮有害予者，迫予走，故留三日即去。」

「欲害先生者爲何人？」

「人言官場將使刺客刺予，實則未必有是事也。」

「出獄時係中山會遣人接先生，有此事否？」

「有之，曾遣人來。」

「先生到東何作？」

「東京民報館辦筆墨。」

「民報創者何人？」

「同盟會所設，胡漢民汪精衛爲主筆。方予將出獄時，胡汪先有書來招，故就之。」

「住民報館幾年？」

「三年。……」（下略）

「民報既停，先生作何生活？」

「講學。」

「生徒何國人？」

「中國之留學生。師範班，法政班居多數，日本人亦有來聽者，不多也。」

「人數多少？」

「先後百數十人。」

「先生講何種學？」

「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同共之學。」

「先生何時歸國？」

「去年九月。」

「先生歸國，是否有人相招？」

「無。」

到了次日（四月九日），章先生在師範學校演講，在校內壽松堂裏，問答又繼續下去：

「人言先生八九歲時，即有革命思想，然否？」

「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

「先生前清時會應試否？」

「予少時多病。時文亦弄過，旋即廢棄，未應試也。然亦適然耳，非有意爲之。」

「先生是否從曲園先生遊？」

「曲園先生吾師也，然非作八股，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

「先生學問從何做起？」

「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予小時多病，因棄八股，治小學，後乃涉獵經史，大概自求者爲多。」

「先生著作出版者幾種？」

「無甚著作。居東時略有之。」

「先生少時留學日本否？」

「未嘗留學。曾去遊歷幾次，兩三月便回。」

「先生下獄在何年？」

「癸卯五月（原注，前清光緒二十九年）。」

「被捕時在何處？」

「在上海愛國學社。」

「先生以何事被逮？」

「因駁康有爲書。」

「書中何語？」

「康言保皇，予駁之。此書傳布於外，因被禍。此事尚有原因：時湖南陳範辦蘇報，大聲倡革命，無所諱，蔡子民辦愛國學社，與羣弟子大聲講革命，四出演說，亦無所諱，於是官場乃發難。」

「發難者爲何人？」

「人皆言魏光燾（原注，前清兩江總督），此自表面言之耳，其實別有人在。」

「先生被逮時狀況如何？」

「先數日已得消息。未幾，蘇報被封，陳範逃。蔡子民與予議，謂舍走無他法，子民遂走，予遂被逮。」

「被逮後奈何？」

「拘至會審公堂。英領事出駁康者問予：此書是你作的不是？予答：是。遂送入英捕房，不准出。」

「自後如何定罪？」

「定罪甚奇。予住捕房十個月，甚悶。某日，會審公堂忽傳予，謂上海道有文書來，北京外務部與各公使會議，定汝罪監禁西牢三年。是夕移入獄。此書真奇，外部掌外交，民刑事自有主管衙門，予罪乃煩外部判定；予爲中國人，各公使爲外國人，定予罪乃煩各公使會議，奇！奇！」

「先生入獄後，曾受何等苦楚？」

「他無所苦，苦不准與人接談，附耳一二語尙得，多則巡捕來干涉。」

「牢中能讀書否？」

「不能。進獄時一物不得帶，那得來書？然向主者要求，有時亦可得，惟洋裝書不許入獄。」

「獄中能作字否？」

「不能。無筆無墨，那得作字？然欲作家書與寄朋友書，亦能要求得之。書須交主者閱過，乃肯

代遞。」

「然則先生在獄何作？」

「作工。」

「先生能工乎？」

「予作裁縫。」

「先生裁縫乎？」

「予縫襪底，縫衣時亦爲爲。」

「先生能縫何等衣？」

「犯人衣。」復笑曰：「草草縫去，不求工也。」

「犯人衣奈何？」

「粗布單衫，粗布單褲，皆牢中犯人所縫，犯人所著。予亦著之。」

「此外尙有何工？」

「工甚多，擊石子最多。大抵牢中派事，亦視其人之能勝與否而任之。商人多派粗工，老犯人又欺侮之，故商人最苦。予所作皆輕工，蓋已在優待之列矣。」

「先生裁縫外曾作何工？」

「予擔任者二：縫襪底，一也；犯人衣上編號寫字，二也。最後升一美缺，曰燒飯。」

「燒飯美缺乎？」

「牢中人以爲甚美。廚房派八犯人，公司其事，混言之曰燒飯。予職實稱飯也。每犯每頓各得飯重一磅，一律無多少。惟燒飯者之權利可偷飯，予之權利亦然。故予之此缺，他犯人皆極羨之。」

「牢中工作有限制否？」

「時間有限制，每日作工八小時。作工多少無限制，予縫衣寫字，隨多隨少未嘗限也。」

「牢中有私刑否？」

「此事無之。」

「牢中有索賄者否？」

「索則無之。若餽之金，亦未嘗不受也。」

「牢中飲食如何？」

「星期日有肉吃，非星期日吃素菜。」

「予不善問，請先生更言其餘。」

「牢中星期日停工，各犯得稍稍游行，惟有巡捕監視之。星期日必有教士來講道，勸犯人改過，有數教士恆至予室慰問，或作長談。與教士談，雖久，巡捕弗來干涉矣。」

「予在牢中，有不相識之西人，亦時來視予。」

「予在牢中，有西人攜食物欲餽予，爲巡捕所阻。」

「入牢時必換犯人衣，原有衣服，悉使脫去，有人代爲收藏，俟出獄時給還。此事多有笑話，有冬月入獄夏月釋出者，脫去犯人衣，仍著皮袍而出。」

「犯人衣分冬夏兩副：一副單衫單褲，一副棉襖棉褲，皆粗布爲之。」

「三月底一律脫去棉衣，著單衣，九月底一律脫去單衣，著棉衣。此時最苦，體弱者中寒成病，或竟死。鄰容亦死此牢中。」

「計牢中五百人，每年死者約百人，比牢外人死較多矣。」

「每犯一室，室深八尺，廣四尺，廊外裝電燈。」

「衣服居處，還算潔淨。」

「臥無被褥，每犯各給線毯一條。」

「飯，麥六分，米四分，初時粗糲難下咽，後亦習之。」

「鄒下獄，是否與先生同時？」

「是。余與渠曾在一室縫衣。」

「先生與鄒容是否舊識？」

「非也，予在滬上，渠以所作革命軍一書來請予改，因是相識。文字當使人易解，彼書尙好，予未爲改也。」

「鄒容之死，人謂有毒之者，信乎？」

「是或有之，然難言也。鄒容在牢時，容色甚悴，若瘋若顛，夜不寐，大聲罵人，且問之，渠似不知，人謂渠有精神病。牢中每星期必有醫生來察視，犯人有病，則爲之治，病甚者由醫報告，送人病院。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日某時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

「是時先生有憂乎？」

「憂之何益！然鄒容死，外論頗譁，因是不毒我，亦未可知。雖然，我無病，進藥亦無因也。」

「先生在牢中身體如何？」

「犯人多胖，予亦然。」

「三年期滿，彼乃釋我。將出獄，先數日即送予至捕房，予定罪雖三年，然扣去捕房十個月，實住牢中二十六月也。」

在這段文字的後面，筆記者張庸先生有一小段識語，頗可以看出太炎先生的志行。他說：

「此四月九日在校中答問語也。惜先生忽忽去，未能盡所懷，又客與先生言者多，語輒中斷，過時或得接續，或竟言他，不得接續。意有未盡，言有未竟，爲可惜也。然而先生生平重踏疊困，陷坎入凶，歷十餘年，而其氣浩然，不以絲毫撓屈，觀於此亦可以得其略矣。今日奔走黨事，將徧歷乎長江流域，而海內之慕先生者，益延頸企踵而且夕皇皇。詩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讀是編也，或亦稍慰海內調飢之意乎！」

這樣的推崇的文字，我們覺得並不過火，倘若所指的不是太炎先生，就未免要令人齒冷了。在上文裏，更談到鄒容的「革命軍」一書。這書上原有章先生所撰的序文，先生癸卯之難，固然是由於駁康有爲書，但是這篇序文，却也是構成大獄的一個重大原因。「革命軍」的章序，現在閱讀的機會很少了，我願意很虔敬的，鈔錄全文如下：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倡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

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會靜齋周華等，持正議以振輿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願勿問其肆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具所操持，不洛閩而金谿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軫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瞶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勸俗，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爲是書，壹以叫恣言，發其慚恚，雖罵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關於太炎先生的政治見解和抱負，以及他的生平事功的發展，志潔行廉，海內共仰，這裏也用不着多說。可是，上文的問答辭句中還提到在東京的講學，這也是世所多曉的。周作人先生的出於章門，就在那時。周先生的「秉燭談」裏，好像有「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一文，我曾粗讀一過，大約太炎講學東京在民國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學生據周文所記共八人，是許季澱（壽裳），錢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萊），朱邊先（希祖），錢中季（夏，後改名玄同），龔未生（寶銓），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和周豈明（作人）。大約知堂先生所受章氏的深刻影響，此其開端，亦即推翻胡虜光復中華的醞釀之時。己酉（一九〇九，民國前三年）春夏之間，太炎開始校梵文，致魯迅及豈明先生的信云：

「豫哉，豈明兄鑒：數日未晤，梵師密史邈已來，擇於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課。此間人數無多，二君望臨期來赴。此半月學費弟已墊出，無庸急急也。手戒即頌撰祉。麟頓首，十四日」

於此可見先生治學的勤毅，然東京講學的一羣的風趣，有此短函，也未嘗不躍然紙上。本文因訪周而及章公，又因章氏一獄而記及其他零碎，實甚不辭，然而不佞一向以爲知堂是冷中有熱，叛徒與隱士的風度具備的人物，章先生的言行，實亦大有類此。民國肇元以後的阿佛罵祖，更不必多舉了。

懷鄉記

異國心影錄

在我過去一切的寫作經驗裏，我覺得像寫我現在的這一篇文章的心境，還是陌生的，如果我不願意說它是無聊的。我會經到過日本去一次，所晤見的多數是那邊文學界知名的人們。我和林房雄先生談過它幾次話，同時叫我回憶起從前讀過的開明書店出版的『林房雄小說集』，發生無限的感觸。是他說，要寫一篇關於我的文字。後來，我又看到片岡鐵兵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約是登在日文的『週刊朝日』罷，上面有二兩段話有着和我有關的文字。我是不懂日文的人，請懂得的朋友們看了，才知道片岡先生的批評。這樣也就過去了，林房雄先生的文章，却未曾讀到，我想，他的著作生涯是很忙的，未必寫出。但是，菊池寬先生倒是寫了一篇，聽說是登在『文藝春秋』上面的，我既不懂日文，當然不會無意的看到。看到的是一篇中文的譯文，登在上海一家週刊的，裏面談到我云云。我對於一切異國的作家們對我的真實的感情，常常是用一種不用多說話的無言的領略去接受它的，實際上是我既然不懂日語，也就是不能夠多言。既然不能夠多言，沈默是我應該守的本份了。

我會經像一頭沒有家的小貓，在異國遨遊了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心裏異樣的感觸並不是絕對沒有的。但是我回國之後，我沒有向任何朋友，真的，甚至於任何相識的人提到一句話，寫及一個字，有關於我在日本的印象和感觸。就是我的家人，譬如說我的妻吧，我也未曾告訴過她一句，什麼是數島牌的烈性紙烟，什麼是日本婦人所歌舞的「春雨」。到今日為止差不多有四個月了，我也同樣的謝却一切好朋友的請求，不肯寫一點返國後的筆記。爲什麼這樣呢？因爲我只是一個文人，一個喜歡與人世間種種的可驚可喜可泣的色相接觸的人，在我的生活修養之中，必然有一個時期我需要沈默，我也需要回憶，我也需要靜想。我不願意淺淺薄薄的說出一兩句話，發表一兩段卑無高論的主張，來取悅於我所不喜歡的人，或取憎於喜歡我的人。我在任何時間需要的永遠是誠實。

我今年忽然立願寫這一篇文字，也並不就是我沈思所得的結果，而且我的沉思的結果，照一般的說法看來，恐怕是沒有什麼結果的。我的個性雖然並不是與歷史政治絕緣，而生活環境的束縛，也往往與整個局勢有關，但是我更愛好單純的生活的愉快，生活的美，以至最超妙奇特的所謂止於至善的境地。我曾從文學書籍中和許多古人或異國的偉人接觸，未嘗一親聲歎，更未嘗握一握手。然而我們的心裏自有李太白，或白香山，或小泉八雲，或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在我的心裏常有若干的異國作家，腦裏的影象，眸裏的笑顏，都不是片面文字所能夠表達的，更絕對不能表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有的時候我會思想的結果，只剩下一種寂寞的安慰，這種安慰如果真是寂寞的，

那麼就是親如家人父子，都不能分潤，何況廣大的羣衆和無窮的讀者。

我之所以要寫這篇東西，是代表了一個十足的真實的中國人應該有的舉動。古人說得好，「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在我的心裏看起來，以直報怨是中之性，我不願多說，以德報德都未免有一點兒殘忍。譬如，子女對於父母，任何人都有一種天性的愛的，雖是矯情的人也不大容易造作。但是我們試想一想，兒女對於父母有沒有完全聽受教訓，有沒有一點兒反抗的舉動。結果當然是有的，父母劬勞到了極頂，可是子女的報答，都決做不到十足的以德報德的程度，那麼，即使算做到了以德報德的境地，是不是實際上還覺得有一點兒牽強或不滿麼？照我的靜靜的思想的結果看來，日本的知識界，是能夠懂得一種大勇猛大精進的道理的人。這不是輕輕的無謂的恭維話，確是我近來的思想的結論之一。我想，做人的道理，最高尚的是應該超乎以德報德的恩仇的觀念之外的。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國家其實也是如此。我們中國更有一句相反的話，是「寧使我負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負我」。這是一位歷史上的英雄受到後世的譏笑的原因。懂得真正的大勇猛大精進的精神的人，一定是能夠責己深切，對人寬恕的人。這種理想的人生，大約是人類所歷久追尋而決不致於被認爲落伍的一種真理。

更進一步去追尋吧，我們不但應該以德報德，並且應該用投餉餓虎的偉大精神，用一切的努力，去拯救宇宙全人類正在掙扎苦痛中的水深火熱的生活。

更進一步去追尋吧，把人類從戰亂中解救出來，更進一步追尋吧，把自由和真理從壓迫中解救出

來，把獨立和正義從紛擾中解救出來。

我們不怕艱難和困苦，我們嫉恨虛偽和自私。

我這一次到日本去，在這個時候，心境的異樣是顯然的，其寂寞和虛空也是顯然的。整個世界都在無邊的戰火中強烈燃燒着，人類的聰明和智慧使自己建設起了一半符合理想的世界，但是虛偽和自私又毀滅了它。整個世界的人類在這場劇烈的搏鬥中顯明的劃分成兩個堅固的壁壘，每一邊的人都想着，都自以為自己是懂得真理和正義的，而對方則全是自私與欺騙。但是，真正的真理，照我個人的愚昧的私見，不應該完全決定於燦爛的戰場，烽火連天的疆場，却應該決定於暮色蒼茫的微光裏，剛才落過一陣陰涼的秋雨，青苔滿地的翠巖深穴，裏面偃臥的瞑目靜思的赤腳哲人的語言。可是這一位哲人，大約總是不大願意開口的。

我懷疑中國的人民連婦孺以至於販夫走卒，大概都是明白這道理的，因為，至少他們聽過那一部通俗的三國演義裏面有這麼一回，幾位將軍勞苦的跋涉到深山裏去訪問一位紫虛上人，要想問一問未來的休咎。但是，上人的答覆，就閉目不言。

我第一次看到菊池寬先生，也是借了這一次的機緣。當他開始要表示的時候，並不是閉目不言，而是片刻不停的把眼睛擊動着。就是這種瞬時不停的靈眼，是他給我的第一個愉快的印象。這一點，記得片岡鐵兵先生在他的文章裏也提到的，說是很喜歡看到菊池先生靈動着眼睛。

菊池先生蒙眼的地方是一個大庭廣眾的場所。他的眼睛一面蒙着，口如懸河一般的，說出一番叫許多聽得懂他的語言的人拍掌的話。我並不能懂得他的語言，雖未拍掌，然而我對於他的語言的瞭解，其實是更爲深刻一層的。語言可以使對方瞭解，但是也能夠使對方得到欺騙。在我們的哲學家的書裏，早有着許多對這一類的真理闡發的話。如「五色令人目盲」，就是其中一個淺顯的例子。我並不能懂得語言，我覺得我的觀察一定是更專心的，更來得深入和細微的。我們中國有許多算命的人，大部分的是瞎子，這些瞎子，雖然有一部分是天生的殘廢，然而另外也有一部分是用手術把它揉瞎的，爲什麼要揉瞎呢？聽說也是相信更可以專心一點來推算的道理。

我由菊池先生的眼鏡，瞧到他的眼睛，瞧到他的臉，一直到他的全身。後來，我對片岡鐵先生所說的話，——其實，我也並沒有什麼話，只是對他說「菊池先生……」四個字，說完了我自己連蒙了幾次眼睛。

片岡先生懂得了我的話，並不是他能夠懂得我的語言。大約我的一切語言，在他們當中是沒有人可以完全懂得的，然而他們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看了我說話的姿勢，態度，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話是用我自己的語言傳達出來的，可是我的語言發表的結果，使別人感受到的「是」和「非」，却並不是由於語言的功効。好在我們平常總也算是肯用心的人，用心就是「正在想」或「想想看」，在思想的當時，可以判斷出一個意志的真實和虛僞來。我在看到菊池先生蒙眼的時候，心裏所想到的東

西很多，至少是：第一，菊池先生是一位站在台上的人，許多羣衆都坐在台下。在台上看人是困難的，有時候並且是容易眩惑的，眩惑的結果，眼睛就會霎起來。第二是，「五色令人目盲」，仁義禮智信也能夠令人智昏。第三是三國演義上面的紫虛上人。第四是上海市區裏有一個新市場，那邊也有一個善占吉兇梅客的紫虛上人。第五，……多想也是會叫人糊塗的，並且寫也寫不了許多。可是，當片岡鐵兵先生看到我向他學菊池靈眼的時候，他忽然笑了起來，說了一句英文，*Very interesting?* 我的答覆是點點頭。其實，片岡先生只知道我當時覺得有趣味，那裏知道我的心裏的趣味之所在。不過，他後來好像已是非常懂得我的意思的，至少我是這樣的想着。因為，有一天晚上菊池先生邀請我們吃日本飯，在座的還有橫光利一，林房雄，河上徹太郎，舟橋聖一……等先生，片岡先生也在座，並且恰巧和我坐得很近。他是一個有長長的頭髮，大型的頭顱，深凹眼睛的作家，令人一看之下，就會覺得時時刻刻在思索着問題，在探求着問題的核心。當晚，他在一張紙上寫了一段很多字的話給我，那些字雖然不是日文，可是我竟然仍舊不能夠懂得。原來他寫的是法文。那是勃多萊爾的原句，他告訴我寫的原因是，他曾經到過中國的大湖，太湖和運河的情趣，頗像勃多萊爾的句子的情調。後來，他又在紙上把這一點意思加寫了出來。他的眼眉是細長而多睫的，我從他的雙眉的一開一閉，嘗試的去了解他的話的意思。他也向我說英語，但是說得很少，幾乎不能夠達意。然而不達意也不要緊的。特別是我覺得語言的不達意，有什麼要緊。我們家裏都有小孩子，沒有一個懂得大人的話的，哭哭

啼啼，笑鬧雜作，大人們也不懂得他們的話。然而小孩却依舊能夠和大人共同生活着，沒有什麼特別的不方便。中國的老子書裏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不知道片岡先生允許不允許我在這兒曲解一下，我們之間的互求瞭解，正像大人之與嬰孩一樣。大人和小孩的不同，不是氣質，只是程度。有血統氣質關係的人的瞭解，無論多麼遠的距離，都是程度的差別，不會有性質的不同的。那就是說：我們之間的距離，決不會怎樣的大。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大政治家，軍人，學者，以至於文學家，多和日本有着相當重要的關係，其關係也許是正面的，也許是反面的，但是關係之深切，遠非中國人與歐美各國間的關係所能及。因為這一種關係是更深入的，更普遍的，一種氣質的與血肉的關係。把整個宇宙硬分做東方西方，又把整個東方劃分做遠東近東，這種偏狹的淺薄的看法，在我的想像中是不能夠接受的。所以我甯願反對西方文化，東方文明如何云云的說法，却主張世界的文化的總成績，應該是東方西方全人類的精神所發揮出來的，寶貴的貢獻的總和。所以，即以片岡先生而論，既要看看中國的太湖，也不妨讀讀勃多萊爾的詩。即以我而論，雖然我喜歡讀正續清經解裏面一切的關於易經的研究，却不願意一筆抹煞英國的學者韋雷（Arthur Waley）的成績。然而，專就我們東方的人自己而論，正如一個家庭裏面的人在沒有泯滅家庭限制的時候一樣，當然因為環境上許多客觀的東方原因，瞭解起來確是比較容易，也比較的熱情。所以，連英國詩人吉百齡恨起來都說：「東方究竟是東方，西方也究竟是西方」。從側重的意義一方面去說，這句話連一個西洋人都不會反對的。

如果說我能夠了解片岡先生，我覺得它的根本的原因應該是這樣。

我在上面還提到林房雄先生，他就是有意寫一篇文章送給我的人。他的文章究竟寫了沒有，我不知道，也不用知道。因為，他跟我說，他是一個能夠了解我的意思的人。

他並不是住在東京的，到東京來大約是短期的勾留。他和我住在同一層的房間——一家西式的著名飯店裏。這家飯店據說是最著名的，餐廳燈火輝煌，但是在深夜的時候，樓下甬道的燈光，也相當的黑暗。他帶我穿過那條暗暗的短道，走進他的房裏，已經是夜間一點半鐘的光景。

他告訴我，這是他每天開始寫稿的時候，寫呢，大概總要一連的兩小時。

他自稱是一個「粗人」。我的印象也頗為同意，不過，倘若我說他的面貌有點兒像是我們理想中的蘇東坡，恐怕更對。因為，他永遠是結實的，壯健的體軀，紅潤的面容，洪亮的聲音，又喜歡喝酒，又吃大魚大肉，可是光光的平頂頭髮，更有點兒像中國的和尙。他穿的又是玄色的寬大的日本衣服，走起路來，飄飄蕩蕩的，像是在直跳直闖。

我讀過他的書，明白而且同情他的半生堅苦奮鬥的歷史。雖然一位作家或是任何成功的人的生活的發展往往是曲線的，可是，我始終期望，並且相信他有着一種百折不回，向前邁進的精神。

我向來不喜歡喝酒，可是在他們的面前，我沒有畏縮過一次。我們喝的只是啤酒，大約不過盡了一二瓶。他今天也沒有寫稿，也許是因為旅行在外的關係，或是我來閒談的關係吧。我們開始了許多

率直而不相欺騙的，毫不客氣的談話，雖然我在形式上，的確是一位遠方來的異國客人，而這個國家的情勢，又正是當着一個歷史上所未有的艱辛與苦撐中的支離破碎的局面。

「我正在寫西鄉隆盛的傳，」他說：「已經完成了幾部分了。我想，我這一生一世，能夠完成這一部三十厚冊的書，我的工作也就可以算是完盡了。」

「不吧，你的年紀還不算老啊！將來還應該有更多的，更好的佳作出現呀！」我直率的說。

他向我注視了一下，眸子裏的光彩像是那樣的神光弈弈。

「我們都是弄弄文學作品的人，你知道，我相信你知道，我們的心裏有一種苦。我很想對你用言語來表達，但是我的英語的程度不大好。我的心裏有一種苦悶，你是不是明白呢？」

「所以我們要想建設一個堅實明徹的理想人生麼？」我又說。我說這話的時候，因為斟酌用字的關係，大約也有點兒慢吞吞的。

圓桌上除了脫了招牌商標紙的，潮濕的空酒瓶之外，還有幾本厚書，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西鄉隆盛」。他的「西鄉隆盛」，是創元社出版的，已經完成的大概有：「早春之卷」，「落花之卷」，「青葉之卷」，「而立之卷」，「月魄之卷」，「慧星之卷」。這是一位典型的日本政治家的小說體裁的傳記，他的寫作的動機，我想，恐怕是想鼓舞一般國內青年的熱情和勇氣吧。另外，滴滴的響着的，還有一隻小鬧鐘，我看來已經兩點一刻。

我說：「中國的詩人有一句話，叫做『欲辨已忘言』，這是一種很超脫的境界了。讓我們不用開口，從我們的神情態度之間，求得相互的認識，慢慢的明瞭對方吧。」

我在一張白紙上，寫了「欲辨已忘言」的句子，向他講了兩遍。他點著頭，好像是已經明白，又像是不大明瞭的樣子。但是，「蘇東坡」的態度始終是豪邁的，也許還有點兒嫵媚，他接著就講，他是一位能夠了解我的意思的人。

我問他的家庭狀況，他大略的提了一提。家庭是在鎌倉，過了幾天，就要回到那邊去的。

「我的妻在夜間我寫文章的時候，總是替我準備好一切的。」他繼續的說，掏出了一包「光」牌的香煙向我送過來。我燃着了一枝煙，腦裏憶着海行的深藍色的洶湧的波濤，想着這個時候單獨在家裏的我的妻。

我也有一個妻，一個唯一的能夠愛我，安慰我的妻。每天夜間在我寫東西的時候，也總是陪伴着我，一個人織着絨線衫，或是向溫暖的小鐵爐烘着手。所以，當有一次菊池寬先生問我有沒有結婚的時候，我說：

「結婚兩年了。在中國這個艱困的環境，結婚是添上一層負擔的。我也怕這個重累，可是，我是結了婚的。」

我把妻和孩子的照片給他看。

我們談話的地方，是在菊池先生的家裏。我在上面單提到片岡鐵兵和林房雄先生，是因為他們對我的印象，都曾經自己講了出來的。其他的人，像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橫光利一先生，谷崎潤一郎先生，久米正雄先生，春山行夫先生，山本實彥先生，舟橋聖一先生，接談的時間較少，我就不必多寫。（常常在一塊兒的還有中山省三郎先生，奧野信太郎先生，巖谷大四先生這些人。中山先生專治俄國文學的，他送給我一本他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又贈給我許多美濃紙。奧野先生是慶應大學的漢文教授，正在日譯中國的「西遊記」。有一天，中山、奧野、冰廬兄，潘先生和我，一同到街上去逛舊書肆，順便參觀冰廬的舊校早稻田，奧野先生又請我們到一家有希臘古典風味的茶座去喝茶。第二天東京日日新聞上登了一段特寫，叫做「三人之買物」。這大約也可以算是一個紀念吧。巖谷先生新婚不久，我們常常談結婚的人生哲學。可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心緒，多寫這一類憶舊的文字了。我現在所以還要寫這一篇小文，不過是像上文所說的，代表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人應有的態度。菊池寬先生發表的文字，大概是一個誘導的原因。否則，我有百分之五十可以算是一個在異國「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聽」的人，當然沒有寫這類文字的資格。）可是，菊池先生給予我的印象，除了靈眼是一個愉快的印象之外，其他可以記述的也還有一點。順便可以把我未能直接開口的話，也說上一點罷。

在我到菊池先生的家裏以前，我曾經到過他的文藝春秋社。和我一塊去的，還有周先生，龔先生，潘先生。龔潘兩位先生，即「三人之買物」裏的二人也。文藝春秋社是在一座很大的樓裏，租了兩

三間房子。（那是麴町區的大阪大樓）編輯部經理部，大約是在一塊兒辦公的，規模相當的大，頗像民國二十五年間上海愚園路愚谷邨的宇宙風社。出版的雜誌有五種之多，主持編務的，有河上徹太郎等。這是菊池先生經營事業之一。我們先在他的辦公室，談話約半小時。照我的記憶所及，他的辦公室，可以注意的東西有二：一是芥川龍之介的照像，使我看了，自然有一番發自內心的沈默之感。一是一隻很大的銅馬，雕刻得非常像真。——和馬有關係的，是一大厚疊關於賽馬的書籍。

「我要女人，我要刺激，我要賽馬的賭博，……這的確是一種賭博呀！」菊池先生大聲的說，在大阪大樓地下室的飲冰室裏，同座的除上述諸人外，還有河上，舟橋諸先生。我們一塊兒吃着冰淇淋。

他有八匹馬，都放在郊外的一個馬廄裏。從前恐怕還不止此數罷！周先生問他愛不愛蘭花的時候，他大聲的回答：「I want women! I don't like flowers!」格格的笑聲，多麼的直率可喜。

他的整個身軀，是矮矮而微胖的，年紀已經逾五十了，精神却還很硬朗。近視眼的程度，也不很淺。他的照片看到的人很多，當然不用多說。

忽然一個苗條身材的女子，年紀不過十八九的樣子，穿着一身黑白相間的西裝，扭扭捏捏的走進來，步子是十分的健美的。臉也非常秀麗，嘴唇擦得很紅。

「她是，……來！來！來！她是我的女書記，」菊池先生說：「她是東京最美麗的小姐！」

「你們看她美不美！」菊池先生說着，那位小姐有點兒羞答答的，相當的動人。

事後，潘先生告訴我說：「菊池很能夠玩弄他的情感呀。這也是一種分析女子心理的好機會。」我是很歡喜菊池先生這種詼諧而又不大過火的態度的，立刻請那一位小姐替我寫幾行字。菊池先生先告訴他我的名字。

她吃吃的笑着，不答應寫，後來寫了出來，原來，就是她自己的名字。一瞬間，她忽然已經不見了，走得這麼的輕快。

我抬起頭來，看到壁間有一幅風景油畫，不覺出神了半天。

「日本的女人！」我想起戴季陶（日本人還記得他叫做戴天仇罷）先生的「日本論」那部書來。談鋒一變而至於小說的創作問題，潘龔兩先生和菊池先生的話，就漸漸的多了。於是就談到了張資平先生。

「在貴國，」菊池先生說：「還有一位張資平先生，聽說有人稱他做中國的菊池寬。對不對？」他懇切的問着。

「對的。」忘記了是那一位回答的了。

「我很喜歡，若是我能夠讀到他的作品。」菊池先生的話。

X

X

X

X

X

菊池先生的文章裏，說到我能夠做詩，也發表在那邊的報紙上。——這件事情是不錯的，不過我並不能夠做詩，我的詩多做做一定要鬧笑話的。

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菊池先生僱了木炭汽車，送我們到歌舞伎座去看戲。

歌舞伎座是日本東京一家很大的日本舊戲院罷。大約和上海的黃金大戲院彷彿。我們的位子在上正座第一排，位子很舒服，我想是先包好了的，因為戲院裏本來非常的擁擠。

戲院的特點，一時不容易說得完全。但是我知道下面的幾點，必為中國現代舊劇舞台所無。（一）舞台左側多了一條直的長形木台，直貫觀眾座位的當中，達到座位後部。演員出入也可以由此路徑。（二）音樂場面的人，另在舞台右側一個小型凹進的地方演奏，一律長袍大袖的黑色和服，奏着古式樂器。（三）演員不開口唱，唱的人却是場面的黑衣和服裏之一人。

如此寫來，自愧非常淺薄，像不能搔到日本舞台舊劇的癢處。

台上有兩三個人，完全黑衣黑褲，蒙面，僅露雙眼，很是奇怪。我和周先生提了一提：「這是幹什麼的？」周先生也不大明白，以為是飾鬼者，因為劇情是什麼，本來我們也不能懂。後來再問菊池先生，他指手劃腳的說：

「These men are supposed not to be on the stage」（這些人是假定本來不在台上出現的）蓋檢場者也。然而日本舊劇的檢場人，並不喂演員們喝香片茶，連著名的菊五郎都不飲場，是其

一種優點。

菊五郎是誰？日本多稱他爲菊五郎丈，有點兒像我國的楊小樓。

我看的兩齣劇，一齣的名字是「湍原平三鑿石切」，其故事很曲折，也很注重忠孝仁義信愛。曲折的故事，我這裏不用多寫了，據菊池先生說，大概是「向一位貴冑竄一把刀」。在這齣戲裏，菊五郎飾一位要角。

一齣戲更有趣味了，叫做「鏡獅子」。劇情的大概，是很難一目了然的。可是菊池先生在我的說明書上，塗了又塗，寫成一句話是：

『The girl is haunted by the spirit of the mask of a lion, which is a masterpiece sculpture.』
(用一句文言，此女爲一獅形面具之靈所攝，而此面具則一精工之雕刻品也。)

菊五郎在這戲裏，初是男人扮女裝，宛然是窈窕的淑女，後來「爲靈所攝」，忽然改裝爲一獅子頭的武生裝束，在台上搖搖擺擺，倒也八面威風。在日本舞台底下的觀衆，是不會叫好而只拍手贊美的，當他把幾尺長的獅子頭髮東甩西甩的時候，就和我們的楊小樓唱金錢豹一樣，四座的掌聲就像春雷一般的響動起來。

依照日本戲院的慣例，一幕戲完了，就該休息片刻。觀衆們都離開位子，到外面去喝喝茶，抽抽煙。這個習慣可以使顧曲的周郎，不至於過分疲勞，過分興奮。

我們離開座位，去看「菊五郎丈」的卸裝，也在這個時候。

這天晚上有一個宴會，吃的是中國式菜，坐的是日本式席。同座的時候，東京日日新聞社的人要我替他的報紙寫一點東西。我是不大會喝酒，乾了一兩杯之後，忽然想起郁達夫先生的一首登吳山的舊詩，大概是：

大地春風十萬家，偏安原不損繁華；

輸降表已傳關外，策帝文應出海涯。……

這是有一點兒詠史性質，同時又是批評南宋的陳同甫的。我這時心裏只觸想到他的起句，意境是很高，氣象是很闊大的。其他的句子，就有點史論的調子了。現在中國的局面，是破碎的，消極的說，我們所想謀的是安定保全，並不見得就是「偏安」。積極的說，我們要想從根本上使日本的國民明瞭中國，認識中國四十年來爭取自由平等的奮鬥，中國強盛了，對於日本決無什麼不友善的地方，日本對中國好，是有利無弊的，而中國的同胞們，也要反躬自省，努力研究日本，努力了解日本的國民性，生活，習慣，思想，社會人物，和其所以能夠強盛之道。所以我寫出了一首舊詩，後來登在報上，是表示這樣的意趣和希望的。達夫先生的詩是六麻韻，我的是十一尤，並不相襲，而且我的詩的意境，和他的詠史不同，却是寂寞而真誠的，寂寞是我自己的心境，真誠是我對別人的態度。句子做得好不好，也不去管他了。雖然未必能夠獲得許多人的瞭解，然而我覺得只要有一兩個人懂得也還是好的。

「你的詩，我大體是可以懂的，」菊池先生說，這時在他家的客廳裏了。「然而，也不能夠全懂。」

這是菊池先生的謙遜話了。我的詩是在他家裏想的，寫的。他有很精雅的毛筆，硯台，信紙和印泥，一定是很講究寫字的人。

他大約擁有幾座房子。我到的却是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洋房，大約有兩層樓，屋外是一小塊庭園。

我們坐着木炭車（出租的）到他的住宅的時候，他和車夫在黑暗中大聲的談笑，有的時候好像罵那車夫幾句。車子轉灣抹角的，愈走愈黑。

離主要的街市遠了，兩旁的燈火慢慢的稀少起來。

同車有一位女客，我也認識，我現在假定是G小姐吧。不久，G小姐下車了，車座中只剩我和菊池先生兩人。

我知道G小姐的小說寫得很好，她的年紀看上去，總已三十多歲了，樣子像是很高傲的，也許沒有結婚，可是我並沒有去詢問她會否結婚的意思。（這在習慣上，不是不大禮貌的麼？我想。）不過，我記得我會經讀過她一篇小說，論到丈夫的貞操一類問題的，我向菊池先生說：

「她不是有過一篇小說，很著名的，談到男子的貞操的麼？」

車子的顫動很厲害，菊池先生未必聽得清楚我的問句。他誤會了，答說：

「我知道，她是從未結過婚的。可是，我不知道，她究竟是處女不是！」

這一次的格格大笑，不由的不是我發出來了。菊池先生的態度，可以說是一貫的，讓我們的心裏，感覺到非常的明快清朗，我立刻想起左宗棠的「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的話了。

他家裏客廳的佈置，是完全西式的，除了偶然有一些日本的裝飾品。陳設得相當的好看，有一座菊池自己的半身的銅像，倒是非常神似的藝術品。——也許還有菊池先生心愛的東西也不一定，像四面壁間高懸的山水畫軸，還有那個賽馬所得的很大很大的銀杯，也陳設在一個玻璃櫥裏。但是我記憶得最清楚的，要算是他自己的銅像了。

那時候已經是夜間十點鐘了。他叫使女端出點心，兩人進了些西式糕點和紅茶，就引導我上二樓去。樓上的走廊放着幾個龐大的書架，充滿着西式的書籍，大小新舊都有。另外一間屋子，四周壁上全是高高的書架，也都是收藏着燦爛的硬面書籍，屋子本來是黑的，電燈拍的一亮，我就接觸到這樣的景象，同時，地面上鋪着厚厚的深藍色的地氈。全屋都是那麼調和，那麼靜穆的，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地氈上還留着一册厚皮的書。

和這間書室毗連着的，是他的著述的小房間，陳設很簡單，也不過是寫字檯，茶几一類的家具。我記得，日本的雄辯講談會拍過文化電影，有幾百尺攝的，是菊池先生在構思的情況，就是這個地

方。

和這個房間連着的另一間，就是他的臥室，却是一個較寬大較舒適的房間，毗連着還有小小的浴室。我在這間屋裏安息了一晚，並且還洗了一個極暖熱的澡。他家的熱水似乎是用煤氣管燒的，可是我對於甚至簡單的機械的觀察本領，一向都是很差的，至今已經不能追憶了。

在他的恬靜的牀旁，有着一個小小的木書架，那是一套十餘巨冊硬面藍色燙金字的改造社版「菊池寬全集」。其中的第十二冊，好像是重複的。我把這個書架的書籍大略看了一眼，發現裏面還有一冊中文的「李太白詩集」。我望着他的書架，久久的不忍離開，雖然只有幾十本書，我心裏的感想，却像是對着一位崇高的，積學的先輩。

這天，他自己却到另一間日本式的房間去睡眠。那間房子我也去看過的，屋子很空敞，堂前好像懸掛一個橫額，寫着什麼齋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冷冷的，我們都起了身。因為要趕出去乘電車，再轉乘火車到土浦去，大約五鐘點我就醒了。早餐也是西式的，很豐盛，一盤煎魚也很多。那酸酸的橙皮，擠了汁拌着魚肉一塊兒吃，最投合我的脾胃。

「這些都是我的太太替我們弄的。」他說。

我暗暗的驚訝，難道，日本的婦女燒西菜也這樣的配胃口麼？可是我沒有問他。

「我的太太從來不接見我的客人，」他說：「就是日本的朋友也不見面……。」接着，他告訴他的家庭狀況。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有一個最幼的兒子，現在中學（照片我也看過了），一位女兒和女婿，現在也住在這所房子裏。其餘的詳細情形，我用不着多記敘了。

X

X

X

X

我記憶菊池寬先生的話，大約應該止於這裏了。菊池先生在著作界的盛譽，從日本的大正時期一直到今天，數十年來如一日，用不着我多去稱讚。我完全不懂得日語，談話的時候完全用英語，就算並不隔膜，至少也並不格外來得親切。菊池先生對我的態度，以至於他託我帶回贈送我的妻的手提袋，是我記憶之中永遠不會忘記的。可是，我在讀完了菊池先生最近的文章之後，我忽然想起菊池先生的一篇非常有藝術價值的短篇小說來，那是他的「超乎恩仇之外」。這篇故事的內容，是可以感動得叫人流淚的。這篇故事的情節，是可以讓一個陌生的中國人去了解日本國民的生活和他們的人生哲學的。這篇故事的題旨，雖然是講的人與人之間的恩仇關係，可是我覺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論是理智的看法還是感情的衝動，也未嘗不可從這小說裏，悟出一番大徹大悟的道理。我所以寫出現在這篇短文，一方面是想答謝菊池先生……他們許多人待我的盛情，一方面是我覺得，菊池先生能夠寫得出「超乎恩仇之外」那樣的傑作，那麼，他對於我的期望和熱忱，是能夠使我發生深刻印象，引起重大的反響的。

在我離開日本的時候，途中住在奈良。「文學界」的主持人河上徹太郎先生從東京趕到奈良，表

示他自己——和菊池先生他們的意思，希望我在日本多住些時候。我們的談話由夜間兩點多鐘到三點半鐘，短袖跣足，穿著寬大的睡袍，同座的還有巖谷大四先生。他們的意思我是明瞭的，雖然我謝却了他們的盛情。不過，我用一句極誠懇而又極熱烈的話回答我的日本文學界的朋友們，爲了要安慰你們，我才寫了這篇小文，雖在苦痛的寂寞中，裏面的話是沒有一個字不是出於肺腑的，我願意深切的責備我自己，並且警醒我自己的國民，但是，我想我們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再度的晤面的，願那個時候也像今天的上海的天氣一樣，雖然寒冷，幾小時的厚雪，已經把整個眼面前的世界，裝點成光明澄澈的新天地了。（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大雪之日。）

海客譚瀛錄

一 前言

海客去國，心多悵惘。及歸，既覩彼邦風土人物之盛，衆整以暇之情，心嚮往焉，忽忽若失。靜而寧思，親如家人父子，亦未嘗一語異國事。時逾半年，既撰「異國心影錄」，意有未盡，心有未釋，輒更時時於燈下抄錄日記，排此舊文，緬懷往情，期以實錄。竊念以中國之大，庶衆之富，歷史之悠遠光榮，苟奮勉興復，雖遍地瘡痍，事有可爲。益以今日彼邦上下期勵之殷，同情之切，千載一時

，非徒虛語。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實願以此斷簡零緒，聊作讀者思想之一助也。

二 藏書

中國公私立之圖書館，北方爲多，京滬蘇杭漢粵，未足云盛。而學校藏書，則昔日之北大，清華，首屈一指。清華之書聞多散佚，北京大學舊有圖書廿四萬冊，民國廿四年秋新建圖書館以儲之，戰後因保管得宜，未有損毀，且增益焉。東京帝國大學之圖書，殊亦足觀，所知則其南葵文庫有九萬六千一百冊，青州文庫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九冊，霞亭文庫千八百廿二冊，鷗外文庫萬八千六百五冊，酒竹文庫四千冊，竹冷文庫千四百五十二冊，阿川文庫五千一冊，龜井文庫千九百五十八冊，河本文庫萬五千七百冊，餘如知十，穗積，田中文庫等，藏書尙不在內。視喬木而知舊家，閱圖籍而思大邦，此國家興隆之根本要圖，視國者所當深長思也。

三 神宮

日本人崇神敬祖。崇神之過於迷信者，世界之大，無地無之，蕃殖之廣，無族無之，初不必置論。若崇拜一民族傳說中之所自來，如水之有源，知所溯從，則可增長其敬愛國家之尊嚴及培養其民族之自信心，民可使由，道之善者也。日本多神社，頂禮膜拜，出於至誠，祝師皆衣殊服，道貌岸然，

虔敬之情，溢於言表。去歲錢稻孫先生度日，參拜伊勢神宮，口占云：「神風拂曉水清明，紅葉深山萬古情，敬祖愛民同一德，會看世界大和平。」敬祖愛民，爲日本民族性之特徵。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之上，則尤有足與吾國儒說融會互通之處者矣。

錢詩予初讀時，未知其佳處，時隔愈久，愈覺其無一字可易。以其既饒東瀛風光，而意境復深雋有味也。詩學妙髓，正復難言。

四 風景片

旅行日本者，每至一地，驅車觀賞其名勝，售風景明信片，約可分爲二類：一爲五彩顏色者，價略昂，一則黑白色，日金十錢，可獲數張。又有以紙質之佳否而微異其值者，亦有較明信片加大而純係照片者。在熊本公園時，亦有兜售此物，嘗與予且先生論之，予謂此種風景片，取景極呆，如吾國上海之有售黃浦灘南京路龍華塔諸景，必無足觀。予且云：「是不然。攝影之難，不在采光而在選景，選景必熟諳地理風光者，乃可辦，若異國初游，隨地自攝，耗片甚多，必多遺漏處，轉貽後日懊喪。風景片之妙，不在取景之靈動，而在其能彌補此種缺憾也。」

又有完全以木材雕成風景畫者，一泓春水，斷霞炊烟，模糊之處，無不畢肖。製甚粗，遠觀較好，價廉，大者僅二金耳。此彼邦民間藝術品之一，未必出名工也。

五 飽食

西洋人喜食蠔，炸蠔一味，菜單中多有之。日本人似亦食蠔，且多有海味章魚墨魚蝦之屬，於通衢設小攤，張以露幕，設座煎烹而食之，趨之者甚衆，味鮮而價非也。所見多在夜間，東京銀座附近，比比皆是。友人某君近忽有東渡游學之議。或諷之曰：『食無求飽。』是何言也！今日彼邦當百戰艱辛之際，舉國上下，甘苦共嘗，生死一之，糧食百貨有統制，居民僑衆有配給，是乃理所當然之事。若謂食必不得飽，旅居者多屬贏菜色，是則不然。且聞彼國對糧食百物之統制管理，配求輸濟，法甚嚴密公允，故閭閻晏然，民無騷擾。口糧之外，就食之地甚多，公共食堂及餐館，營業亦復鼎盛，夜九時後燈火照耀通明如晝，道上行入熙熙攘攘，路攤小肆，遊客絡繹，勸一而諷百之喻，吾是以知其必不然也。

六 天婦羅

天婦羅，名甚奇，譯自西文，亦蝦屬，和麵製，道旁露幕煎食者也，味甚鮮馨。筵間亦有用以饗客者，久候則漸冷，略和鹽汁而食之。

七 日本國志

國人無有真知日本者。知者多未能爲國用，或老隱市廛，鬱轡終身，或避席上庠，著書謀稻，朝不保夕，佗條以沒者衆矣。著書紀述彼國政治外交風土人情地理史事者，瀕清迄今，屈指可數，不過黃遵憲，姚文棟，戴傳賢，周作人，董康，錢稻孫數人。以兩國關係之深，接壤之密，同種同文，而國人之歧視嫉視虛僞輕囂也如是，吾是以痛憐國人，深惜日本，而生中國無有知日本者之歎也！

黃公度有日本國志，姚文棟亦有日本國志，然名同實異，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讀海外奇書室雜著，中縫則題曰東槎雜著，共文二十四篇，蓋在使館爲隨員時所作。卷末有日本國志凡例（作於光緒甲申九月），云全書十卷，分記東西兩京，畿內，東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國爲綱，首疆域，次形勢沿革，以至物產，凡二十四門，蓋是地志體裁。末有未備一條，自言刑法食貨等皆未及記，後人君子尙其補諸。日人星野川口宮原三人皆有跋，見姚氏編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謂其譯我羣地志書，集其大成。黃著凡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貨共得十一卷。其最有特色前無古人者，當如藥堂先生所云：「推學術禮俗二志，有見識，有風味，蓋惟思想家與詩人合併，乃能有此耳。若說瑜不掩瑕，則文中惜不注出處，如禮俗志中多用川瀨榜亭之藝苑日涉中民間歲時，寺門靜軒之江戶繁昌記，往往一篇一卷全文錄入，如能隨處註明，證例當更爲完善也。」（見藥堂語錄）姚文棟又有日本地理兵要一書。

八 漢文書

東京多舊書肆，所售者且有漢文書籍甚多，線裝木刻或石印，四史通鑑詩文雜集以及演義小說等，印刷皆甚精密。日人之漢文著述，亦復不少。友人閒步庵在某肆購得石印水滸，明治初板，紙潔墨勻，復有護書册夾，在火車中臥讀，不覺移時。

九 箸

食物亦用箸，旅舍飯肆中所用者多較吾國爲短，且略寬扁，木製，未用前，二木微連，置紙袋中，書御箸兩字，用時，去紙以箸左右平分，始相脫離，紙袋中常附牙籤一枚，更有小紙條，上多吉利語及格言。昔有留學生某，不明箸之用法，取而攔腰折斷，遂成笑柄。然誤用者甚多，讀某君文中亦嘗自言之，初不祇某生一人也。日人好潔惡臭，故木箸皆潔白美新，值又甚便宜，一用卽棄，不虞取用之偶或盡竭也。

十 海驢

世界之大，奇物甚多。動物院中所有者不外珍禽異獸，而奇禽異獸，種繁類別，非但見所未見，抑且未之前聞。幼時居北平，常至西郊三貝子花園農事試驗場，有象，獅，虎，豹，均足增益智識。在熊本公園內，所見乃有海驢，水陸兩棲，特製巨池及水泥所砌峭壁以圍之。體碩大無朋，目細長，皮色

灰黑而滑膩，入水載浮載沉，忽焉飛攀石牆上，仰天一鳴，聲甚尖厲。所食爲餅餌，遊客時購取投之，遂自水中躍出，裸露其全身。

餅餌之外，復有魚食，兩三鐵罐，有水，養泥鰍或蚯蚓等物，覆以細石。園內無專司售餌者，欲購，則自啓其罐，而納相當數值之錢幣於其內，雖小學生爲之，亦無違章者，吾是以知其國民道德之純樸與守法矣。

十一 海行

海行所乘之船甚新，而布置設備，兼東西方之優點而有之，亦俱典雅秀麗。吸烟室甚大，座皆係絨背軟椅或大沙發，甚感舒適，燈光亦和柔悅目。其特色，則圓桌上例不置茶具，桌面下別有數銅圈，大小如茶杯底，可旋動，圈內襯橡木皮，用時，實杯皿其內，不用則旋入桌底。其製略如海上京戲院座背之鐵圈，而實用與美觀，均遠勝之。食堂亦大而精美，食時，有豬排一，盤內陳一剪紅綠紙花，甚可異。聞之友人，則豬排類有骨，食時，插紙花之空莖於骨上，手持而大嚼之，既不濺污，復可免萬一刀具使用時不便利之弊。試之驗然。此又實用與美觀並重之一例也。以此規日本民族性，不論若何細事，率能於整飭之中，寓閒暇欣賞之態度。吾國先哲謂陳師旅之上者，好以衆整，好以暇。又曰：能示人以規矩，不能示人以巧。而日本民族，整與暇並重，規矩與巧兼能，此其所以國益昌盛，日新月異與？

十二 早操

在東京時，某日偕二友人赴一會所，其門前有男女職員數十人作柔軟晨操，操畢振衣登樓，精神奮發，各司所事，勤勉無間，其爲日課可知矣。吾國內各地無線電廣播，亦時有晨操教授節目，實行者蓋鮮，其因職務關係例須晨操者，中級人員以上，或藉故規避，或遲到外出，寢假遂廢。外無砥礪刻苦之心，內多酒食徵逐之好，萎靡偃蹇，今不異昔，異哉！

十三 物質精神

在國外乘火車，時憶京滬路之所謂天馬快車者，行至迅速，戰前已有之，然天馬之名則近數年所立。車名天馬，車尾最後懸一圓木板，白漆，上繪一紅馬，插翅作行空狀。慢車自滬赴甯，單程約九小時，此則五小時可達，想見現代文明之進步。然吾國重工業四十年來未能發達，戰亂以還，更見瘡痍滿地，建設無由。何日能恢復元氣，興振工業，利便交通，以自利用厚生，及貢獻之於東亞物質文明建設，而與世界諸先進國家媲美，跂予望焉！

吾國物質建設既不發達，世亂羣離，言不及義。學者墨守不慚，遂倡言東亞之文明僅在精神。不知精神與物質，實不可須臾分者，脫無物質，則精神亦何所託寄？與其侈談精神文明，或唯心唯物，

不若謂吾人之精神可以創造物質之爲愈，亦惟能創造物質之精神，始足以副精神之美稱。否則，三家村學究日誦高頭講章，亦高談精神，蔑視物質，復古論起，開倒車之誚，復何能免，自力更生，更無從說起。際此艱辛萬難之時代，吾深願世人猛醒，無浸浸於崇頌東方文明之美名，只知享受，不重生產，在此烽火彌天之時，沾沾自喜，而以玄祕腐敗之迷信頹廢墮落思想終其生也。

十四 八幡

輕重工業，日本均自具規模，而八幡鍊鐵一廠，則尤世所著名。車行經其處，惟見黑霧蔽天，肉頭林立，廠基極廣，夾鐵道兩旁，車行數十分鐘方過。予不諳工程，又乏暇晷，復值戰時，無緣瞻覽其內部，至今思之，深有遺憾。吾固願國內青年之勤習理工，重實際，忌虛僞，誠明堅毅，而工商業巨子，亦復協力邁進，不過十載，吾國工業前途必能蒸蒸日上矣。

十五 星相

星相之學，存而不論，日本書肆中，亦多此類新書，大半譯自漢籍，而手相之術，則由西人傳來。東京日日新聞某日記者忽刊一文，曰「三人之買物」，其一載予在古木屋街漫步，於書肆一手相書中，發見菊池寬氏之手相，則大喜，蓋紀實也。然予初不信此種學問，翻閱蓋由於好奇耳。又嘗於東

京夜市，見衣西裝者於壁間懸一巨幅布，上有數百小袋，中實年月八字不同，購者立得印就之批命一紙，法捷而便多人，殊覺有味。然予以言語隔閡，又無通人作伴，欲購其一紙而無以自明，逡巡終却，卒可笑也。

十六 口語之難

欲習日語，東京甚便。聞之樂堂先生，彼留學時，東京市區雜耍場有類似吾華之所謂說相聲者，詼諧百出，課餘常聽，最能增進言語之聽與用。憶予之某戚初來滬，言多歧異，卒不能解滬語，時赴天韻樓等地聽滑稽戲，半載後大有所獲。一日，忽詢人曰：戲中人稱一女爲「鴿子舖」，何謂也？人初未解，略一思尋，則「家主婆」之誤，相與捧腹。然此僅偶爾失察耳，言語之異，俗成約定，市井恆言，固求學之津梁，不可不習聞而熟諳者也。

言語不明則賴傳譯，而舌人之矜，事亦大難。近年中日交涉酬應，日漸增多，每遇招待或茶會座談，言語一科，必賴通譯；演講，又賴通譯；對談，又賴通譯，通譯多如過江之鯽，然譯而不通，或通而不能譯，辭不達意，以辭害義者夥頤。文化溝通，遂添一障。日文又多用敬語，其辭男女尊卑不同，而語言之妙，遂益難發其奧蘊。坊間出版書籍，或曰百日通，或曰一月通，甚至有曰一讀通者，實則苟無師承，無恆心毅力，雖周年半載，仍不得瞭。若常與應酬，時聽演說，有時亦可略明三數語

，必習聞其辭，乃無大謬。如言「糾尼」，中日也；「科可民」，國民也；「米納桑」，諸君也；「瓦他洗」，不佞也；「瓦來瓦來」，吾儕也；「一羅一羅」，形色也，凡此語辭，初聞時必覺其有趣，聽之多次，自能記諳，稍有變化，亦能知其大意矣。然此以引起國人學習興趣爲旨者也，國人習於宴安，沈溺膚淺，皮相之談，深足戒懼。必也從師就傅，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則四五年後，亦可有相當優越之成績，差勝於辭不達意者，而決不至於以辭害義也。

十七 困拙

予完全不通日文。所遇日友頗多能操英吉利語，晤對尚不隔膜。予喜多習外國語，而拙於才，習英文迄今十八年，且嘗背憶字典，時仍口未言而嚅嚅。蓋予讀書能困學而不能巧，曩圈點正續通鑑，錢賓四（穆）先生卽以爲迂，勸改讀紀事本末，卒兩行之。背誦英字典，自三桅船，大風琴起（俱字典最後一頁之字），苦誦凡八月，略有所得，語堂亦謂爲「無用」。然至今英文口語僅堪應對，而讀書則較迅速，不可謂不拜困拙之賜。可見世事利弊，亦兩見耳。日本學生求學，向以勤勉耐苦著稱，卽以外表衡之，往往衣蔽縑袍，與衣瓠絛者立，決無愧怍。吾國今日學士，胸無點墨者不少，然率非千餘圓以上之洋服不穿，祇知崇尚歐美侈習，而忘其樸質之本原及顛困流離之境，靜夜深思，至可喟歎。

十八 紀念品

瞻拜神宮，多思得紀念品。神社附近皆有咒符，紙多白色，與吾國之黃符丹籙者不同，其可求也則亦如吾華。又有箸，以杉檜材爲之，異於凡木。奈良有橿原神宮，殿基甚寬偉廣闊，其前爲垠野，多有攤鋪，售珍珠，價自一圓至數十圓，用爲飾物，遺餽善女人。

餅物亦參宮土產品也。有赤福餅，神代餅，太閤餅，生姜糖，羊羹，絲印煎餅，宇治山田一地，年產額五十萬餘圓，其他物產稱是。吾國勝地土產，亦復不少，苟能銳意經營，改良製造，一俟交通便利，車船接通，裕國福民，當亦不遜於彼邦神都也。

十九 羊羹

羊羹一物，頗有古風，實則飴之一種，今所謂糖糕之類。長條，色棕黑糝雜，質軟而味奇甜。予嘗數啖之，以其過甜也，致不能盡一器。口之於味，有同嗜與？

二十 敷島

捲煙已有統制配給，可購者有膠牌，日之光牌數種，而敷島牌煙，則較他品徑粗體長，尾端銜口

中空處，不實菸葉，每枝有極細淡絳色花印，殊爲美觀，而味尤深辣強烈，富於刺激。友人潘君大嗜數島，除每日自購外，以煙量甚宏，慮有不敷，亦時乞諸其鄰。某日於濊舟處，見有數島牌，其包式大小顏色，微與平時購吸者不同，以爲奇貨也，立購數盒，歸而吸之，則盒內所有竟爲昆布海帶等鹽漬物，味兼酸鹹，不盡可食，亦名數島，而非習見之數島煙也。

一一 飯店

帝國飯店，東京最著名之旅館也。建築及布置招待侍應，完全西洋化，與海上之國際，華懋等較，殊無二致，惟佔地較廣，環廊迴閣，全部建築爲四方形，樓臺巍然，雕梁砌階，花木扶疏，尤富古代歐洲與東方建築調和之美。

有餐廳，亦有客座，俱以陳設華麗，氣象高爽，甲於其國。然予人印象最深者，乃不在客座餐廳，而爲櫛比對闔之寢室。寢室每層約數十間至百間不等，皆有浴室，而牀椅桌檯，几架櫥格，室有不同，形有異狀，疊花雕木，曲折精巧，俱視其室之大小廣狹長闊而爲之製定，故一室之中，數其可以置物之抽屜，大小乃有十七八之多，利便旅客，莫此爲最。旅客卽攜有多物，零星紛亂，不易收拾者，居其室中，各物俱得所依歸，必須露置於外者，僅茶具煙碟新聞紙等而已。斯又日人之精思工巧，與其美術思想之能普遍與實用也。

二二二 淑女

飯店迴廊及客座中，時見窈窕少女，或盛裝婦人，短裝絳襪革履，唇膏殷然，如含珠丹，亦時有吸煙，多用長煙嘴，嫣然一笑，雖語言隔闕，亦深佩其健嫻多姿，驚俗絕麗。然未嘗一與之交談通款曲也。

古吳王宮有響屨廊，其詳不可考。今此等躡絳履之女子，踏步飯店迴廊上，屋內靜寂，其聲格格，清琅可聽，此階此廊，固亦已具響屨之妙用矣。

二二三 運動大會

赴東京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參觀國民鍊成大會。競技場，猶華文「運動場」，而國民鍊成大會，則舉國學生青年及職業界民衆共同參加鍛鍊體魄之集會表演也。運動場地甚廣闊，其附近之建築物，亦巍峨瑰麗。觀衆達五萬人以上，而夾道歡呼層集路旁者，亦萬頭攢動。運動之節目甚多，自（去年）十月二十九日開始，至十一月三日始閉幕。今日（十一月二日）運動節目，殊爲精采，且多集體訓練。予所見者，有產業體操，國民學校體操科武道，集團銃劍道，陸上競技，及戰場運動等。其產業體操，表演者多職業青年，表演時優無線電播送之口令及音樂而操作，動作步伐，整齊迅速，不

在軍隊及學生之下。諸女學生之表演，皆衣背心短裙，赤足，行沙地上，健美甚。

在會場中，休息時刻由全場職員選手及觀眾，同作簡易體操。天氣爽朗，午間頗形炙熱，而觀眾擁擠，易生疲憊。簡易體操前後不過數分鐘，屈手伸足，連續動作，復作深呼吸數次，而全場精神爲之一暢。行時，有女指導員十餘人，衣藍運動服，環立跑道上表演指示，頗予未諳操法者若干利便。其法輕易而復有益，略加記憶，擴而充之，卽在家庭中，亦可時時舉行也。

二四 中國之夜

日本歌曲，近年在吾華亦頗盛行，如「中國之夜」，海上舞榭歌臺，傳播甚噪，卽窮鄉僻壤，輒留聲片之力，亦時得靜聆雅奏。予夙不喜日本曲調，惟雅愛此歌。筆墨事倦，偶於無線電中聽之，輒覺油然而神往。惟此歌名「中國之夜」，大約係日本製曲家所作，以表現中國情韻爲主者，而予每靜聽之，低和之，腦中竟幻成海上神山諸勝景及彼邦風光人物，歷試不爽，亦一異也。

筵前每有歌舞助興。某次奏此曲，表演之女郎時以雙手托腮，左右微擺，舞袖搖曳，樂聲悠揚，頗有瓊瑛瓊然之妙。

二五 柿

日本有柿子，其種性與華產不同。居國內時，北方所食之柿棕色，形扁平，皮堅澀，中有關十字暗紋，熟時味甘。南粵所食者，橢圓形，土紅色，皮薄而多肉實，熟則質愈軟而色愈紅，故廣州一名曰紅柿。日本所產，形近中國南方之柿而色則棕黃，皮亦堅硬如北產，味淡甘。居雲仙時，嘗就老婦購數枚，沿山剝食，至今思憶，尤覺有味。

二六 猩猩

歌劇多表演於筵前，尤以進和式膳肴時爲普遍。或僅有樂工奏曲，弦瑟諧鳴，或卽由侑酒女郎，翩然起舞，妙麗和歌，亦不甚解其曲牌及劇情也。有女史表演「猩猩」短歌劇，猩猩嗜酒，主人縱之使醉，表演時中置一大酒缸酒勺，載歌載舞。演者三四人，其飾主人者，於劇中爲男性，然不化裝，功架氣魄，俱神似吾國舊劇中之司馬仲達，面亦傅重粉。唱辭似多酒名，表演時且狀醉態，然未能深究其奧義也。

三七 食雞

火車中食雞。偶思海寧王先生靜安一聯云：「市朝言論雞三足，今古興亡貉一丘。」另一聯爲：「人命賤如雞犬豕，天心視作馬牛風。」則不憶誰人作，亦忘其何時過眼者。然兩聯俱寓沉痛於幽閒

，而後者尤甚。雖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然竊念人生仍當以服務爲羣，犧牲小我爲無上要義，其出發之點，則爲儒師之泛愛衆，墨徒之交相利，兼相愛。文學作品以人生爲對象，側重現實之描寫。際茲世亂。過去支離破碎之暴露性煽動性文字，雖非所宜，然歌頌昇平，亦非其時。無已，其以文字表現民間所感受之壓榨熬煎，世亂所施於一般民衆之苦痛，爲初步之伸訴與！

有破壞而後有建設。然而人類所希求之最後鵠的，則爲建設而非破壞。文學固重現實，而尤要在能指示一種未來之理想，一種至善之生活止境，故「拿藥方來」之呼聲，在今日不能不視爲根本建設最實際最具體之要求也。

二八 思想

今日談思想問題者，小則一國，大則東亞，然於其根本使命，不可不明辨之也。東亞之地域至廣，百年以來，被侵略被歧視而有待於解放之民族，亦極衆多，在此東亞地域內，必先安定民生，使各民族各國家之庶衆，均能得適宜圓滿之生活，有無相通，截長補短，而致力於經濟之提攜，文化之溝通，則一切主張，一切理論，始有確切之寄託，不致成爲空洞，形同畫餅。文學之目的，大別之不外二種：一，不滿意於現實情狀，謀改革，而先之以破壞；二，現狀雖不盡滿意，然仍有塗可循，非必全謬，則但謀演進式之改良。其第一種，過去左翼文學，憤激之變切者，至於非孝叛親，其描寫，始

於舊封建社會之幻滅，繼則由幻滅而動搖，由動搖而追求，以期望於其理想之新生。然其新生仍無具體之目標與建設之途徑，大言炎炎，而國勢日益紛衰疲弊。此不僅吾國一國爲然也，而受害之深，十餘年來，吾華爲烈。經濟建設無具體成績，則民生凋敝，則激憤痛切之呼聲自然發生。近年諸家作品，以醫術喻之，皆脈案也，皆陳病源者也。然有病源而無藥方，無適合體質適合病徵之藥劑，而徒特破壞，徒恃鼓吹，則其病將益深。一國如此，諸國又何獨不然？

二九 和菜

某夕初進和菜。此和菜非國內三十元五十元之和菜，而係日本式菜之謂。人各一黑漆盤，光澤可鑑人。食白米飯。菜每種一小碟，習聞之生魚片，生菜煎片，生鹹菜俱備。又蛋羹一盃，蛋外雜淡味軟肉之魚片，不知其何名也。同行八人，半數爲初嘗異味者。菜肴之中，雜用魚片之處甚多，然魚之種類，在國內均不經見。

三十 醬湯

和菜之湯，人各一漆碗，有蓋。輕輕啓之，則見水中有醬色粉屑漸自散漫，遂成濃汁。蓋爲醬麩所製，淡無甚味，聞富於營養料，友人食多盡其器，愧未能也。

三二 聚飲

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云：「手抱三絃上畫樓，低聲拜手謝纏頭，朝朝歌舞春風裏，祇說歡娛不說愁。」原註云：「業歌舞者，稱藝妓。侍酒筵，頗矜莊。樂器止用阮咸曲，似梵音，以牙撥絃，又有細腰杖鼓，以手拍之，擊鼓雙槌搗擊，淵淵乎作金石聲。舞者以扇爲節，有折腰垂手諸態，甚類唐宋間營妓官妓。士大夫聚飲，輒呼之，不爲怪也。」今日此種情形，仍甚普遍。以牙撥絃，折腰垂手，綽約美曼，儼然雅樂音響神韻也。

三二 幽趣

公度又有詩云：「滿院桐陰夏氣清，汲泉烹茗藉桃笙，竹門深閉雲深處，盡日惟聞拍掌聲。」注曰：「喜園亭，貧家亦花木竹石，位置幽而雅。門常設關，行其庭，闕然如無人者。余嘗訪友，筆談半日，不聞人聲。呼童烹茗，亦拍掌而已，使人儼然有出塵之想。」此語亦甚確當。予在東京時，訪友未值，其寓在鬧市之背，甚靜僻，門扉緊閉，微露燈光而已。過京都時，獨赴吉田方覓親戚李君，該地有一神社，紅垣綠樹，饒有幽趣。李君寄寓人家爲房客，所居傍山，庭院闕然，屋宇係舊木所構，爾後階石有薄苔，落葉無人掃，似可入唐人詩境。

三三 牛乳

牛乳製者多用科學方法消毒提煉，各地皆然。滬市鮮乳有所謂A級標準者，謂其潔淨可靠，含有適量之脂肪也。然近日價實甚昂，定購者且須保證金，又須請求配給，手續甚繁。居東時，不常進牛乳，因旅舍早餐，皆有定食，偶和少許於所進麥羹或薯片中，亦不知其味。惟渡有明海時，碼頭有臨時售攤，實牛乳細長玻璃瓶中，食之尚微溫，飲畢即還其細瓶，價僅十錢耳。味鮮而製潔，趨之者甚衆，雖無商標，仍可謂爲高等飲料也。

三四 木燈

住阿蘇觀光旅館，地近大火山口。旅館係西式樓宇，建築都麗，其餐廳之頂，長方形，純用巨木構築，原色黃白，不加漆髹。梁間懸垂厚玻璃燈數盞，式甚宏美，燈架亦用木製，於西洋美之中，更有古樸情調。

三五 大車

各地多有公共汽車，用木炭行駛，蓋戰時應有之景象也。火車抵站，旅館亦有特遣大車迎迓旅客

者，往往乘之遠駛數里，或須登山，亦不取值。惟乘客甚爲擁擠，與今日滬地居民所遇者略同，然守秩序，遂指導，老幼婦孺，攜衣物箱籠包件者，比比皆是，於道旁先作一列行進排隊，無擁前顧後之患，亦無推人攘物哭喊喧鬧之現象，則遠非滬人所能及。等一乘車耳，彼以衆整，故人多不患無位，我則人自爲政，故人少而患所以立，散沙之誦，有由來矣。

三六 華人

日人對於吾國僑胞，未見歧視，若言語通達者，則出入大利，更無故遭侮詬之事。抵大阪時，所乘者爲長途電車，車中一日客，衣藍袍華服，加馬褂，狀頗雍容自得，同座乘客日籍甚多，亦無訕笑厭嫉之者。入商肆購物，語既不明，偶欲問訊，則非借筆談，卽屬夷語，手指口畫，一望卽知其爲異國遊客，而店員指點清晰，計算精確，曾無僨事。衣料等物，現購行配給點制度，初買時多不甚諳習，售貨女郎又頻加解釋，務使心領神會，態度之和婉，禮貌之周致，較之國內百貨商店售員之必須仰之彌高者，其賢不肖不可以道里計矣。

三七 名片

與日人對晤會談，必備名刺。故每日名刺之用，常十數紙至數十紙。名刺之用處甚廣，交換識其

名字，一也；互知職業住所，二也；一見之後即不必再事問，三也；而尤有用者，則日後再晤或通函，有所依據，不致重起爐竈，毫無印象。國人相見通名姓，每不樂用此，或自居名流，人所盡知，有時充耳不聞，有時姓氏混淆，誤此牽彼，貽誤無窮。一刺之微，固亦可覘兩國社會習慣之醇厚與澆漓矣。

三八 八重光

名刺之製，大者如吾國舊時拜客之有紅帖，今久廢矣。日本所用，竟有關不滿一寸長不過寸餘者，長崎所遇有藝妓曰八重光，其名片即類是，四角作圓形，有脂粉氣。雲仙有老翁精茶道，名百鑑齋，自創茶道流派，位列「家元」（即創始人）。其名刺亦甚小，淺藍色紙云。

三九 茶道

日本家庭婦人，亦善烹茶。用何種火，何等器具，何種茶葉，烹若干時分，如何端跪揮扇，無不纖纖畢悉。飲茶用陶製碗子，烹後所進實爲濃綠色之茶羹，並非清冽如水者，此古「茶道」法所製，頗與吾國閩人潮汕人之講求功夫茶者髣髴，惟閩茶用細盃取啜，是則微異耳。

龔友人憾翁居滬時，常過其廬，以得嘗功夫茶爲樂。亂後憾翁本住香港，後舉家內徙，寄寓桂林

，顛沛播蕩，久失音候。月前得友某轉告，憾翁已罹疫於四月前物故，是耶非耶？雲海遙隔，悲愴何極！

四十 生魚

日本食生魚片，有曰「薩西米」（譯音）者，以鮮魚明亮之淨肉，切薄片甚整齊，色紅白交映，置青花白釉橢圓形小磁盤內，其旁則精製醬油，紫黑色，味微甜，黃綠色芥末一團，亦置細皿內。各器皿又置漆製膳盤上，盤或黑漆光堪鑑人，或漆紅，色調配和，明雅如一幅玲瓏圖畫。友人多不敢食生魚。然其魚異種，肉至鮮嫩，且洗淨清潔，不虞有他，予久而嗜之彌篤，在滬亦嘗得食，此中有真味，則清嫩淡泊四字可以概括其全貌矣。

四一 嚴肅味

國人輕易，流爲佻誕。憶昔內山完造君遊西湖，聞南屏鐘聲，其音色與在日本所聞琵琶湖面三井寺之鐘聲不同，因而悟徹兩國國民性之相異。內山之言曰：「憶在中國各地寺院所見佛像面目，無令人生畏生怖者，即孩稚亦常在五百羅漢堂內嬉戲，於佛像視爲毫無足懼。雖蹴鬼而立之鍾馗畫幅，亦絕無鬼氣逼人。金剛天王，既不足懼，復不足怖，似反覺其病有疵處，稍一觸動，便格格發笑。令人

觀瞻，惟見其慈眉善眼。而日本佛像，則嚴肅味十足，不禁使人生此種人方能優勝之感。嚴肅固爲真實不僞，本來面目，更含有可畏之義。故日本所有佛像，大抵均可畏，且使觀衆深感恐怖。」此語甚有意思。此不僅佛像藝術品爲然，卽日本人之軀體面貌，喜怒哀形於色，亦多見其真實切摯也。

四一 三易

入日本人之居，及門，易靴履著拖鞋，入客室，又去外來所著之拖鞋，易以室內所備者。趨庭或更衣如廁，又另換著專用之木履，不憚煩也。非不憚煩，蓋初源於生活方式之精細，愛複雜，愛纖巧，外人視之爲繁瑣耳。

四二 便當

日本職員常携食盒至服務場所，傍午進食。旅行舟車中，更多臨時購食者，曰便當。其製，薄木削成之小匣耳，盛醬藕，黃蘿蔔片，昆布，細魚，粗糕之屬，又糙米飯一部分，溫冷不等，御箸亦一副。隨時隨地皆可捧而進食，食畢，殘餘及箸仍納還匣內，繫以細木絲，決無狼籍之象。便當售價不一，通常約三四十錢不等。無異常豐富者，若自備，則所攜多爲漆盒，各物稱是。今吾舉國倡淬厲身心，習刻苦耐勞，而恥惡衣惡食，每有宴集，千金一擲不爲豐，隨意小酌，二三人率已百金以上，瞻

彼遠民，內顧災黎，捫心自問，何功何德，能無愧汗耶？

四四 紙窗

入日本人之居，席地而坐，無桌椅床坑，所見除牆壁，天花板，席子外，惟紙窗耳。紙窗範圍甚廣，窗用紙糊，門戶亦用紙糊，通稱之則曰障子。

夏巧尊先生嘗論日本紙窗之可愛，略謂日式紙窗之格孔大，木桿細，看去簡單明瞭，中國現用之紙窗，格孔小，木桿粗，甚或拚成種種花樣圖案，顯露紙之部分太少，其異一也。日本家屋凡遇木材部分，不論柱子，天花板，廊下地板，扶梯，均保留原來自然顏色，不塗髹彩。障子亦係原色，木材過若干時日，呈似楠木之淺褐色，糊以白紙，色甚調和，其異二也。日本家屋門戶，通常皆左右拉移，不用鉸鍊。製作有專門工匠，用輕木材，合筍門縫，完密輕便，其異三也。日本皮紙，潔白而薄，討人歡喜。障子紙潔白勻淨，糊上格子時，又甚頂真，拚接之處必在窗櫺上，不見接合痕迹。日常拂拭甚勤，紙上不略纖塵，每年改糊二三次，故經常乾淨，其異四也。

障子通常皆關閉。居住室內，不似玻璃窗戶內外通見，故益覺幽靜。陽光射入，燈光外映，皆柔和醜有情趣。醫者又言日光之紫外線通過紙窗，較玻璃爲易，故居紙窗屋者爲健康。是則精治科學之言，衛生家不可不曉也。

四五 文化

辜湯生先生（鴻銘）曩在日本講演，謂日本人爲中國文化之裔嗣。其根本理由，謂中國文化發源於中國，但後經遼金元等野蠻民族之侵掠，純真之中國文化，竟絕跡於亞洲大陸。日本於唐代，中國未受異族蹂躪之先，卽已繼承中國文物衣冠，至今依然保存昔時風貌。斯言也，雖未免失於偏激，若僅就一部分文物風俗論之，則仍不得不視爲頗確當也。

四六 大樹

民族之前途，所喜者活躍強壯，所慮者墮落衰敗。或以爲今日日本民族至爲健康，譬諸少壯之年，體強腦健，對於外來文化，吸取消化，無不受益。中國則正如破落子弟，無堅強發奮之心，無覺悟向上之志，墮落衰微，恬不知恥。然就予潛默體察，則吾中華民族之健康，正亦不亞於日人，卽彼邦或歐西學者所論列，亦謂其聰明睿哲，堅毅耐苦，世不多覩。深愛中國者，當知中華民族之偉大，惟在其整體之堅實渾厚，而無與於枝節之柔條蛀磨。一譬如大樹，當觀其全部，不宜僅覓其蛀蟲之葉。一此武者小路實篤小詩所言也，予深踐此喻，將以自厲，並願與吾同胞國人共勉之。

四七 女教

日本男女分校，非惟教育編制不同，即國文，數學等課本，亦別爲編訂，而各種婦科技藝作業，尤爲重視。如縫紉，既有洋裁，復有和製，無不精勤學習，必須寬窄適體，摺捲針腳，繁雜規矩，不爽分毫，以視吾國舊日之女紅，應無多讓。又如污垢洗滌，漬穢祛除，掃灑拂拭，烹飪調味，禮法儀容，皆應敬慎從事，學驗並重。而女子體育，復極發達，於溫柔端雅之外，不脫健美風度。結婚之前，復可入「花嫁學校」，務期賢妻良母之得以自然養成。其能世世相傳，教子則忠君愛國，治家則克勤克儉，恭順服從，有來由矣。此種教育制度，在今日是否完全可法，姑不置論，然國於大地，必有以立，此種寓溫柔於順從，以及相夫治家，撫育兒女之嚴格訓練，實爲日本女子教育之根本精神，則吾人不可不努力體察而深思者也。

四八 小學生

參觀東京某小學校。校址殊廣，屋宇亦闊，自幼稚園以至高小均備，學生五六百人。其設備已有階級教室，工藝教室，又見上自然科學課，教師講授，佐以巨型儀器，復口誦圖講。幼稚園之課室，皆有小椅桌，風琴，頗似今日上海公共租界諸公立小學校，課室外有小庭園，鋪泥沙，又養鴿雀等禽

物，實籠及欄圍中。校長年逾五旬，面瘦身頹，御細邊眼鏡，玄色禮服，硬領，領甚潔白。從事教育二十餘年，不預外事，觀其外貌，頗似吾國之廖茂如博士。參觀既畢，校長率全校學生列隊行進於廣場上，凡兩分鐘而集，校旗爲導，按部就班，皆白色背心，黑短褲，跣足，雖四五幼齡，亦步武整齊，如臨大敵，而合於無線電擴音機所播之節族。每過一班，輒右視向客敬禮，客亦答之，肅然起敬，閉目微思，不自知涕淚之盈眶也。

四九 生花

一淨瓶耳，一瓦盆耳，然植以花枝松幹，略加細泥小石，點綴其間，日影斜移，臨風微動，遂覺此中亦一小天地，靜觀自得，能使滿室生春。折花插花，亦成婦女專門技藝，曰「生花」，一枝一瓣，既經布置，煞費心思，未可輕移。此種家庭裝飾，西洋雜誌亦多有講究之者，然以屋內情調相異，似不及其精微，亦不及其能於清淡疏落中見奇趣也。

五十 銀座

銀座爲東京繁盛之區，過客無弗稱譽之者。其地通衢，道路廣闊，交通便利，電車公共汽車空中高架及地下電車，交織縱橫，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商肆林立，百貨雜陳，晚間更有夜市，男女雜沓

，行人擁擠。路旁密植楊柳，夾道隨風擺舞，搖曳生姿，益以高柱圓球電燈，彩耀相襯，遠望如憑添幾許明月。諸肆除新屋建築外，亦多舊式商舖，多年木製市招，塗以顏色，金碧眩目，亦如吾國。

五一 歌舞伎座

歌舞伎座爲東京日本舊戲館之著者，約與滬黃金戲院相仿。戲院之特點，不易盡述，然下列數點必爲中國現代舊劇舞台所無。一舞台左側多一長直形木臺，直貫觀衆座位，達座位後排，演員之出入場，有時由此路徑。二，舞台右側有一小型凹進之處，音樂場面居之，奏古式笙瑟，衣灰色或黑色和服，男女均有，年皆甚長。三，演員不開口唱，唱者爲場面內黑衣和服之一人。

五二 假定

舞台上見二三人，玄衣玄褲，蒙面，露其雙目。有時隱布景後，時或隱現，詢之友人周君，亦不甚解，以爲飾鬼者，後更問同座之菊池寬先生，則以英語講述之曰：此等人乃假定其本不在臺上者。蓋檢場者也。

五三 鏡獅子

觀菊五郎演劇凡兩齣。日人習稱之爲菊五郎丈，如吾國舊劇之有楊小樓。

其一曰「梶原平三譽石切」，劇情頗曲折。大意有一年老之貧戶，且有一弱女，窘迫而來貴胄之莊上售一家傳寶刀。磋商試其鋒利，須殺二人爲憑證。適有一待死之囚，試之立斃，然無第二人可以再試。其一白面貴胄以爲即可購，另一紅臉貴胄泥之，辯論再三。其餘貴胄武士，皆威儀多方，間或插一二語勸阻或反對。貧戶跪求願自試，先使其女他去，然後哭訴各人前。白面之貴胄拔刀而起，挺身而舞，悲憫不忍殺，揮刀立斷莊前一石缸，衆譽刀，又譽其神力。彼卽購刀，並予貧戶多金，貧戶攜女叩謝者再，貴胄亦八面威風，歡愉異常。

故事之詳情，曲折原委，絕不止此。此僅就予所知者，約略追記。菊五郎所飾者，卽白面之將軍。此白面及紅臉，貧戶，弱女，表情俱極生動，化裝頗多特異，皆著木履，舉手投足，動輒合乎規矩，大類吾國舊劇。

另一齣名「鏡獅子」，劇情據菊池先生相告，則「女郎爲一獅形面具之靈所攝，而此面具則一精工之雕刻品也。」菊五郎初扮女郎，宛如窈窕妙齡，及爲靈攝，忽改裝爲一獅頭武生，在台上搖擺舞弄，頗見威武，時以其長數尺之獅髮東西投甩，觀其氣派，甚似楊小樓飾金錢豹，四座掌聲響動，亦如春雷。

五四 東寶

東京郊外，參觀東寶電影攝影場，方製「鴉片戰爭」，內外景一客廳，一則街道，俱富於中國情調，演員之飾英人者，亦黃髮隆準，頗得神肖。後在庭中舉行茶會，女明星如三井春子等，皆任招待，齋客坐談，進咖啡西餅。歸途中，女星及若干女職員亦假乘吾僑所坐之木炭汽車返市區，沿途笑謔，活潑天真，頗不寂寞。予有諸明星簽名，苦不明其音讀，請久米正雄先生爲注英文拼音，保而藏之，彌可感也。

五五 溫泉浴

日本人好潔，故勤沐浴，而溫泉諸勝，尤足養性怡情。雲仙諸嶽，風景絕幽，溫泉穴脈，遍地俱見，平地起煙霧丈餘，嗅鼻皆作硫黃氣息。試以鷄卵置沸騰處，頃刻可食。沿山多細石，間雜灰燼，旅舍卽傍山建築，寬敞高宏，西式和式兩備，淨雅清麗，異於都市所有。引溫泉水入旅舍內，築巨池，有新式排水設備，水經日沸熱，浴客三五同池，下水時常號呼叫囂，肌膚在水內數分鐘，遍體發紅適潤，手足微皴，其樂乃爲生平所僅見，不惟衛生有益於健康也。久浴則體疲，披巾返舍假寐，聽窗外松濤，遙望滿眼楓葉，翠樹叢山，此情此景，髣髴目前。

五六 登高

登雲仙普賢嶽，乘馬，爲予生平第一次。馬俱壯駿，乘時，先以舊黑色馬袴加原有之袴上，可免坐騎時磨損。既行，馬夫持小竿尾隨，細徑崎嶇，每至盤旋轉升之際，馬輒故趨崖際，履艱危而過，無不化險爲夷。山高拔海千餘尺，經羊腸細道至其半峯，則更下騎攀緣而上，最高處四眺，披襟當風，則見霧氣與山雲融化一體，積鬱塵垢，爲之一清。吾國諸山，亦多名境，然登臨探勝者蓋鮮，若普賢者，蓋亦黃山妙峯之儔與？

五七 旅行

小學生結隊登山，來自各地，俱借宿和式旅館中，旅館門前堆屐數百雙，皆學生所遺，饒有奇趣。學生衣黑色制服，面容紅潤健壯，裹餛飩，負行囊，手持木杖，女生則自領黑裙，亦復潔雅明麗，大方可愛。有遠自福岡來者。

五八 山民

旅行至一處，或名山古剎，或紀念勝地，多有製爲木戳者，候遊客蓋用，歸作紀念。其戳甚大，

兩色或多色套板，上繪風景人物，以及年月地名。雲仙極峯處亦有之，司其事者一老翁，年近六旬，而精神矍鑠，大勝少年。山民體健誠樸，各地皆然，此何能獨異。

五九 英靈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彼邦之戰死殉國，以骨灰歸葬，英靈瞻拜，卽在舟車之中，亦虔敬異常。國家特頒一紙，大書英靈二字，紙厚字黑，形如吾國清明祭祖掃墓所用之「包袱」，詳載姓氏，階級，殉難之地，殉難年月，貼於火車玻璃窗上，保藏英靈之親屬，則正襟危坐車內，過者咸一鞠躬，深而肅穆，親屬亦答禮，悲悽光榮，形於眉宇。在熊本，又嘗見烈士銅像，則紀念日俄戰役者，過客亦無不肅禮。

六十 尾語

予爲粵人。生於幽燕，平素不慣作海行。十二歲時始出燕京，由天津附船而滬，凡四日乃達，又南行至廣州，輪船凡八九日，巨浪襲來，昏憊如病，又見海天一色，形單影隻，輪上空氣惡濁，益增悵惘之想，至是遂憚海上旅行。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予嘗由滬赴香港，乘英輪「亞洲皇后」號，二日抵埗，船大而行疾，不感顛簸之苦，而艙室起居，見人接物，亦尙稱整潔，遂漸洗故態。以

爲海行甚適，當遠遊歐陸，近旅扶桑，非不可期。不謂戰事蔓延，港島以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重返亞洲人之手，翌年三月十七日予抵廣州，苦住至四月二十八日始得附「筑後丸」返滬，沿途多泊，舟行十二日。世亂羣離，日甚一日，頗以安居習靜爲趣，不樂復有遠行。詎知是歲冬再作遠遊，雖舟行僅二日，實見山水雲霞之妙，海上三山，瓊島蓬境，未因戰禍而大異其趣。萬物虛誠靜觀，既皆自得，一飲一啄，或半緣境會，半因人力。曩作「異國心影錄」，披露「古今」十九期紀念號，多郵貽彼邦學士，共謀認識。今草茲錄，亦本斯旨，雖值舉世兵燹，言不及義，亦惟緬念匹夫有責之訓，重申我思我存之義，聊記一時心情，藉供他年話舊耳。

本文之紀述，以遠遊所見爲主，而平素生活思想印象之有關者，亦約略及之。記不以定期，期又不以定時，燈下偶書，或七八行，或三四十行，隨緣輒止。故每段自成一義，或記一人，述一事。總冀首尾相貫，前後呼應，非俟全文既竟，不以災禍梨棗。雖文字無靈，徒勞終拙，亦惟見其情真意誠，或有異於時文，亦不求其甚工也。

數月前予嘗爲某報撰論文，既刊出，則編者或惡予文之喜談個人筆調，媿語體裁，輒爲益數行，謂身邊文學，今日允宜摧廢。其實文章與個人，關係至切，非作者個人所躬歷親嘗之生活經驗，即不足以見真實，亦無從與論喜怒哀樂之情。報社論評，時有「我們要」「我們要」之語者，雷霆之聲，叫號恣言，固足以振聾化瞶。若僅掇拾浮辭，堆砌術語，空洞虛誕，則將轉爲世詬病。不佞倡讀自傳

文字，去歲東行前，曾草「談自傳」一文，論者以爲知旨。然則打倒身邊文學之語，厲人吾文，將成上品幽默。讀者或亦啞然一笑乎。（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記於海上存仁堂。）

女畫錄

我這個題目，對於中國的讀者，是用不着詳加解釋的了。但是爲了它還要譯成日文另外發表的關係，這個難於從字面上索解的題目，不能不多少再說幾句話。從前的人對於思想和學問，是主張自强不息的，他們從來不會怠惰，也就是永遠的無止境的在求進步。如果「故步自封」就變成自己把自己的境界刻劃定了，不能再進，只有向後倒退，不能夠接觸到藝術上心靈上的堅實明徹的真境了，「今女畫」因此就變成了令人羞慚汗顏的一句申斥的話。我在今年春天發表過「異國心影錄」和「海客譚瀛錄」兩篇長文之後，對於日本，本來想暫時的沉默一些時候，多做一點充實自己的工作，暫時不再寫什麼東西。不料入秋以來，竟又寫下這篇文章。是不是也會變成自己刻劃自己前進的路程的徵象了呢？所以這篇文章叫做「女畫錄」，蓋欲其別有新說，不盡是把舊日的話反覆重疊，或竟病未能，則亦應該對於自己文章的內容多少有點兒警戒耳。

一 飲食之間

從乘船離開上海起，到我住在唐津市爲止，在舟車之間，和他們國民的日常生活上面，我都看不出這一年來的日本國內，和去歲我來的時候，有什麼顯著的變遷。

我們對於日本的別的事情，也許會向許多方面去探索尋求，都不容易獲得詳細的解答。但是對於飲食這一項是每天自己要親歷的，用不着怎樣煩心就能夠從事實上找出正確的答案。在目前，日本的國民不但是在戰時生活之中，並且還可以說是在體驗着決戰階段中的緊張生活。這種生活，是緊張的，嚴肅的，然而在嚴肅緊張的生活之外，我更喜歡他們的恬靜的那一方面，似乎更能夠表顯出日本人精神的真味。中國從前的人說「好以衆整，好以暇」，是最合乎生活的理想的。「衆整」已經是很難做到的了，「衆整」之外，還要「暇」，這更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生活體驗。大約東方文明的優點，這也要算是一個。

現在輪船上不再進西餐了，吃的完全是日本式的飯菜。爲什麼呢？難道沒有魚，沒有牛肉蔬菜這些東西了麼？不是的。日本菜之中，也用牛肉，至於魚類呢，日本是產魚的國家，魚的種類尤其繁多，量更豐富。不過西餐的烹調，比較麻煩，道數又多，耗時費事，和國民節約蓄力的精神不合，所以除了少數的特殊情形之外，都不大吃西餐了。日本菜的吃法，普通是每人一漆盤，內放一碗醬湯，一碟蘿蔔鹹菜，一碟生魚片，一碗青菜燒肉絲，另有吃飯的碗箸等。攪取和進食，都很輕便的。

吃飯之後一定要吃茶的，茶葉也是日本種，但是味道很清冽，很像中國的龍井。茶碗和茶壺都是

日本式的，茶碗有平頂的磁蓋，碗下有漆碟，壺柄有細藤纏着，式樣很玲瓏巧小，我們在上海也常可看到，這裏不用多說了。

醬湯大概日本名字叫做味噌湯罷？盛在黑漆碗內，碗蓋一啓，碗裏的棕黃色的粉屑都溶散開來了。味道很鮮，有的時候還放一兩片鮮蘑菇，一片大內的魚，也許還有幾條煮熟的青菜。

提起了吃生魚，大概是中國朋友們初聽見的時候，最感覺畏懼的事。其實呢，吃過一兩次之後，大約每個人都會愛好起來了，最好的生魚吃法，叫做「薩西米」，把十幾片細滑的半紅半白的魚片切好，放在白釉細磁的碟內，加上一撮拌過甜醬油的細蘿蔔絲，幾片碧綠的生黃瓜和一塊團狀的黃芥末，顏色是配得清麗雅淡極了，這種魚片，再拌上醬油，吃進嘴裏，一根刺也沒有，並且又都是最新鮮的，絕對沒有冷藏的陳貨，對於身體的營養，也是很有益處的。

這幾天吃的飯，有一部分是粗米，也有一部分是麥飯，米大概和上海配給的戶口米的質地相髣髴，有時候加一點高粱和糯米，摻混在一起，就變成很黏和，顏色也就變得有點黃的了。爲什麼要吃這樣的飯呢？這也是日本國民的自肅激勵的精神的另一方面的表現。假使和上海的某一角落的只知道奢靡墮落的「世紀末」生活比較，我們不是要慚愧萬分麼？好在現在上海的都市生活，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改變的時期了。我們決不悲觀，也不要無謂的空抱妄想的樂觀，一分辛苦，一分血汗，不自覺的幸福和效果總有成就的希望。我們現在遠居異地，去國懷鄉，遙瞻故國，中間隔着一片滄茫的大海

，海裏每分鐘都湧着狂吼般的怒濤，我們對於祖國的馳念，怎樣能夠和這些怒濤的聲音呼應，布達到每一個愛中國和愛整個東亞的前途的人們的心裏呢？

一 舟車之間

到日本去旅行，交通的方法普通大概是三種，一是乘飛機到福岡，一是乘船到神戶或長崎，另一種方法是由上海乘火車到天津，換車經過朝鮮，再由釜山乘輪船到日本下關。這三條路徑，比較起來，第一條是航空路線，在空中飛來飛去，距離既近，又非常的逍遙自在，這是像幾何學所說的兩點之間最短的直線路程，也就是漢書西域傳裏面所說的「飛天鳥迹」。不過，乘飛機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限制較嚴，購票怕不大容易。並且氣候的陰晴，也很有關係，如果連着幾天的天氣不好，不能起飛，那麼反不如由上海乘船到長崎，風平浪靜，只要一天半的路程。在上面所述及的三條路徑之中，車和船我都曾有過一點小小的經驗，所以現在就把舟車之間有趣味的事情隨便的談談罷。

朋友們！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現在是在戰時，生活必須是非常緊張的戰時。緊張的生活，雖在相當恬靜的時候，也不免要有一點意料之中的小刺激，這種小刺激平常談不上危險，更決不致於驚心動魄，然而凡是習於疏懶晏安的人們，都不能夠不立刻神經緊張起來，好像整個的頭腦和身體都要換上一個人一樣，否則，難免要鬧笑話。

船剛駛出吳淞口不久，沒有風浪，水面平和得和圓圓的鏡子一樣，我現在所告訴你的，也是一個平和的故事。

忽然船員和侍者們通告旅客，都到餐廳裏集合。

到了餐廳，四週一望已經坐滿了人。男女老幼都有，大多數是日本旅客。遲到的人，只好站立在四角，也有的斜倚在光滑的圓柱旁邊，有的半靠在別人的軟沙發的扶手上，大家的精神都很興奮，因為現在有機會海行一趟是很不容易的，而上海的浮囂的都市生活，也的確過得有點兒厭煩了。所以，輪船一開駛，海風輕輕的浮掠在每個人的臉上，大家都不自覺的露出笑意。現在，船已開了一點多鐘，海的空氣呼吸得飽了，在餐廳裏，從厚厚的玻璃窗望出去，四面空空洞洞的，水天相接，多少和陸地的情形有點兒不同。所以，當船上的大副進來，他的飽歷風霜的臉，已使人覺得在這一片汪洋裏面，他們每一個海洋從業員都值得我們崇敬，再經過了他的一番明確而嚴肅的講話，大家都低着頭沉住氣的傾聽，這時船正經過較大的洋面，微微的有點兒傾簸，遠望窗外的水平線時常移動，自己雖然很安全的站在船艙裏，也好像和海上的險惡而緊張的搏鬥生活，發生了直接而親切的關係了。

「洋面是很平靜的。但是，現在是在戰時，我們雖是客船，也必須嚴密的做一個萬一之備。各位必須絕對的鎮靜，安心，聽船員們的指導。……」大副的話說得非常的清楚，堅決，同時又很關切，我雖然完全不懂日語，可是經過朋友翻譯之後，他的意見和表情配合在一塊兒，我想我們在船上的每

一個中國人，都已經能夠明瞭這一番講話的大概。

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有一部分旅客，已經把每個艙中預備好的旅客「救生囊」緊緊的繫縛在胸背上面了。這是兩個方形的橡皮袋，製造得頗為堅固，式樣也還好看。我和朋友周先生曾經在艙內試驗過一次，他對於穿法比較的内行，繫牢，解得快，行動便利，完全是依照着艙間懸掛着的日文說明書的指導做的。那張說明書上面並且有幾副插圖。可惜，我既因語言的隔阂，而對於圖解一類的文字，又向來看到就很頭痛，就是用中文寫的也往往不能迅速理會，所以只好煩勞朋友爲我費一費神，替我披掛起來，結果在吃飯的時候，我居然也能夠「束帶立於朝」了。

第一次吃日本飯也覺得很特別的。有的人說，中國菜的優點是味，西洋菜的優點是香，日本菜呢，它的優點就是色。這雖是勉強的區分，然而說起來也很有趣味，因爲日本菜當然不是完全不注重味道的，可是它能夠以色調柔和鮮明來動人，則不單是純粹的日本菜是如此，就是日本人所燒出來的「西洋料理」和「中國料理」，也往往如此。我記得有一次吃豬排，這當然是西洋風味的菜，可是，盤子裏除了一大塊香膩膩的豬排之外，還有一朵粉紅色的紙花。這朵紙花的莖很粗，並且是中空的。當時我覺得很奇怪，這朵花是做什麼用的呢？後來看見對面的日本客人，把那花的中空的花莖插在豬排的骨頭上，用手拿着吃，我才恍然大悟起來，原來這朵紙花，還有它的實用的目的。可是，它的實用以外的優點，我們似乎也還是不能一筆抹煞罷。

日本菜每樣都用一個不同的器皿盛着，器皿多數是磁的，有時候也用漆器。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生魚醬湯之外，生鹹菜，黃蘿蔔片，都是用來就飯吃的。有時候有一種蛋羹，用盃盛着，裏面夾雜着淡味的軟肉的魚片。其他的魚的種類太多，名字恕我却不能一一說出了。

吃完飯後，我携着「救生囊」（這時我已把它解下來了）獨自到憩息室裏小坐。這間屋子很寬敞，佈置很是精雅，有柔軟的絨背沙發，有柔和的燈光，還有幾幅大油畫，都合乎客廳的需耍。我喝了一杯茶，休息了一會，寫了幾行隨感的文字，大約是清晨起就太累太疲倦的關係吧，朦朧之中竟睡着了。……忽然，耳邊聽見異樣的嗚嗚的響聲，慌忙睜開眼來，看見大家很倉皇的都朝甲板集合的路徑跑，臉上露着很緊張的顏色，我這時猛然想起這是船上發的警報，一時不由的驚訝起來，趕緊收拾紙筆，束好橡皮囊，順着人叢走到甲板的指定地位來。這些地位都有白漆箭形符號劃好，旅客不會弄錯的。我遠遠的看見幾位朋友都排立好在指定位置了，臉上青青的，自己的脈搏也跟着緊促起來。

嗚嗚的聲音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約數分鐘）停止了。大家的心是不是鎮定了一點呢？我看，這時鎮靜還是很鎮靜的，然而鎮靜之中也有興奮，興奮之中還有緊張。這是戰時，雖然只是船上一次小小演習，可是，在碧空之下，四面的波濤不住的洶湧着，却也可以象徵出海的偉大，和能夠控制着海的人們的更加偉大呢。

三 民族的健康性

我永遠不願意說中華民族由歷史發展下來演變到現時這個階段是不健康的，我以為在目前這個艱苦動亂的時代裏，我們特別的看到許多中華民族的優點，是過去在承平時所不容易發現的。當然，我不敢諱言中國人——綜括的說起來是中華民族的根性，也有許多弱點或缺陷。優點和缺點比較起來，我覺得是優點大而缺點小，優點多而缺點少，舉起例來雖然很難，但是實例其實甚多，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不能抹煞，也不必客氣的。

近來世人提倡全體主義之風甚盛。我們中國從前有一句老話，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大約我們說這話的時候，通常不外有兩種意思：一是主觀的，認為這兩句話是可恥的，認為這兩句話一定要被打倒。（或者我們必須打倒它）。另外一番意思是客觀的，認為這是我們民族性中膠黏着的一種劣根性，這是劣點，也是事實，不容自己否認的，這兩句話的流傳和存在，證明它所代表的事實也同樣的存在。

全體主義既然為人們所提倡，相對的說起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流毒積弊，遂為人們所痛斥。凡是流毒和積弊，本來不論其為什麼東西的，我們都應該清掃，這是用不着解釋的。可是，也還有許多話不但需要解釋，並且需要清楚的解釋理分，並且需要反復重疊的說明，才不至於為人誤解，甚至

爲人利用，以致於錯入迷途。全體與個人之辨，蓋卽其一。

我從前寫過一篇文章「談自傳」，深覺奇怪爲什麼中國人這樣喜歡談大家的事情而很少談到自己的。這好像是全體主義的精神和思想在中國很普遍很發達的明證了。其實不然。過去數千年的策論八股的餘孽，是隨時活着在我們的心裏的，偶一不慎，脫口搖筆，都是這些伊伊吾吾的調子，不論正面的和翻案的，其實說話時是一種態度，做事又是另一種幹法。以此來攀龍附鳳的說這是全體主義的思想，無乃侮慢了真正的全體主義。

真正的全體主義精神並不異於真正的自由主義。舊的自由主義由荒墮而腐蝕，由腐蝕而崩潰了，代之興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自由主義，就是注重整個國家民族有機體的生命與自由的全體主義。以根據這一點爲基幹，則個人的優秀性的發掘和培植變成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話，在這裏也可以被解釋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話。因爲自己先能夠把個體弄得好，則全部有機體自然能夠活潑潑地，自然也會有生氣。

單說個體，直到今日爲止，中華民族有一點普遍的缺點就是不甚注重於身體的健康。這一方面說起來，每個人大概都要算是失敗的，未老先衰的人特別的多，帶病延年的人特別的多。都市青年男女的體魄通常劣於鄉村青年，文盲或非知識階層的人，通常比知識階層的人高明。所以，如果個體兩個字用來專指自己的身體的話，「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話事實上沒有做到。

青年人並不一定完全沉浸在享樂的氛圍內。沉浸在都市的奢靡的享樂風氣裏的只是少數的人。但是，現在的中國青年受到了劇烈的時世變移，沉淪在生活的苦悶裏的人却是一天比一天增多。大空氣常常是低壓的，難免青年們要感到痛苦，要感到沉鬱得受不住，要尋找無聊的一時快樂和刺激，甚至慢慢的消沉墮落。青年們的朝氣沒有方法向上提向前進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因為青年們的思想的和體魄的強健，其實就是民族的健康。

這一點是否可以悲觀，我想在這兒用不着多說。我在「海客談瀛錄」裏面曾說過：「民族之前途，所喜者活躍強壯，所慮者墮落衰敗。或以爲今日日本民族至爲健康，譬諸少壯之年，體強腦健，對於外來文化，吸取消化，無不受益。中國則正如破落子弟，無堅強發奮之心，無覺悟向上之志，墮落衰微，恬不知恥。然就予潛默觀察，則吾中華民族之健康，正亦不亞於日人，即彼邦或歐西學者所論列，亦謂其聰明睿智，堅毅耐苦，世不多覩。深愛中國者，當知中華民族之偉大，惟在其整體之堅實渾厚，而無與於枝節之柔條蛀蝕。」譬如大樹，當觀其全部，不宜僅覓其蛀蟲之葉。」此武者小路實篤小詩所言也，予深韙此喻。」——爲什麼我要這樣說呢？爲什麼我現在還要重覆一遍的這樣說呢？因爲，我以爲我國的民族性始終是健康的，目前所已經能夠發見的缺點，都有它的根治的辦法，只要明白人情和物理，一定能夠慢慢的走上更堅實更健康的道路。

國家窮乏是不要緊的，難在要大家更加愛護這個窮國家。從前日本人有這樣的一首小詩，是「世

界的苦辛，日本人的苦辛，我的苦辛，所以我瘦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崎嶇艱巨，又何嘗滅此，或者只有更加厲害，然而我們生爲這一個時代的人，感受到時代的光榮和驕傲，負荷着繼往開來的責任，絕對不應該隔岸觀火，投石下水，只有在艱苦中痛定思痛，死中求生，才有生活的真味。有了這種精神，就不必悲觀，也不會悲觀。

從前墨經上有過這樣的一條定義，「體，分於兼也」。個體就是羣衆的分子，分子能健康，自然全體也會強壯進步。不過，我覺得有一句話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可以擺在一起說，此雖略有近於帖括浮辭，然亦不失爲反覆陳言之一義耳。

四 建設性和破壞性

戰爭的性質是破壞的，同時，當然也可以說是建設的。人民的流離轉徙，城市的斷垣殘壁，繁華區變成瓦礫場，這是人類文明最大的慘劇，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法國莫泊桑小說「三漁父」裏所發的感喟，真是古今中外，每個人都會有的同樣的感觸。可是，在戰爭之中，我們如果能夠加強它的建設性的信心，認識清楚戰爭的目的是爲了拯救人類的，解放民族的，犧牲小我來獲取未來的幸福的，戰爭所有的破壞性，比較將來的建設的理想和成績，又是很纖微的必然的事實了。

中日文化的必須溝通，而且這種工作就是在戰時也必須趕緊進行，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不易之論

234578
upon

一了。然而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幾年來，這種重要的工作，我們究竟做過多少呢？老實說，旁的抽象的話我們暫且不談，單就出版文化二點而論，我們已經覺得不及中日戰事以前的百分之了一了。在事變以前，不管當時的政府對於日本的態度，是傾向於戰爭的還是和平的，單就全國出版的讀物而論，我們對於日本各方面的研究觀察批評介紹，雖然還不及日本對於中國的要求認識得那樣的熱狂，可是比較起現在的狀況來，那要算是高明到幾百倍了。我們倘若再把我們說話的範圍說得更小一點，專拿文學作品來說，則舉凡當代日本知名的作家，他們的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都會有過中文的翻譯。前兩天有幾位朋友一起閒談，有一位朋友提到日本的老作家久米正雄來，好像是說他的作品似乎竟沒有翻譯過。我指着在座的章克標先生笑道：「我記得他有一篇『阿武隈心中』，就是章先生翻的呢！」我們只要舉這樣的一個例子，可以看出事變以前，中國的文化界文學界對於日本的注意，和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相互間所發生的深刻的影響是多麼的重大。

自有中日關係以來，兩國間邦交之敦睦，協力的密切，要求互相瞭解互相信賴的呼聲之高，大約要算今日爲最甚了。然而，中國出版界的貧弱疲憊，中國介紹日本作品的缺乏，恐怕也要以今日爲最甚了。這如果是在不明瞭現在中國出版界的艱困的人看來，不是要當做異常滑稽的事情了麼？不是要認爲笑掉了牙齒了麼？

最近一年裏，在上海我們儘看到了一個介紹東西文化灌輸世界知識的「東西」月刊，這是以介紹

日本爲一個遠大的目標的，可惜出版了兩期，就因爲白報紙不易購買，終於宣佈停刊了。單行本呢，我只看見過譯的北條民雄的「瀨院受胎」，丹羽文雄的「海戰」，林房雄的「青年」，還有呢，就是將要出版的火野葦平，上田廣，橫光利一，丹羽文雄，舟橋聖一，林芙美子等的「現代日本小說選集」。還有呢，大約就要算是「和詩選」，「儒教之精神」等書了。其餘的像「日語學習」，「周刊日語」等，都只是供給初習日語的人閱讀的。「東光」畫報又可惜是季刊，還是日本鐵道省的國際課發行的。其餘的像「中日文化」等雜誌，因爲受到物質條件的阻礙，好像也時常停頓，銷售未廣。……此外我們雖未能盡舉，但是大概也差不多了。這種貧血症的出版界的嚴重病態，不但未能積極的幫助戰後的文化的重建和復興，就是對於目前，又能夠有什麼貢獻？

也難怪言論界新聞界要說話了。我在離開上海以前，看到報紙上的一篇論評，對於目前文學界的意態消沉，着實的發了一番不滿意的議論。老實說：對於中國現在的出版文化，誰又滿意過呢？由不滿意而焦灼，由焦灼到亢燥，再一變而爲消沉，越來越失去文學作品的積極性了。更不止是翻譯文學作品一點，就是自己的文壇的景象，好像也到了需要來上一次嚴密的檢討，和深痛的反省的時候了。

今天（八月十八日）讀到日本西部每日新聞的「墨滴」，有這樣幾句話，大意是說中國在清末的時候，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各種情況，都是非常注意的。可是，有多少人曾經翻過已經用歐洲文字譯出了的「源氏物語」，「萬葉集」這些古典的日本作品呢？……我想，現在的情形，不但不如事變前

的旺盛，也許，竟連清代末季的維新熱都不及呢。

五 溫情和友情

新認識的朋友，剛才見面，不容易發生友情，更不容易發生深厚的友情。我們常常聽見人家問：「某某人你認識麼？」答的人也說：「熟的」。其實不過見過兩面，不過是點頭朋友而已。社會上交往的朋友可以很多，可是點頭的朋友時常佔了大多數，這其實是交朋友的一種悲哀。點頭的朋友嚴格的說起來有的還勉強可以算是朋友，有的簡直是素不相識。在宴會酬酢中，一大羣的人坐在一起，有人從外面進來了，向大家點頭招呼，也向你點頭，可是你可以並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的姓名。有的時候主人來了，他會向你介紹，這是馬先生，這是密斯脫張，你們照例的互相點頭。究竟馬先生，密斯脫張和你有沒有認識，連你也摸不十分清楚。

在國內的情況是如此，這還是本國人，馬先生無論如何總是馬先生，密斯脫張也總是一位姓張的男人。在日本呢，情況就更覺得特別了，可是也另有一種不同的况味。有人跟你介紹，這是「米牙穆勒」先生，你當然莫明其妙，只好交換名片，原來名片上印的姓是「宮村」。在異國，有異國的風俗，有異國的習慣，所以要熟悉一兩位外國朋友，並且其間的關係又不僅是點頭之交，而多少要有一點鬼感情的，的確很難。首先我們必須要明瞭對方的語言，如果連語言都不能夠互相瞭解，怎能互相認

識對方，更怎樣能夠發生深厚的友誼？可憐現在中日兩國文人，真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不知道有沒有二十個人。這樣說來，中日兩國過去二三十年間，這樣的不能了解，如何會不受到其他國家的挑撥離間！中日兩國人民的隔閡誤解，以至於積怨相殘，如何會不日深一日，越弄越糟，釀成那幾乎弄得不收拾的事變慘劇？

我不能夠說日語，也不能夠讀日文，除了幾句很簡短的日常話之外，我的聽覺在這裏竟也變成毫無用處。這樣的愚蠢拙陋，怎樣會得多認識異國的朋友呢？更怎樣能夠發生一些溫厚的友誼呢？可是，我在這篇小文裏仍然要記述一兩位日本朋友，並且是在日本認識的，並且也不僅是區區的點頭之交。

一位是奧野信太郎先生。他是一位四十多歲，非常溫和的學者，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他是教漢文的，說得一口相當流利的北平話。所以我們之間言語並不隔膜，雖然僅有短短十幾天的聚首，大家也變成互相能夠說得來的朋友了。他曾經到過北平，永遠記得墨蝶林菜館的西菜，和小翠花在長安大戲院演的挑簾裁衣。挑簾裁衣是水滸傳的故事，他不僅喜歡水滸，也愛看紅樓夢，並且還用日文翻譯了五十多回的西遊記。對於整個中國文學的總成績，以及對於整個的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他是向來抱着一種含有濃厚的趣味的欣賞態度的。他不但能夠欣賞中國的文化，並且真能夠同情中國人。假如，在現代的中國有許多能夠用像他那樣同情中國的熱情去同情和瞭解日本人民的學者和思想家，我想

中日兩個國家的關係之密切，援助之深厚，唇齒相依的情形，一定還要超過現在的情形多少倍。

奧野先生是最喜歡照料我們，幫忙我們的。在文學者大會會後休息的時候，他陪着我們乘着木炭汽車，到舊書舖集中的地方去遊蕩。朋友之中，有的人去買繪畫用的顏料，有的人去買書籍，還有的人東張西望在書舖裏愛不忍去，奧野先生一面幫着大家問價錢，一面替朋友問詢什麼書籍在什麼地方發賣，忙得萬分。後來，又同我們到早稻田大學一帶去參觀，在暮色蒼茫的時候，才陪着我們趕回出席演講會。

在一家書店裏，我看見有許多「文部省美術展覽作品」的彩色明信片，就選購了幾張，至今保存着。不過，其中的一張却是奧野先生贈送給我的，那是一幅在凝思着的少女，原來她就是奧野先生的女兒，明麗的風姿，在一位名畫家的妙筆底下，更顯得溫婉嫵媚。奧野先生告訴我幾次，這幅原畫是畫得非常好的。後來我去參觀美術展覽的時候，果然看見這幅優美的原作了。

還有一位中山省三郎先生，同行的朋友，大約至今都還能夠記得。他是一位頗有名的研究俄國文學的人，翻譯的作品很多，曾經送給我一本他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我們剛到長崎登岸，當天的晚間，中山先生就到旅館來看我們了。他是從東京乘車趕到長崎來迎我們的，長途跋涉，一點不辭勞瘁辛苦。我和他並不能夠通語言，可是却常常在一起，大家借着簡單的英語對談。

他和這一班中國朋友的感情，並不因為言語的隔阂而生疏，非但不生疏，並且往往比其他本國

人的感情更顯得親切些。這是什麼緣故，我們不能夠用常情去解釋，大概也只可以感情用事一點來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罷？我們由長崎到雲仙，大家一同在溫泉洗浴，一同爬到普賢嶽的山嶺，一同在崎嶇的羊腸山徑上試騎馬，每一個人都和他廝混得非常熟。對於我們這幾個人，有一位同行的朋友後來告訴我，這位中山先生的感情，可以說是濃得化不開來的。

在這裏我不由的不有些微個人的感喟了。如果日本國內能夠多有幾個像中山先生那樣對中國人感情濃厚的人，並且把他這種濃厚的感情普遍的傳播開去，那麼，在我們瞻望中的東方的局面，將要如何的安定平和？中日兩國人民的情緒，將要如何的親近？如何的熱烈？我們不願意去責備別人，可是，我們自己却的確不能夠不心痛，不能夠不慚愧，更不能夠不反躬自問。別的話不用多講，堅定我們的信念來努力罷，文學界文化界的朋友們，我們今日需要多少的朱舜水，我們今日還需要多少的黃公度！

六 文學的交流

我們常常有機會參加座談會，特別是主張中日文化交流的座談會，在上海大約每月總有數次。我常常被主人推請致辭，所說的話也往往和其他的朋友說的，不謀而合，並無什麼驚人的語言，每次座談會，有時候也叫做懇談會，而其實去懇談之「懇」字，不知道有多麼遠的距離。對於這種事情，我

每次參加，從不推辭，有的時候還自己發起。這種現象我並不以為是矛盾的，因為對於其不合理性之處，我時常感到失望，甚至於有點兒悲觀。

悲觀的話不是有勇氣的人說的，悲觀論甚至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所要說的話，是想求得一個合理的結論，完全或至少一部分能夠解決問題的。如果我們的話對於解決問題一點並無幫助，那還不如三緘其口的不談。

對於這種座談會，我為什麼「從不推辭」而出席，我以為也需要一個解答。我以為我們應該尊重發起的主人，也應該歡迎遠來的客人。這種會集的情形應當分開兩種來看才好，不要混淆。一種是專門表示主客兩方的客氣話的，就是日本文裏所說的「御挨拶」。另一種應該是真實的，雙方平心靜氣，而又很坦白的互不客氣的懇談。而事實上呢，前一種的會何其多，後一種的會何其少。甚至我們可以幽默的懷疑，有人擬舉行茶點招待一次，附帶有一個談談的——無關重要的節目。

最近一年之內，我所參加的這種文化交流的會，好像都停滯於一點上，再也不能前進。這一點就是「我們要交流文化，我們要文化溝通」一類的話。做主人的如此一番，客人又如此一番，旁邊的陪賓，也惟有如此一番。我有的時候做主人，開口必為「今天我們感覺到很榮幸，我們……，我們……」我又常常做陪賓，開口也是「剛才我們聽到某某先生的話，我們感覺到……」。至於我們在日本，就變成了客人。因為我們的語言不甚通，而對方對談的時候，態度又非常的客氣，結果呢，走馬看花

似的，到處開開會，座談，參觀，游覽，當然感情是異常融洽的，態度是非常親切的，臨別的時候，大家依依不捨的情分，尤其能夠表現文人們的濃厚的真感情。可是，會議之後，怎麼辦呢？座談之後，又怎樣辦呢？通常是很少人考慮到這一點的，至少注愛而弄出一個可以實行的辦法的人很少。如果我們可以說許多事情是要令人覺得遺憾的，則此事無疑的亦必居其一。

在最近一年，因日本來華的許多文化方面的重要人士而舉行的茶話會或座談會，由單純的文化團體召集，由各報館召集的，以至於私人招待的，我都曾經叨陪末座。並且在經主人邀請說點兒什麼的時候，我也總說了點兒什麼。自我檢討，數月間所口講筆述者，只有三次集會是我自己沒有忘記的，也可以說是至今印象還是很深的。一次是周化人先生發起的招待日本文學報國會的代表河上徹太郎先生。那一天我所說的話是自己擬好稿子的（事前周先生囑咐過要預備一點），我沒有說過一句流行的新八股。我只把河上先生在日本文學界的地位，和他們的同人（橫光利一，小林秀雄，龜井勝一郎……等）雜誌「文學界」的發展，系統的說了一個大概。後來，其他朋友的議論（幾乎每個人都發言的），也都很切實懇到。這是因為河上先生自己的話也非常直率而真實的緣故。一次是申報館招待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先生，那一天我的話好像更直率了，也許近乎有點兒鹵莽了，可是我仍舊像是骨梗在咽的樣子，一吐為快。爲什麼呢？因為我們是很敬佩山本先生的言論的人，並且過去還見過兩面，自己覺得不應畏畏縮縮，對不起許多愛中國並且希望中國很殷的日本友人。第三次是歡宴日本作家

林房雄先生，由中華日報主持的。那一天在座的全是弄弄文學的人，由林房雄的初期創作「林檎」談起，直分日本文壇最近六七年的狀況，大家都很欣慰愉快，結果客人喝得醺醺大醉。

大醉是中日文學交流的最愉快的成績。但是這只是個人的，不是團體的，是少數人的，不是多數人的，是人與人間的感情契合，不是文學作品與文學作品的交流。如果這是結果，這是一件大敗的事情，現在的中日兩國的新文壇，必須要突破這個難關，也必須設法克服這一類的困難。

困難是什麼？人力歟？不是。單以中國而論，不，單以上海而論，通曉日文夠能欣賞日本文學作品，同時中文譯筆流暢，力能夠翻譯一些日本的現代的，近代的，乃至於古典的作品的，多了不敢說，至少有五十人。此五十人中，過去已有翻譯作品出版的，也至少有二十人。爲什麼不請他們出來呢？環境困難麼？不是。今非昔比麼？也之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物力不夠罷？也不見得。印刷，紙張，稿費，堪稱上乘的報章雜誌，卽在這萬方多難的今日，原亦未嘗絕路。「舉一隅可以三隅反」，文學交流乃至文化交流，完全一個怎樣辦和快幹實幹的問題，如果今日仍需要先研究，再討論，每次談談「我們要文化交流」，或談談「文學作品交換的重要性」，坐而言而仍不能起而行的，言亦無聊，結果怎樣，大家遠識之士諒也早在洞鑿之中的。

或卽我所寫的此類文字，以後也應輟筆。今日志願學日文的小學生，方從「阿，伊，烏，愛，哦」唸起。雖見其迂慢，然而比較其完全隨便說說一事無成兩鬢斑者，固仍是後者來唱歎光陰一去不回還

耳。

七 長崎重遊

一個人重到舊遊的地方，往往會有一點無形中的今昔之感的，即使離開的年數很短，現在和過去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可是撫今思昔，也總要有一點紫念往懷的情思發生。

在海輪中，我就告訴朋友，大約正午的時候，茫茫大海之中就可以望到一兩個島嶼了，島嶼的數目愈來愈多，那是快要到長崎以前，一定經過的五島羣島。海水的顏色由黑藍變到深藍，澄藍，最後變到青綠色。下午四點多鐘，長崎港的峯巒屋宇，碧樹青山，舟楫往來，兩岸都可以歷歷在目了。

長崎，雖然可以說是日本著名的港口，可是東方典型的舊城市的風光，却仍可以從它的眉目上尋找出一點痕迹。長崎的特點是城市生活的恬靜。雖然，街道上的高矮房屋很多，行人往還，還有電車，三輪車，人力車，但是它真可以說是我所見到的一個「結廬在人間，而無車馬喧」的城市。

吃過晚飯，獨自在街上漫步，不知道是不是要往日的夢尋呢？這裏的人力車看到幾輛，車身奇高，車輪又大，完全和中國所見的不同。不過，乘坐的客人却很寥落，這種十九世紀的交通工具大約也應該常休息一下罷，

這裏可以買的東西，最好的大約是玳瑁製造的眼鏡架，西裝袖鈕，手錶的帶子等。西川真珠也很

著名，還有人工培植的真珠，連蚌殼一起陳列在櫥窗內。可惜時間略晚了，不然還可以再去看熱鬧的市街。

第二天上午，我們幾個熟人相偕到諏訪神社去參拜。路過勝山國民小學校，校址雖在市區，可是房屋建築得很寬闊雄偉，是半圓形的幾層大樓，有點像上海的愛文義路哈同路口的雷士德藥學研究所的模樣。這只是人家的小學呀！據說，這樣的小學在長崎有二十五所，中學有七八所，高等學校有一所。回想我們最近三十年的教育界，特別是事變以來的學校衰落師友離散的情形，真要羞慚得無地自容了。

這座小學門口，有很高的石碑，上面說學校在明治六年創立，碑上特別紀念三位教師，每人在該校教學都超過二十年。這是教育辦得上軌道之後才會發生的成績。

諏訪神社建築在半山之間，有幾百級的石階，一層一層的走上去，可以半途略微休息，很像我國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不過這却是完全舊式的建築。神社門口有石砌的門形，通常是木製的，叫做鳥居，可是這裏也用石來建造，想見其工程的闊偉。我們走到一半，忽然浙瀝的雨點無情的打下來了，愈來愈大，只好爬到上面去暫避。這般層石階，每層可以休憩的地方，兩旁都有路徑，也有住宅，我會在上山的時候，聽見道旁一家住宅裏發出一陣陣清亮的無線電的音樂。

在神社最高層的兩旁木走廊，我看見有許多張紀念性的照片高懸着。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張是

一位教授劍道的老師傳授他的名劍給他弟子們，他的題字說劍術上可以衛國家社稷，下也可以捍衛黎族保護己身。這位先生的徒弟有三十餘人。還有一張是某小學教師率領兒童來參拜，祈禱戰爭勝利的合影。我以爲這兩張照片，可以看出日本人真正的性格和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密切關係。

在神殿前的石階上坐着，對面峯巒層疊，都被一重重的厚霧籠罩着，隱隱約約的透出碧蒼的巖秀。我從側面遠看殿前圓大而潔白的木柱，兩手抱不過來的粗闊，矗立在一旁，很有我國曲阜孔廟的龍柱的偉觀，不過龍柱的盤花已經凋凋殆盡了，這裏却可以從整潔圓滑的木柱上面，看出清楚的木質肌理來。

雨點愈來愈大了，三兩女孩穿着薄薄的短衣裳，舉着傘，脫下木屐，赤足從石階上蹣跚的奔跑着。一位穿着玄色的和服戴着眼鏡的老翁，一手舉着一把黑傘，很敏捷的下着石階，在我的眼簾，投射着一個黑色的崇高的背影，一會兒都不見了。雨下得眼鏡也有點模糊起來，廊簷的積水，如注的不停的垂瀉下來，使我眼前忽然消逝了雨中的山景，也聽不見朋友們的談笑聲音，只是幻念着社前石門上面雕刻着的鎮西大社四個字，不知是什麼年月造成的，可是，它總不會從我的心裏消逝了。

電車的叮噠的響聲和隆隆的車聲，從樹叢裏透露着人間的消息。

八 雲仙隨想

雲仙距離長崎不遠，在長崎街道上，就有雲仙的風景畫片出賣。因為雲仙是一個很著名的風景區，有溫泉，有山嶽，形勢雄偉，山巖秀麗，是日本國內有名的勝景，不在箱根，別府，日光等地之下。我在去歲在雲仙住過三四天，時刻想念它的風景清麗和生活悠適。這一趟我們沒有時間去雲仙了，朋友們沒有去過的，都買了一點雲仙的風景明信片。讓大家的眼睛移注在風景片上，幻想着普賢雲仙諸嶽的美麗罷。

到雲仙去的途中，經過許多迂迴的山徑，樹木叢生，高蔽天空，有時候又可以從樹林的縫隙裏望見遠處青藍色的海，和天上的雲彩交映。山路雖然很曲折迂迴，可是常有出門旅行的小學生，穿着制服，背着行囊，頸上圍着一條毛巾，手裏拿着一根粗杖，成羣結隊的山裏走着。德國著名的飛鷹運動的旅行精神，完全在日本小學生的行動上表現出來了。他們都是從各地步行來的，晚間住宿在日本式的旅館裏，幾百雙的男女小木屐，都放在旅館的門前。

溫泉的水常常是沸騰的，熱度高的時候，冒起很高的白霧，據說，在最熱的溶解着硫黃質的石炭間，冷水壺裏放着一個雞蛋，不過幾分鐘，就可以煮熟。溫泉的水，通到各處，聚匯在浴缸裏，仍然是熱氣騰騰的，假如用時不擦和冷水，簡直不敢下手。我記得去年我們初洗溫泉的時候，熱水愈來愈燙，皮膚遍體發紅，有的人竟大聲叫喊起來，可是，週身的那一種溫適舒暢，真是有說不出來的快慰滿意，手和腳在水裏時間久了，都微微的起了皺紋，這時，我們一面洗浴，一面出了一身透暢的熱汗。

，用毛巾擦乾之後披上浴衣，精神暢快之外，又覺得還有一點說不出來的疲倦。接着，就會很暢酣的睡上一次覺，醒來的時候，只見窗外滿山紅葉，紅色和綠色相互交輝，遠處的溫泉仍然不停的冒着厚重的白霧，這個景緻，也就大可以流連不捨了。

普賢嶽也是雲仙著名的勝景。去的時候，先是騎馬，由馬夫跟隨着，沿着山路，盤旋的上升。可是，這條山路是很彎曲，很險峻的，在轉灣的時候，俯身看着山底下的景物，人物都顯得渺小極了，只剩得一片青巒，和若干蠕動着的黑點。自己騎在馬背上，步履着很生疏而彎曲的污徑，馬的性情又不很熟諳，愈走愈高，路途愈險，下面的風景愈望愈浩闊，自己的手緊緊的抓住馬韁，看着眼底收盡的一塊一塊青綠色的阡陌，緩慢的迂動着的車舟人物，想着自己這時已經在拔海近千尺的高峯上面，假如不是輕輕的捏着一把汗希望這匹乘騎不要出毛病，那麼這個人也就可以做一個馳驟風雲睥睨一世的英雄了。

普賢嶽拔海在一千三百尺光景。最高的地方，還是不能夠乘馬的，於是，馬停下來休息，人就鼓着勇氣攀緣着苔藤之間的斷樹深枝，到達到最高絕巔。到山巔去是困躓的，疲倦的，但是它也會給你相當的補償。在羣峯裏面時刻醞釀着一種移動着的迅速變幻的雲霧，好像是把山峯給鎖住了似的，這種霧氣，像幾條寬闊的白鍊，把我們的身體和整個大自然的景象也都很融和很天性的緊鎖在一塊兒了。在它的懷抱裏，你會遺忘了自己的渺小的身軀，和自己的空虛得好像荒誕的一樣的思想的。

九 博多和唐津

雲仙不能去了，心裏很覺悵悵，但是我們乘火車到過博多和唐津市。

博多是屬於福岡市的，我們在博多車站前的博多旅館，住過一夜。這個地方，從前是郭沫若住過的，有幾位朋友提議去訪問他的留日本的家屬，我說「不要無事忙罷」，好在大家也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並沒有真的自我麻煩。

我們因為時間匆促的關係，並沒有能夠在博多盤桓多一些時候。博多是以精製人形著名的，就是泥塑的人物，製造得栩栩如生，大的要幾十圓乃至百餘圓一個。通常所塑的，多半是美貌溫柔敦厚的日本少女，有的古裝，有的時裝，有時候，塑些忠臣義士，元老，軍人，航空兵士，兒童等。樣子做得好看極了，配上玻璃木盒，簡直不像是泥塑的，並且泥土很細膩，光滑多脂，勝過我國無錫著名的「大阿福」甚遠。誇張一點來說，簡直可以說是巧奪天工。我們每個人都競相購買，我也買了兩個，預備歸貽家人。

從長崎到博多，沿路頗有風景，有青山綠水，還經過十餘個山洞，很像國內廣州九龍間的廣九路。由博多再到唐津，又要換過另一條火車支線，風景也很佳麗。沿路小站很多，每隔幾分鐘，火車必停頓轟站一次。乘客們的樣子都很簡樸，我們曾經在某一個小站上，發見穿著中國長袍的客人，背着

行李匆匆走過。不知這個人是不是中國同胞？

提起長衫來，我們這一次同行的一位，就是有名的長衫同志。在出國以前，他曾經幾次躊躇，打算做一兩襲夏天穿的輕便西裝，幾次決定要做了，臨時又想想，自己覺得好笑，還是省省罷。後來時間更匆忙了，想做也來不及。他曾經問過我，在日本國內穿中國長衫，會不會引人奇怪和注意呢？並且還怕會有宋濂所說的「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的情景，這是元朝末年的王冕，自己做了大袍大袖的奇裝異服。這位朋友平常很喜歡舊詩，時時低聲吟着：「依然著白隨行路，漸有兒童冷眼看。」但是實際上呢，無論是城市內，或是舟車之間，他穿着長衫，大家並沒有特別注意，不過連兒童也知道這一位是中國客人，可是決不會「冷眼」。因為在勵行戰時體制下的新生活，日本人的服裝，也在力求簡便和儉省，所以服裝的限制並不怎麼嚴格。而且日本的和服跟中國衣服很有許多相像的地方，這是我們的自然環境很容易的造成的，用不着勉強，大家都多少容易瞭解一點。「本是同根生」的話，在這裏用做譬喻，倒也是很恰當的呢。

沿途望見許多松林一片跟着一片的飛過，鬱鬱蒼蒼，別有一番蓬勃的氣象。唐津市是海濱的城市，我們的住所就在海灘旁邊。海灘堆積着很高的淡黃色的細沙，腳踏上去，自然顯現着很深的足迹。這一片沙灘，愈走愈潮濕，海水時常侵襲過來，捲起一陣一陣的澎湃聲。這裏的濤聲，是終日不停的，閉上窗子聽着，那好像隱約間有一陣嗚嗚咽咽的音響，如果推窗開來，那就真像是千軍萬馬從遠處

奔馳叫喊而來了。這種波濤，是一層跟着一層的捲起來的，最外面的一層波浪，是白色的，再深一層是青綠色的，淡淡的一層夾在裏面，再過去就是藍色的，顯得它的來勢很猛，洶湧震盪，在遠處就是一片蒼色，和日光照映着發出灰色的光亮來，不容易分辨天色和水色了。不過，天色是固定的一片，上面還帶有混藍色和淡紅色的雲彩，亮閃閃的，水色却是時刻在動盪着變幻着的，自然而然的也能夠畫出一條很清楚的界限來。許多人在灘邊游水，兒童尤多，都不穿衣服，身體晒得像古銅一樣的棕紅色，僅在臍下用黑布微纏着，遮蔽身體。

這裏的形勢三面都有山，還有大小的島嶼，乘坐小艇可以往來。有一個較大的島，聽說可以垂釣。可惜因為波濤太大了，有興趣的朋友都打消了游興，不然也許可以多到一個地方，學一會垂釣的雅人雅事。我想，釣魚在日本或者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罷？石川達三有過一篇「平和的故事」，講一家產業公司的經理在星期日也坐火車帶着他的兒子，同去釣魚的。釣魚是一件富有靜的趣味的事情，但是靜中也有動，雖在幽美的景色之中，仍舊未能與世俗隔絕，這大概也還含蓄着一點「生之意志」在裏面罷。

濤聲愈來愈大，跟着就降雨了。這個時候漸漸的迷矇得看不清楚了，地面的松樹，雖然很多，積翠一片，却有很多更細弱的，也有許多做出彎曲的枝幹來的，在風雨侵逼的時候，松枝吹來吹去，不住的向人們亂點頭。這是一陣急雨，雨過之後，有時太陽照耀，有時仍然像是暝濛一片，陰鬱的天氣

，點綴着鬱怒勃發的浪聲和一層一層急衝上灘的巨浪，更顯得像是有什麼靈怪在發着它的猙獰的吼聲了。近海居住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時刻和偉大的景象接觸，這種經驗是多麼可以彌補我們內心的空虛和苦悶的啊，我想。但是，唐津的居民，除了有這種幸福之外，還有一種口福。這裏的西瓜，皮薄肉甜，富於水分，是我過去從來沒有吃過的。售價非常便宜，每斤不過日金一二角，折合起來，用我國的儲備幣五六元，就可以買一個很大的西瓜，飽啖一頓了。它的滋味甜膩，尤其出人意外。大約是經過園藝學家特別培植的罷，否則，這裏的土壤，也可以算是能出佳種了。我想，自然和人力，總是相輔並行的。

離了唐津，我們就乘火車轉赴下關，再向東京出發。車上的生活，有時寂寞，有時熱鬧，不過，這裏却不必一二的浪費筆墨罷。

士 江山如畫

東京是在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到達的。到車站歡迎的日本文學界的朋友們很多熟識的人，這裏不一而足舉了。

當天的晚上，菊池寬先生在水樓招宴，吃的是中國菜，菊池先生的精神，健旺仍如去年，並且顯得更健談了，雖然以快要六十歲的高齡，却仍舊主持着許多日本的重要文化事業，聽說最近他又做

了一家電影公司的老闆。

這天晚上，從山水樓出來，我曾經獨自在銀座區附近徘徊着，追尋着，依稀辨認着去年自己的履痕。向來在黑寂的夜裏，我却常常是不怕寂寞的，因為我還有點兒喜歡如果能夠在熱鬧中找到了寂寞。可是，寂寞却又是多麼難於尋找的呀，特別是在這裏。雖然在日間是顯着有點緊張，戰時的日本首都的夜，籠罩着的空氣仍然是非常的平和，非常的靜穆，也許可以說是找不出一點和去年我初次來時異樣的情緒來。不過電車的聲音，高架電車的聲音，地底電車的聲音，汽車的騷動，也交織成它的熱鬧。就是在寂靜的夜裏，我也感覺到這個都市，比日本其他的城市要熱鬧幾倍。

在旅館裏住着，可就比在唐津的時候忙碌多了。許多老朋友和新朋友都來聚談，小小的房間裏，擠滿了許多人，各報館有人來約寫稿子，雜誌也有人來約寫稿子，廣播電台約去講演。能夠謝却的，我都很感激的謝却了他們的盛情，因為，在旅行匆促的生活中的我，有的時候真想多休息兩點鐘。

大會像預期那樣的開過了，第二次文學者大會是相當的成功，這是會後許多方面的印象，因為它比較的着重於實際的問題，和它們的解決方法，譬如說，中日兩國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這是比什麼介紹的工作都應該積極的，因為它可以幫助各國家民族的認識瞭解，但是，出版機關的協力，紙張，印刷，這些實際的問題和困難，就需要很迅速的打破，才能夠幫助這個理想的實現。否則，只有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聯繫契合，而這種契合，因為沒有具體的表現，也很不容易普遍廣大。爲了中日兩

國真實的永久的親善，爲了推展中國復興中的一點薄弱的文化事業，這一層公認的意見是頗爲值得重視的。

在這一次大會的決議裏，這一類具體的議案很多。我很希望它們都能夠很快的實現出來，那麼，不但是東亞各民族爭取解放的運動可以受到心理上和思想上的重大影響，中國未來的出版事業也可以得到一條新的正確發展的途徑。

會後的雜感很多，和朋友們的談話，也都有追憶的價值。可是自己去國日遙，心中繫念無限，寫也寫不下去了。這幾天又在匆促行放之中了，我雖不喜歡煩囂，却仍然不能避免例行的酬應，所以更沒有片刻寂靜的時候。旅人心裏的感情，往往是心有晴陰萬象殊的，大約凡是經歷過長途跋涉的人們，一定可以特殊的體驗出一點它的欣快和辛勞。推開臨街的窗來，街上的高架電車又在軋軋的響着了。天氣真熱，就是在夜裏，還是熱得汗流夾背，我們的心裏的興奮和浮沈，是不是也會跟氣候的變化有關係呢？我在單獨的時候，是頗喜歡看看古人的詩集的，想起我常常愛念的兩當軒集的一首詩，不覺又要低吟起來了：「見長僧誰能說法，自栽堤柳已垂欄」，遠望着街旁的圓形電燈巨柱和那迎着風微微擺動的青青的垂柳，却又有一種悵然的，同時也必須是奮然的感想。不過，我這個時候內心裏的情境，怕也不是這古人的簡短的十幾個字所能夠說得出來的罷？（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秦瘦鷗 著

二舅

定價 七〇元
三二開 一七四頁

秦瘦鷗先生的「二舅」初版三千册在出版後的半個月中全部售罄，這不能不說是令人興奮的事，現在再版本正在趕印中，不久即可出售。
這是一冊繼「秋海棠」之後的佳作，他的作品是毋庸介紹的，而「二舅」的編出又是秦先生精心滿意的作品，裏面包括長短小說十二篇，而每篇全都是精細的偉構。

紀果庵 著

兩都集

定價 一〇〇元
三二開 二七二頁

這裏有活潑秀麗的散文，風韻淡泊的小品，瀟灑樸實的隨筆，強勁有力的雜文，篇篇流露作者的正義感，以及火樣的感情。
「兩都集」是一部好書，愛好文學的讀者們，不可不讀。

武者小路實篤 著（並序）
張我軍 譯

黎明（曉）

定價 八〇元
三二開 一八〇頁

魯迅在生前曾介紹過武者小路先生的作品，說他是日本作家中，前途最有光輝的人物，他底作品，至今在國人腦子裏已印刻得不淺的了。
「黎明」是武者小路先生非常滿意的作品，現在請張我軍先生以流利生動的筆法譯了出來，當然又是美上加美的巨著了。
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寫一個學生獻身於藝術底一生，原作者用他底生涯底偉大刻劃出來，歌頌這一位為生命的藝術而犧牲底人物。

太平書局編

現代散文隨筆選

定價一五〇元
三二開四七〇頁

「現代散文隨筆選」，是當前文壇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全都出於名家手筆，篇篇具備着火樣的情感，瀟灑的散文，樸實的小品，秀麗的詩句。這是一部有價值的讀物，它是澈底掃除了新文藝腔，或是「新風花雪月」的作風。執筆的作家有周作人、陶亢德、紀果庵、柳雨生、蘇青等諸大家。確可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的禮物。

章克標譯

現代日本小說選集

定價一三〇元
三二開三五〇頁

章克標先生由於「現代日本小說第一集」鎖數的廣泛，多方面讀者的鼓勵，所以繼續編譯了第二集，譯筆秀麗瀟灑，而且又是部出類拔萃的驚人作品。主要的作者，全是日本文壇當代的先進人物，有上田廣的報告文學，森三十年代，高見順，芹澤光治良，井上友一郎，大谷藤子，舟橋聖一，嘉村磯多等深刻動人的小說。

陶晶孫著 令狐原插圖

牛骨集

定價八〇元
三二開一九〇頁

「牛骨集」是陶晶孫先生近年來集佳作而編成的一冊好書。這裏面有數十篇堅韌有力的作品，包括散文的，小品的。本書尚在排印中，出版後又必是一部震驚文壇作品。

近刊

路易士著 出 發詩集 預定五月出版

太平書局編 怎樣讀通日語 預定五月出版

中島敦著 李陵 預定五月出版

徐白林譯 芭蕉俳句集 預定五月出版

王真夫譯 森鷗外選集 預定六月出版

王真夫譯 芥川龍之介選集 預定六月出版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懷鄉記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著者 柳 雨 生

發行者 太 平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 平 書 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每册定價八十元

100.00

#82

479212